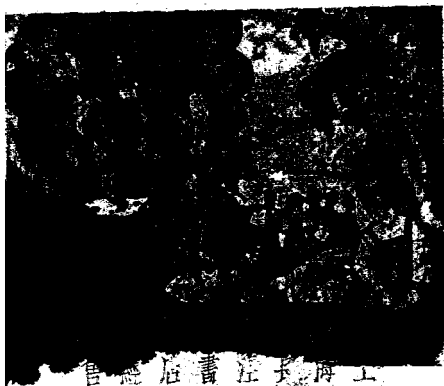


編 太 登

集品小史歷

著 合 等 汎 盾 德 茅



售 總 店 書 注 長 海 上

贵州省图书馆
第

J
10314
10

集 品 小 史 歷

著 合 等 送 廣 書 茅

店 書 江 長 梅 上

1936. 9. 10.

目次

理水	魯迅	一	二四
神的滅亡	茅盾	二五	四〇
中國勇士	郭沫若	四一	四五
非攻	魯迅	四六	六四
墨翟出走了	周木齋	六五	六八
出關	魯迅	六九	八四
孔老夫子	曹聚仁	九〇	九〇
孔夫子吃飯	郭沫若	九一	九四
楚狂與孔子	陳子展	九五	一〇一

「子見南子」以後	非 厂	一〇六
孟夫子出妻	郭沫若	〇七——一七
「吃不消」又一章	蕭萋若	〇七——一七
孔林鳴鼓記	曹聚仁	一一——一三五
鄭成功孔廟焚楮巾	周木齋	一三六——一四〇
秦始皇將死	郭沫若	一四一——一五一
毀滅	郭源新	一五二——一九四
大澤鄉	茅盾	一九五——二〇七
石碣	茅盾	二〇八——二一五
夢	張天翼	二一六——二三六
丹東的悲哀	巴金	二三七——二六一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巴金	二六一——二九二

理 水

魯 迅

這時候是「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舜爺的百姓，倒並不都擠在露出水面的山頂上，有的網在樹頂，有的坐着木排，有些木排上還搭有小小的板棚，從岸上看起來，很富于詩趣。

這地裏的消息，是從木排上傳過來的。大家終於知道舜大人因為治了九疊年的水，什麼效驗也沒有，上頭龍心震怒，把他充軍到龍山去了，接任的好像就是他的兒子文命少爺，乳名叫做阿禹。

災荒得久了，大學早已解散，連幼稚園也沒有地方開，所以百姓們都有些混混

沌沌。只在文化山上，還聚集着許多學者，他們的食糧，是都從飛機用飛車運來的，因此不怕缺乏，因此也能夠研究學問。然而他們裏面，大抵是反對馮的，或者簡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個馮。

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歡的發響，愈響愈厲害，飛車看得清楚，車上插一張旗，畫着一個黃圈圍在發亮光。離地五尺，就掛下幾隻籃子來，別人可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只聽得上下在講話：

「古貌林！」

「好杜有圖！」

「古魯幾里。……」

「O，K！」

飛車向奇眩國疾飛而去，天空中不再留下微聲，學者們也靜悄悄，這是大家在吃飯。獨有山周圍的水波，撞着石頭，不住的澎湃的在發響。午覺醒來，精神百倍，於是學說也就壓倒了馮了。

「禹來治水，一定不成功，如果他是鯀的兒子的話，」一個拿拄杖的學者說。

「我曾經搜查了許多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譜，很下過一番研究工夫，得到一個法論：閩人的子孫都是閩人，壞人的子孫都是壞人——這就叫做「遺傳」。所以，鯀不成功，他的兒子禹一定也不會成功，因為愚人是生不出聰明人來的！」

「O，K！」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說。

「不過您要想想咱們太上皇，」另一個不拿拄杖的學者道。

「他先前雖然有些「頑」，現在可是改好了。倘是愚人，就永遠不會改好……」

……

「O，K！」

「這些些都是費話，」又一個學者吃吃的說，立刻把鼻子脹得通紅。「你們是受了謠言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條虫，虫虫會治水嗎？我看鯀也沒有，「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的嗎？」他說到這里，把兩腳一蹬，顯得非常用勁。

「不過鮮却的確是有的，七年以前，我親眼看見他到崑崙山腳下去賞梅花

。

「那麼，他的名字弄錯了，他大概不叫「鮮」，他的名字應該叫「人」！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條虫，我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他的烏有，叫大家來公評……」

於是他勇猛的站了起來，摸出削刀，刮去了五株大松樹皮，用吃剩的麵包末屑和水研成漿，調了炭粉，在樹身上用很小的蝌蚪文寫上抹殺阿禹的考據，足足化掉了三九廿七天工夫。但是凡有要看的人，得拿出十片嫩榆葉，如果住在木排上，就改給一只殼鮮水苔。

橫豎到處都是水，獵也不能打，地也不能種，只要還活着，所有的是閒工夫，來看的人倒也很不少。松樹下挨擠了三天，到處都發出歎息的聲音，有的是服佩，有的是疲勞。但到第四天的正午，一個鄉下人終於說話了，這時那學者正在吃炒麵。

「人裏面。是有叫做阿禹的，」鄉下人說。「况且「禹」也不是虫，這是我們

鄉下人的簡筆字，老爺們都寫作「馮」，是大猴子……」

「人有叫作大大猴子的嗎？……」學者跳起來了，連忙嚥下沒有嚼爛的一口麵，鼻子紅到發紫，吆喝道。

「有的呀，連叫阿狗阿貓的也有。」

「烏頭先生，您不要和他去辯論了，」拿拄杖的學者放下麵包，擱在中間，說：「鄉下人都是愚人。拿你的家譜來。」他又轉向鄉下人，大聲道，「我一定會發見你的上代都是愚人……」

「我就從來沒有過家譜……」

「呸，使我的研究不能精密，就是你們這些東西可惡！」

「不過這話也用不着家譜，我的學說是不會錯的。」烏頭先生更加憤憤的說：「先前，許多學者都寫信來贊成我的學說，那些信我都書在這里……」

「不不，那可應該查家譜……」

「但是我竟沒有家譜，」那「愚人」說：「現在又是這麼的人慌馬亂，交通不

方便，要等您的朋友們來信贊成，當作證據，真也比螺螄殼裏做道場還難。證據就在眼前：您叫烏頭老生，莫非真的是一個烏兒的頭，並不是人嗎？」

「哼！」烏頭先生氣忿到連耳輪都發紫了。「你竟這樣的侮辱我！說我不是人！我要和你到皋陶大人那里去法律解決！如果我真的不是人，我情大辟——就是殺頭呀，你懂了沒有？要不然，你是應該反坐的。你等着罷，不要動，等我吃完了炒麵。」

「先生，」鄉下人麻木而平靜的回答道，「您是學者，總該知道現在已是午後，別人也要肚子餓的。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聰明人的一樣：也要餓。真是對不起得很，我要携青苔去了，等您上了呈子之後，我再來投案罷。」于是他跳上木排，拿起網兜，携着水草，泛泛的遠開去了，看客也漸漸的走散，烏頭先生就紅着耳輪和鼻尖從新吃炒麵，拿拄杖的學者在搖頭。

然而「禹」究竟是一條虫，還是一個人呢，却仍然是一個大疑問。

「西也真好像是一條虫。」

大半年過去了，奇駭國的飛車已經來過八回，讀過松樹身上的文字の木排居民，十個裏面有九個生了腳氣病，治水的新官却還沒有消息。直到第十回飛車來過之後，這才傳來新聞，說西是確有這麼一個人的，正是蘇的兒子，也確是簡放了水利大臣，三年之前，已經從冀州啓節，不久就要到這里了。

大家略有一點興奮，但又很淡漠，不大相信。因為這一類不甚可靠的傳聞，是誰都聽得耳朵起繭的。

然而這一回却又像消息很可靠，十多天之後。幾乎誰都說大臣的確要到了，因為有人出去撈浮草，親眼看見過官船；他還指着頭上一塊烏青的疙瘩，說是爲了迴避得太慢一點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飛石；這就是大臣確已到來的證據。這人從此就很有名，也很忙碌，大家都爭先恐後的來看他頭上的疙瘩，幾乎把木排踏沈；後來還經學者們召了他去，細心研究，決定了他的疙瘩確是真疙瘩，於是使烏頭先生也不能再執成見，只好把考據學讓給別人，自己另去搜集民間的曲子了。

一大陣獨木大船的到來，是在頭上打出濺濺的大約二十多天之後，每隻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槳，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後都是旗幟；剛靠山頂，紳士們和學者們已在岸上列隊恭迎，過了大半天，這才從最大的船裏，有二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員出現，約略二十個穿虎皮的武士簇擁着，和迎接的人們一同到最高巔的石屋裏去了。大家在水陸兩面，探頭探腦的悉心打聽，才明白原來那兩位只是考察專員，却並非自己。

大員坐在石屋的中央，吃過麵包，就開始考察。

「民情倒並不算重，糧食也還可敷衍，」一位學者們的代表，苗民言語學專家說。「麵包是每月會從半空中掉下來的；魚也不缺，雖然未免有些泥土氣，可是很肥，大人。至於那些下民，他們有的是榆葉和海苔，他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就是並不勞心，原只要喫這些就夠。我們也嘗過了，味道倒並不壞，特別得很……」

「況且，」別一位研究「神農本草」的學者搶着說，「榆葉裏面是含有維他命

W的；海苔裏有碘質，可醫瘰癧病，兩樣都極合于衛生。」

「O，K！」又一個學者說，大員們瞪了他一眼。

「飲料呢，」那「神農本草」接下去道，「他們要多少有多少，一萬代也喝不完。可惜合一點黃土，飲用之前，應該蒸餾一下的。敵人指導過許多次了，然而他們冥頑不靈，絕對的不肯照辦，於是弄出數不清的病人來……」

「就是洪水，也還不是他們弄出來的嗎？」一位五絡長鬚，身穿青色長袍的紳士又搶着說。「水還沒來的時候，他們懶着不肯填，洪水來了的時候，他們又懶着不肯厚……」

「是之謂失其性靈，」坐在後一排，八字鬍子的伏議朝小品文學家笑道。「吾嘗登帕米爾之原，天風浩然，梅花開矣。白雪飛矣，金價漲矣，耗子眠矣，見一少年，口啣雪茄，面有撒尤氏之霧……哈哈！沒有法子……」

「O，K！」

這樣的談了小半天。大員都十分用心的聽着，臨末是叫他們合擬一個公呈，最

好還有一種條陳，講述着善後的方法。

於是大員們下船去了。第二天，說是因爲勞頓，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峯上賞假盃古松，下半年又同往山背後釣黃鱸，一直玩到黃昏。第四天，說是因爲考察勞頓了，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五天的午後，就傳見下民的代表。

下民的代表，是四天以前就在開始推舉的，然而誰也不肯去，說是一向沒有見過官。於是大多數就推定了頭有疙瘩的那一個，以爲他會有見過官的經驗。已經平復下去的疙瘩，這時忽然針刺似的痛起來了，他就哭着一口咬定：做代表，毋寧死！大家把他圍起來，連日連夜的責以大義，說他不顧公益，是利己的個人主義者，將爲華夏所不容；激烈的，還至于抬起拳頭，伸在他的鼻子跟前，要他負這回的水災的責任。他渴睡得要命，心想與其逼死在木排上，還不如冒險去做公益的犧牲，便下了絕大的決心，到第四天，答應了。

大家就都稱讚他，但幾個勇士，却又有些妒忌。

就是這第五天的早晨，大家一早就把他拖起來，站在岸上聽呼喚。果然，大員們呼喚了。他兩腿立刻發抖，然而又立刻下了絕大的決心，決心之後，就打了兩個大呵欠，腫着眼眶，自己好像腳不點地，浮在空中似的走到官船上去。

奇怪得很，持矛的官兵，虎皮的武士，都沒有打罵他，一直放進了官船。船裏鋪着熊皮、豹皮，還掛着幾副弩箭，擺着許多瓶罐，弄得他眼花繚亂，定神一看，才看見在上面，就是自己的對面，坐着兩位胖大的官員。什麼相貌，他不敢看清楚。

「你是百姓的代表嗎？」大員中的一個問道。

「他們叫我上來的。」他眼睛看着鋪在船底上的豹皮的艾葉一般的花紋，回答說。

「你們怎麼樣？」

「……」他不懂意思，沒有答。

「你們過得好嗎？」

「託大人的鴻福，還好……」他又想了一想，低低的說道，「敷衍敷衍……」

「……混……」

「吃的呢？」

「有，葵子呀，水苔呀……」

「都還吃得來嗎？」

「吃得來的。我們是什麼都弄慣了的，吃得來的。只有些小畜生還要麼，人心

在壞下去哩，媽的，我們就揍他。」

大人們笑起來了，有一個對別一個說道：「這傢伙倒老實。」

這傢伙一聽到稱讚，非常高興，膽子也大了，滔滔的講述道：

「我們總有法子想。比如水苔，頂好是做滑溜翡翠湯，榆葉就做一品當朝羹。

剝樹皮不可剝光，要留下一道，那麼，明年春天樹枝梢還是長葉子，有收成。如果

託大人的福，釣到了黃鱸……」

然而大人好像不大愛聽了，有一位也接連打了兩個大呵欠，打斷他的講演道：

「你們還是合具一個公呈來罷，最好是還帶一個貢獻善後方法的條陳。」

「我們可是誰也不會寫……」他惴惴的說。

「你們不識字嗎！這真叫做不求上進！沒有法子，把你們吃的東西揀一份來就是！」

他又恐懼又高興的退了出來，摸一摸鬍鬚，立刻把大人的吩咐傳給岸上，樹上和排上的居民，並且大聲叮囑道：「這是送到上頭去的呵！要做得乾淨，細緻，體面呀！……」

所有居民就同時忙碌起來，洗葉子，切樹皮，撈青苔，亂作一團。他自己是架木板，來做進呈的盒子。有兩片磨得特別光，連夜跑到山頂上請學者去寫字，一片是做盒子蓋的，求寫「壽山福海」，一片是給自己的木排上做扁額，以誌榮幸的，求寫「老實堂。」但學者却只肯寫了「壽山福海」的一塊。

當二位大員回到京都的時候，別的考察員也大抵陸續回來了，只有馮遠在外。他們在家裏休息了幾天，水利局的同事們就在局裏大排筵宴，替他們接風，份子分福祿壽三種，最少也得出五十枚大員錢。這一天真是車水馬龍，不到黃昏時候，主客就全都到齊了，院子裏却已經點起庭燎來，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門外虎賁的鼻子跟前，大家就一齊嚥口水。酒過三巡，大員們就講了一些水鄉沿塗的風景，蘆花似雪，泥水如金，黃鱈脊腩，青苔滑溜……等等。微醺之後，才取出大家採集了來的民食來，都裝着細巧的木盒子，蓋上寫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體，有的是倉頡鬼哭體，大家就先來賞鑑這些字，爭論得幾乎打架之後，才決定以寫着「國泰民安」的一塊爲第一，因爲不但文字質朴難識，有上古淳厚之風，而且立言也很得體，可以宣付史館的。

評定了中國特有的藝術之後，文化問題總算告一段落，於是來考察盒子的內容了。大家一致稱贊着餅樣的精巧。然而大約酒也喝得太多了，便議論紛紛：有的咬一口松皮餅，極口歎賞牠的清香，說自己明天就要掛冠歸隱，去享這樣的清福；咬

了柏葉糕的，却道質粗味苦，傷了他的舌頭，要這樣與下民共患難，可見爲君難，爲臣亦不易。有幾個又撲上去，想搶下他們咬過的糕餅來，說不久就要開展覽會募捐，這些都得去陳列，咬得太多是很不雅觀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陣喧嘩。一羣乞丐似的大漢，面目黧黑，衣服破舊，竟衝壞了斷絕交通的界線，闖到局裏來了。衛兵們大喝一聲，連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擋住他們的路。

「什麼？——看明白！」當頭是一條瘦長的莽漢，粗手粗腳的，忙了一下，大聲說。

衛兵們在昏黃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舉戈，放他們進去了，只攔住了氣喘吁吁的從後面追來的一個身穿深藍土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婦女。

「怎麼！你們不認識我了嗎？」她用拳頭揩着額上的汗，詫異的問。

「馮太太，我們怎會不認識您家呢？」

「那麼，爲什麼不讓我進去的？」

「馮太太。這個年頭兒，不大好，從今年起，要端風俗而正人心，男女有別了。現在那一個衙門裏也不放娘兒們進去，不但這里。不但這。這是上頭的命令，怪不着我們的。」

馮太太歛了一會，就把雙眉一揚，一面回轉身，一面鬚叫道：

「這殺千刀的，奔什麼喪！走過自家的門口，看也不進來看一下，就奔你的喪！做官做官，做官有什麼好處，仔細像你的老子，做到充軍，還掉在池子裏變大忘八！還沒良心的殺千刀！……」

這時候，局裏的大廳上也早發生了擾亂。大家一望。一羣莽漢們奔來，紛紛都想躲避，但看不見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頭皮，定睛去看。奔來的也隨近了，頭一個雖然面貌黑瘦，但從神情上，也就認識他正是馮；其餘的自然是他的隨員。

這一嚇，把大家的酒意都嚇退了，沙沙的一陣衣裳聲，立刻都退在下面。馮便一徑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約是大模大樣，或者生了鶴膝風罷，並不屈膝而坐，却伸開了兩腳，把大腳底對着大員們，又不穿襪子，滿腳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鹵

隨員們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膽的屬員，膝行而前了一點，恭敬的問。

「你們坐近一點來！」馮不答他的詢問，只對大家說。「查的怎麼樣？」

大員們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覷，列坐在殘筵的下面，看見咬過的松皮餅和嚼光的牛骨頭。非常不自在——却又不敢叫膳夫來收去。

「稟大人，」一位大員終于說。「倒還像個樣子——印象甚佳。松皮水草，出產不少；飲料呢，那可豐富得很。百姓都很老實，他們是過慣了的，稟大人，他們都是以善于吃苦，馳名天下的人們。」

「卑職可是已經擬好了募捐的計畫，」又一位大員說。「準備開一個奇異食品展覽會，另請女隗小姐來做時裝表演。只賣票，並且聲明會裏不再募捐，那麼，來看的可以多一些。」

「這很好，」馮說着，向他彎一彎腰。

「不過第一要緊的是趕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學者們接上高原來。」第三位大

員說，「一面派人去通知奇斯國，使他們知道我們的尊崇文化，接濟也只要每月送到這邊來就好。學者們有一個公呈在這裡，說的倒也很有意思，他們以為文化是一國的命脈，學者是文化的靈魂，只要文化存在，華夏也就存在，別的一切，還在其次……」

「他們以為華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員道，「減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況且那些不過是愚民，那喜怒哀樂，也決沒有智者所推想那麼精微的。知人論事，第一要憑主觀。例如莎士比亞……」

「放他媽的屁！」馮心裏想，但嘴上却大聲的說道：「我經過考查，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確是錯誤了。以後應該用『導』！不知道諸位的意見怎麼樣？」

靜得好像墳山；大員們的臉上也顯出死色，許多人還覺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請病假了。

「這是蚩尤的法子！」一個勇敢的青年官員悄悄的憤激着。

「卑職的愚見，竊以為大人是似乎應該收回成命的。」一位白鬚白髮的大員，

這時覺得天下興亡，繫在他的手上了，便把心一橫，盡死生于度外，堅決的抗議道：「湮是老大人的成法。『三年無改干父之道，可謂孝矣。』——老大人陞天還不到三年。」

「禹一聲也不響。」

「況且。大人化過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來湮洪水，雖然觸了上帝的惱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淺了一點了。這似乎還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鬚髮的大員說，他是禹的母舅的乾兒子。

「禹一聲也不響。」

「我看大人還不如『幹父之蠶』，」一位胖大官員看得禹不作聲，以為他就委折服了，便帶些輕薄的大聲說，不過臉上還流出着一層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聲。大人大約未必知道人們在怎麼講說老大人罷……」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上評的好法子，『白鬚髮的老官恐怕胖子鬧出岔子來，就搶着說道。』別的一種種，所謂『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壞在這一

點上。」

馮徵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說我的爸爸變了黃熊，也有人說他變了三足鼈，也有人說我在求名，圖利。說就是了。我要說的是我查了山澤的情形，徵了百姓的意見，已經看透實情，打定主意，無論如何，非「導」不可！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舉手向兩旁一指。白鬚髮的，花鬚髮的，小白臉的。胖而流着油汗的官員們，跟着他的指頭看過去，只見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不動，不言，不笑，像鐵鑄的一樣。

四

馮爺走後，時光也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京師的景况日見其繁盛了。首先是閩人們有些穿了繭綢袍，後來就看見大水果鋪裏買着橘子和柚子，大綢緞店裏掛着華絲葛；富翁的筵席上有了好醬油，清燉魚翅，涼拌海參，再後來他們竟有熊皮裘

子狐皮褂，那太太也戴上赤金耳環銀手鐲了。

只要站在大門口，也總有什麼新鮮的事物看：今天來一車竹筍，明天來一批松板，有時抬過了做假山的怪石，有時提過了做魚生的鮮魚；有時是一大羣一尺二寸長的大烏龜，都縮了頭裝着竹籠，載在車子上，拉向皇城那面去。

「媽媽，你瞧呀，好大的烏龜！」孩子們一看見，就嚷起來，跑上去，圍住了車子。

「小鬼，快滾開，這是萬歲爺的寶貝，當心殺頭！」

然而關於萬爺的新聞，也和珍寶的入京一同多起來了。百姓的簷前，路旁的樹下，大家都在談他的故事；最多的是他怎樣夜裏化為黃熊，用嘴和個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樣請了天兵天將，捉住興風作浪的妖怪無支祁，鎖在龜山的脚下。皇上舜爺的事情，可是誰也不再提起了，至少，也不過談談丹朱太子的沒出息。

再要回京的消息，原已傳布得很久了，每天總有一羣人站在關口，看可有他的

儀仗的到來。並沒有。然而消息却愈傳愈緊，也好像愈真。一個半陰半晴的上午，他終於在百姓們的萬頭攢動之間，進了冀州的帝都了。前面並沒有儀仗，不過一大批乞丐似的隨員。臨末是一個粗手粗腳的大漢，黑臉黃鬚，腿彎微曲，雙手捧着一片烏黑的尖頂的大石頭——舜爺所賜的「玄圭」，連聲說道借光，「借光，借光，讓一讓，讓一讓，」從人叢中擠進皇宮裏去了。

百姓們就在宮門外歡呼，議論，聲音正好像浙水的濤聲一樣。

舜爺坐在龍位上，原已有了年紀，不免覺得疲勞，這時又似乎有些驚駭。禹一到，就連忙客氣的站起來，行過禮，皋陶先生應酬了幾句，舜才說道：

「你也講幾句好話我聽呀。」

「哼，我有什麼說呢？」禹簡截的回答道。「我就是想，每天莘莘！」

「什麼叫做「莘莘」？」皋陶問。

「洪水滔天，」禹說，浩浩懷山襄陵，下民都浸在水裏。我走旱路坐車，走路坐船，走泥路坐轎，走山路坐轎。到一座山，砍通樹，和益倆給大家有飯吃，

有肉吃，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倆給大家有難得的東西吃。東西不夠，就調有餘，補不足。搬家。大家這才靜下來了，各地方成了個樣子。

「對啦對啦，這些話可真好！」皋陶稱贊道。

「唉！」禹說。「做皇帝要小心，安靜。對天有良心，天纔會仍舊給你們好處！」

舜爺嘆一口氣，就託他管理國家大事，有意見當面講，不要背後說大話。看見禹都答應了，又歎一口氣道。「莫像丹朱的不聽話，只喜歡游蕩，旱地上要撐船，在家裏又搗亂，弄得過不了日子，這我可真看的不順眼！」

「我討過老婆，四天就走，」禹回答說。「生了阿啓，也不當他兒子看。所以能夠治了水，分作五圈，簡直有五千里，計十二州，直到海邊，立了五個頭領，都很好。只是有苗不可行，你得留心點！」

「我的天下，真是全仗的你的功勞弄好的！」舜爺也稱讚道。

於是皋陶也和舜爺一同肅然起敬，低了頭；退朝之後，他就趕緊下一道特別的

命令，叫百姓都要學禹的行爲，倘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

這使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自從回京以後，態度也改變了一點：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來，是闊綽的。衣服很隨便，但上朝和拜客時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舊不很受影響，不多久，商人們就又說禹的行爲真該學，皋爺的新法令也很不錯；終於太平到連百獸都會跳舞，鳳也飛來湊熱鬧了。

神的滅亡

茅盾

一

世界上有所謂「神」這一族。他們靠着傳統的神權，統治了世界。他們有無數的兄弟子姪，徒子徒孫，做他們的羽翼爪牙。他們的權威建立在刀尖上。

他們有自利的道德信條。他們高高在上，荒淫享樂。他們在地面上到處都散布着貪詐，淫邪，榨取，強暴，他們的獸行引誘一般人到腐敗墮落。而在這一切的暴力，欺詐，荒淫，腐敗，——這重重的壓迫下，人們痛苦地呻吟着。

世界上各民族都曾經過了這樣「神」的暴虐時代。記載這時代的史實的文藝作品，我們現在稱之為「神話」。這些神話，自然要稱頌「神」的治權「世世勿替，

萬壽無了，「因為不是善頌善禱的文章就不能夠「源遠流長。」

然而古代的北歐人卻在他們的「神話」中唱出「倒板」來了！他們老老實實描寫了「神」的不可挽救的滅亡！

二

神中之王奧定坐在天宮裏的寶座上，半閉着他的獨眼，很滿意地微笑着。他照例戴着青色的風兜，穿了件灰色的長袍；他的長矛倚在他肩旁。一對黑色的大鴉停在他的肩上，輕聲兒報告着秘密的情報。

這一對巨大的黑鴉是奧定的警察。每天他們出去偵探世上人們的舉動，到天快黑時回來報告。今天他們帶來的消息可有些不妙；在下界，被壓迫者震驚他們的鐵索，掙扎着要反叛了！

笑容漸漸退去，奧定額上的獨眼愈睜愈大。他慌慌張張朝左邊看看，又朝右邊看看。於是他的臉色突然變了。他那寶座兩邊的整整齊齊排成人字形的十二隻金交

椅全都空着。那十二位安邦定國的千歲爺都去尋快活去了，只撇下他老頭子一個。雖然是神中之王，奧定卻不是全智全能者；不但天生的五官不全，少了一個眼睛，並且他除了手裏的長矛使動起來還利害；別的本事可就說不上；講到心計，更其不行，他那只會搜刮金珠寶貝的王后弗利伽就能夠容易愚弄他。一向就靠那十二位小王爺幫着統治這世界，現在，聽到了那黑鴉報告的惡消息卻就碰到那十二位都不在左右，奧定怎麼能夠不着慌！

他顛顛地從寶座上站起來，手裏緊捏着他的長矛；寶座脚下蜷伏着的一對狼種犬也立刻警覺地跳了起來，搖着尾巴，又露出一露牠們那喫人的鋼牙。這一對畜生知道主人又要殺人，又可以飽餐一頓人肉。然而奧定只不過站了起來罷了。他睜大了他的獨眼，兇狠地望着下界。他要親自看一看明白。

下界是漫山遍野的愁雲怨霧，黃澄澄，紅閃閃地動盪。多麼可怕！卻是不明白到底有什麼動作。看了半天，還是沒有主意，奧定忽然恨恨地喊道：

「十二個全都溜走了，叫我老頭子一個人看守老家，真不成話呀！一定是打夥

兒去和那驕貨弗麗亞混去了，他們倒快活！」

他這話可就猜對了。天宮中最美貌的女神弗麗亞和那些小王爺全有點不乾不淨的勾當。她的淫亂早已是公開的祕密，就是她的丈夫也挈她來沒有辦法：她的美貌也實在太迷人，就是奧定自己也和她偷偷摸摸。並且也不能怪那些年輕的千歲爺做事荒唐。奧定他自己何嘗不是看見女的就要弄到手呀！除了那名份上的正室弗利伽，他的小老婆多到記不清了；只就他時常偷偷地去幽會的來說，就有那地上民間的小姑娘林達，那遠居北荒的女巨人格利特，那海邊的九姊妹波浪女神。並且奧定雖然以「倫常」教人，他自己就是第一個蔑棄「倫常」；他的正妻弗利伽原來就是他和前妻夷特所生的女兒呀！而這夷特現在也還活著，反做了他的小老婆。荒淫穢行，本就是天宮的特色，奧定怎麼能夠管束他的兒子們去和弟婦排行的弗麗亞勾搭！

但現在，奧定不能不恨這美貌的弗麗亞了，他也恨極了他的那些寶貝小王爺。爲的事變當頭，他們卻還有心情去耽安享樂！

愛神弗麗亞那金碧交輝的宮殿裏喧騰着無題忌的歡笑。這時候，月神瑪尼正驅了他的車子從東邊天空上來，他的臉色慘白，他的手抖着；他驚惶地時時回頭去看車子後面追上來的那匹巨狼。這三個就是巨狼芬列司的後代，在鐵樹林的深處喫食了惡人們的骨頭，現在已經長得異常強大；他們的父親芬列司雖然着了奧定的騙被囚禁在林尾島上，可是他們比父親更厲害，時時刻刻追逐那日神沙爾和月神瑪尼，想要一口把他們吞下。因為他們知道吞下了奧定的忠僕日月神就是他們的父親得到解放了。而現在，他們幾乎追上了那瑪尼，他們的利齒幾乎咬着了瑪尼的衣服了！

然而愛神弗麗亞的宮裏依舊圍囀着無恥的淫笑。

猛地奧定挺着他的長矛趕到宮門前來了！他的臉色鐵青，他的鬍子根根像是鋼絲似的，他的獨眼射出了凶光。宮門前的九個侍女——她們就是那有名的白衣素鏡女郎凡爾戴耳的，都嚇得慌了。她們以為又是那老把戲，那演過不止一次的醜劇；老子跟兒子喫醋爭風來了！可是奧定的獨眼睜得大大的，睜住了她們九個，她們

心裏雖則着急，卻也不敢動。弗麗亞的窺窩——燕子和杜鵑，瞧着情形不對，都撲地飛走了。咪嗎！弗麗亞那拖車的黑貓剛探頭到宮門口望了一眼，就趕快縮回去。這畜生懂得人意，牠回去給女主人報信去了。九個凡爾凱耳都聽得那「咪嗎」的一聲，心就放寬了些；牠們九個中間有一個就上前跪着叫道：

「老大王聖安！——」

一句話沒完，奧定暴躁地將長矛一擺，斥退了那九個姑娘，一聲不出，就闖進宮門，他的那一對狼種犬亞牙舞爪地緊跟着。

他一路進去，那裏邊的調笑聲浪就一路低下去，低下去；到得那純金的寢宮門前時，美貌的弗麗亞搶步出來迎接了。金黃的柔髮，碧玉似的眼睛，白嫩的頸間圍着那珍貴的閃光頸串，而又是一盃火似的熱香。奧定的態度立刻就軟下去了！但是，看她的身上呵！只穿了件鬆鬆的白袍呢；沒有那鎧甲，也不帶那頭盔，更不用說梨花槍和鋼盾了！簡直像一個剛從牀裏爬起來的平平常常的蕩婦，幾曾有一星兒威武的氣概，這樣配帶領九位凡爾凱耳上戰場鼓勵士氣麼？奧定的臉色便又立刻放

沈了。擺出老大的架子來，他看定了那弗麗亞的俏臉兒，厲聲呵斥道：

「你這麼隨隨便便披了件衣服就出來見我，還成個體統麼！你的鎧甲，你的盔，你的槍，你的盾，都丟到那里去了呀！咱們的家教是：快樂的時候不忘記廝殺。你們都昏了麼？你這樣完全沒有武裝！」

然而妖豔的弗麗亞只是吃吃地笑。

過一會兒，奧定哼了一聲，鄭重地問道：

「他們躲到那裏去了？叫他們出來！我得了警報！」

「呀，呀，警報麼？」

弗麗亞也有點慌張，不笑了；她抬頭望天空看了一眼。月神瑪尼驅着車子逃命似的在那里快跑，三匹巨狼的黑影子緊接着那車子的後輪，有時幾乎抓住那車輪，有時又落後些。情勢委實是非常緊迫；弗麗亞那紅噴噴的嫩臉兒也有點變色了。她一邊正在瞭望，一邊聽得奧定粗聲地回答：

「烏鴉來報告：咱們的人們都想翻身呀！」

「噤——噤，噤；可是那一對烏鴉慣會造謠，輕率重報！老大王，來看罷！」
突然弗麗亞又軟聲笑了起來，她一邊說着，一邊就挨到——奧定身邊，她的柔軟的白手捏住了奧定那挺着長牙的手，連手連牙抓起來向正南面一指，又故意嬌聲問道：

「老大王！那邊的五彩長橋是什麼？」

「咄！你連這個也不認得了麼？這是到咱們天宮裏來唯一的要路；有名的虹橋

！」

「哦！可不是我倒並沒忘記這是虹橋！橋的那一頭，不是還有老大王的小王子——永不會睡覺的千歲爺亨達爾在那里瞭望麼？他的報警的銀角安安穩穩掛在新月鉤上，他並沒拿在手裏呀！老大王！烏鴉是造謠罷了！」

「哎，哎——那個……」

奧定喃喃地說不下去了。他第二次軟化了。從弗麗亞手掌心傳來的熱電，還有她那口吻間的熱香，把這個老大王的怒氣全都融解了。弗麗亞又拉奧定的手換一個

方向指着問道。

「可是，老大王，那邊一片青色裏閃出萬道金光來的又是什麼地方喲？」

「嘻嘻！狐媚子，你明明知道，又要問什麼！」

現在是奧定也忍不住笑了。他的獨眼釘住了弗麗亞的白胸脯，昏迷似的看著。

「不錯！我知道，那是戰士的宮。那是我帶領着九個凡爾凱耳歷年來到下界去選擇來的幾千幾百勇士居住的宮！老大王養了他們好多年了，他們都願意拚命保護天宮？老大王還愁什麼？反叛的陸克鎮在地穴裏受毒蛇的毒涎鑽心，老大王不是還聽得他的痛啼麼？無敵的芬列司也依然囚禁在林尾島上，俄的肚子都快癢了！咱們現在是太平世界，愁什麼？我就是卸了那笨重的鎧甲和彈套，不拿槍，不拿盾，——歌這麼一晚上，就會出了亂子麼？老大王，我唱一支小調給你進酒，叫凡爾凱耳她們九姊妹來跳一套天魔舞罷！」

弗麗亞妖媚地說，毛臂掩住了奧定的腰，扶他進宮。她的寵禽——燕子和杜鵑，在他們倆頭頂飛繞鳴叫。奧定不作聲，把他的長矛倚在宮門上，就讓弗麗亞拉着

進去了。那一對狼和犬也想跟進去，可是被弗麗亞一聲呼斥，牠們夾着尾巴逃出來，守住了那根長矛打窟窿。

快樂又充溢了弗麗亞的寢宮和天宮的每一個角落，只有那「虹橋」的守護神達爾睜着炯炯的一雙眼瞭望着天空，地上，幽冥，——這九界。他時時替昏迷中的羅尼捏一把汗，可是羅尼居然也還能逃。

四

愛神弗麗亞的「樂觀」實在也是天宮中普遍的思想。就是老大王奧定也覺得他的統治穩安着泰山，沒有什麼東西能夠震撼他。

雖則下界瀾漫了怨恨，叛亂的火焰正在到處延燒，然而奧定細想來，到底不怕。最大的叛徒薩克不是早就鎮在北荒地穴裏的巖石上麼？爲的要製一付永遠不會斷的鐵楮，奧定他們殺了薩克的兒子，取這少年人的臟腑來用魔法製成了。是一付傷心慘酷的鐵楮！奧定他們還不放心，又弄來了一條巨大的毒蛇，盤踞在薩克頭頂的

上；蛇的毒涎永無休止地一滴一滴落在陸克臉上和胸前，那就比火燒還要痛，如果不是陸克那忠心的老婆——女巨人薩普長年捧着一個盤子接住那蛇涎，那陸克怕早已毒死了罷。但即使有薩普的忠心可是當她要傾去那盤子裏的毒液不得不暫時離開她職守的一剎那間，陸克的痛嚎聲也就震散了幽明九界。

老大王奧定和他的貴族們坐在天宮裏聽得了陸克這呼痛聲就忍不住會驕然微笑；他們相信他們的治權就像鐵鑄一般堅牢。

並且那無敵的巨狼芬列司也早就被奧定他們囚禁在林尾島上。這又是神們的欺騙手段的大成功。因為和芬列司鬪力是無望的，神們於是收買了會魔法的黑侏儒，特造了一根魔法的繩索；那材料是貓的腳步聲，婦女的鬚，山的根，熊的貪慾，魚的聲音，和鳥的唾液。這是一根很細很細的絲繩，然而異常地異常地堅牢，並且是愈用力扯，就愈加強韌。可憐的芬列司不懂得這繩子的厲害，就落了圈套。他掙扎不脫身，雷一般怒哼了！神們聽那咆哮，兀自膽落。於是最卑法的手段也出來了。他們都一把劍到芬列司的嘴裏，撐住了他的上下齶，使他不能再哼。

此外還有一個黑爾，也是神們的對頭。黑爾的一夥還有巨狗茄姆，也不好惹。對於這兩個魁星，神們的政策又從壓迫轉為「懷柔」了。他們請黑爾做了幽冥世界的主人，並且剝削到死人身上，要每一個死人用餅來賄賂那蠢笨的茄姆，算是進鬼國的「門包。」

只有那日夜孜孜不倦地咬嚼那長命樹（神們的命根）的毒虎納特羅格，全不理神們的任何威脅利誘。神們幾次三番會議，想不出好辦法。這是他們美滿統治上的一點破相！他們唯一的救策是努力自己武裝。不但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各人有最厲害的武器，就是那浪漫的愛神弗麗亞也常年頂盔擐甲拿着槍。

並且他們又收買人類中間的「萬夫雄」來做死黨。這些「勇士們」由美麗年的凡爾凱耳們接引上天宮後，就安置在華美的伐爾哈拉（戰士宮）。這宮的牆壁不是磚砌的，卻是成排的鋼槍，磨得雪亮，閃閃地耀着青光；這宮的屋頂也不是瓦蓋的，卻是金盾；宮裏的椅子全部披着鐵甲。這宮有五百四十道門。八百個戰士可以成一排進出。這是奧定他們的衛隊大本營。而這些戰士們每天的生活也是異常舒服

。他們喝的是羊乳，喫的是野豬肉；他們的解悶方法是醉飽後互相撲打，或是和凡爾凱耳九姊妹調笑，他們共享着那九位美麗年青白衣的女郎。

他們唯一的職務是萬一那虹橋的守衛者亨達爾吹響了報警的角聲時，他們上戰場替與定他們廝殺！

然而下界的叛逆的怒潮卻也天天聲勢擴大。陸克和芬列司更努力掙扎，山谷全震動了。巨狗茹姆也識破了餅的賄賂，在地下咆哮。毒龍納特霍格更用力咬那長命樹，而且三匹巨狼愈追愈快，月神瑪尼和日神沙爾已經喪膽落魄，快就要跑不動了。神族的大崩潰不可避免的了！

五

那不可避免的「一天」終於來到！這一天，正當黑夜將盡，東方破曉的時候，老大王與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整齊齊排坐在天宮裏正待商議他們各人怎樣分班享有那美麗的弗麗亞，猛地那一對黑老鴉嘎啞地鴉叫着直飛撲了進來。

神們全都嚇得變了色。雖然只有一隻眼，但此時奧定卻看得明白。剛從東邊天角驅車上來的沙爾蓋地一個失脚就被那三匹巨狼追上，連人帶車咬成粉碎；而且這三匹巨狼立刻閃電電似的追上了那戰戰慄慄正要從西邊天角下去的瑪尼，也把他撕成碎片！一陣血雨！就好比滾油一般落到那到處是忿火的地面！

轟！轟！轟！

整個地面上烈焰爆發，天宮也岌岌震動了，星兒都隕落，奧定他們全夥兒跳了起來。但同時，他們的敵人陸克，芬列司，茄姆，也已經摔斷了鐵杵；毒龍納特，格也咬斷了長命樹的根，這蔭覆全世界的大樹的每一張葉每一根鬚莖都在抖顫。高峙在戰士宮嶺的紅礁雞喔喔地叫了！虹橋的守望神亨達爾也立刻吹起那報警的銀角，響徹了全世界！戰士宮的五百四十道門一下裏開直，如雲的甲士奔騰如電，馬的縱蹄滾過那虹橋，直向那預定的戰場去了。這大軍的最後是老大王奧定和他的十二位千歲爺。縱使是他們的末日到了，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

現在是全宇宙分成了兩個營壘，全宇宙的被壓迫聯成了一條戰線！從地下世界來了

黑爾和流姆；從遠遠的冰雪的北荒來了那曾經被神們征服過的冰巨人和霜巨人的後代；從南天來了那火焰巨人蘇爾體爾，仗着他那把碩大的火焰刀。從海底，來了那環繞大地的巨蛇伊蒙更特爾，把海水激沖有千丈高。他們都到了那虹橋外的大戰場，會合了芬列司和陸克。最後的鬪爭開始了！

但是老大王奧定還要急忙去叩問他的「國師」——運命女神三姊妹諾爾揚。他催動他的八脚神馬，到了那斷根的長命樹下，一眼看得明白時，他的心就亂跳，他全身的汗毛都豎直了。原來諾爾揚三姊妹都戴上了面網，石像似的坐在那里不動，她們日夜辛苦織成的運命巨網已經撕得粉碎，掙在地下。

「呸！」

奧定只喊得一聲，回馬就走。他明白了自己的命運了，但他還有點妄想。他立即跑到那神祕的非密密爾跟前，輕輕兒說道：

「神祕的密密爾呀！法力無邊的密密爾呀！如果今天是我和我一族的末日，我願天地和我一齊燬滅了罷！如果我們的後代還可以重建起基業來，讓他們承受我的

家數，即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一些面目！人們是不能讓他們平等自由的，大多數的人必得由少數的人管轄！神聖的密塞爾呀！這是我最後的話！」

於是奧定咬緊着牙齒跑回大戰場，迎頭就碰着了巨狼芬列司，交戰只一合，芬列司就吞下了那威權無上的老大王！

在一場兇惡的混戰中，神們以及他們的戰士全都死了，但是正應着奧定的獸禱，神們的敵人也戰死了，只有火焰巨人沒有死，他揮動他的火焰刀，一陣大火燒了幽明九界，燒焦了那神們的長命樹，燒平了那天宮！

六

這就是北歐神話所記載的「神的滅亡。」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的鬭爭。「神」是古代的統治者，——宗教上政治上的首領，所謂「酋長。」並且正像北歐神話所說還有第二代的神，人類史上也就有過封建的皇帝，而現在還有資本主義的霸王。人類的鬭爭還在繼續。不過這不是神話中的題材了。

中國的勇士

郭沫若

——一段從古書上翻譯出來的故事——

古時候齊國的卽墨有兩位勇士，一位住在城東邊叫東郭勇士，一位住在城西叫西郭勇士。

兩位勇士都是好勇鬪狠的，但他們兩人不怕同生長在一個地方却從沒有見過面。

因為自他們獨霸一方以後，他們的部下便故意讓他們規避了起來，怕的是一接了頭要消滅了一邊的勢力。

二

不久齊國遇到了大難。

燕昭王報仇，把齊國打破了。只剩下即墨和莒的兩個城池未了。

兩位勇士都很奇怪。他們平時在決鬪上儘管勇敢，但臨到國家危殆的時候却不肯去打戰，他們都逃起了難來。別的人逃難都逃進了城，他們却向海邊逃走了：因為怕進城去彼此碰了頭。

大約是運命在和他們作弄，不期而同地他們都逃到了青島。

三

兩位勇士都是喜歡喝酒的，而且喜歡養狗，他們一出門總有好幾條狗跟着，更有好幾名部下搭着葫蘆。

時候是在夏天。

他們有一天終竟在海岸上碰着了。

兩人雖不相識，但彼此的部下是相識的。

這一邊的人叫着：前面是東郭勇士來了！

這一邊的人叫着：前面是西郭勇士來了！

兩位勇士都不免咬緊了一下牙關。

四

東郭勇士說：難得相見，我們先來比比酒量吧。

西郭勇士說：難得相見，我們先來比比酒量吧。

五

兩人各各帶着自己部下和狗，在海邊的沙岸上坐着了。

部下們各把葫蘆解了下來。

但當兩人在對斟對飲的時候，部下們却不約而同地，陰一個，陽一個，逃走乾淨了。

兩人的周圍只剩下互相敵視着的狗們。

六

酒飲了幾葫蘆，兩人都有點醉意了。

東郭勇士說：可惜你沒有下酒菜，我也沒有下酒菜。

西郭勇士說，其實你就是下酒菜，我也就是下酒菜。

好在都打着赤膊，用不着再脫衣裳。

更好在是坐在海邊上，鹽水是不會缺乏的。

兩人各把匕首抽出來了。在我的身上切一片肉來沾點鹽水做下酒菜吃，我在

你的身上切一片肉來沾點鹽水做下酒菜吃。

七

酒還沒喝完，肉也還沒吃完，兩位勇士同在海岸上倒了。

忠實的狗們替他們行了葬禮。

東郭的狗把西郭的殘骸埋在了肚子裏面。

西郭的狗把東郭的殘骸埋在了肚子裏面。

狗們的下落呢？後來通爲燕國的兵士所屠食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四日

非攻

魯迅

子夏的徒弟公孫高來找墨子，已經好幾回了，總是不在家，見不着。大約是第四或者第五回罷，這才恰巧在門口遇見，因為公孫高剛一到，墨子也適值回家來。他們一同走進屋子裏。

公孫高辭讓了一通之後，眼睛看着席子的破洞，和氣的問道：

「先生是主張非攻的？」

「不錯！」墨子說。

「那麼，君子就不闢麼？」

「是的！」墨子說。

「猪狗尙且要鬪，何況人……」

「唉，你們儒者，說話稱着堯舜，做事却要學猪狗，可憐，可憐！」墨子說着，站了起來，忽忽的跑到廚下去了，一面說：「你不懂我的意思……」

他穿過廚下，到得後門外的井邊，絞着轆轤，汲起半瓶井水來，捧着吸了十多口，於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忽然望着園角上叫了起來道：

「阿廉！你怎麼回來了？」

阿廉也已經看見，正在跑過來，一到面前，就規規矩矩的站定，垂着手，叫一聲「先生」；于是略有些氣憤似的接着說：

「我不幹了。他們言也不一致。說定給我一千盆粟米的，却只給了我五百盆。我只得走了。」

「如果給你一千盆，你走麼？」

「不。」阿廉答。

「那麼，就並非因為他們言行不一致，倒是因為少了呀！」

墨子一面說，一面又跑進廚房裏，叫道：

「耕柱子！給我和起玉米粉來！」

耕柱子恰恰從堂屋裏走到，是一個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乾糧罷？」他問。

「對咧。」墨子說。「公孫高走了罷？」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氣，說我們兼愛無父，像禽獸一樣。」

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國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讓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絨

打了火，點起枯枝來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說道：「我們的老鄉公輸般，他總

是倚恃着自己的一點小聰明，與風作浪的。造了鉤拒，教楚王和越人打仗還不夠，

這回是又想出了什麼雲梯，要發 楚王 攻宋去了。宋是小國，怎禁得這麼一攻。我

去接他一下罷。」

他看得耕柱子已經把窩窩頭上了蒸籠，便回到自己的房裏，在壁廚裏摸出一把鹽滷菜乾，一柄破銅刀，另外找了一張破包袱，等耕柱子端進蒸熱的窩窩頭來，就一起打成一個包裹。衣服却不打點，也不帶洗臉的手巾，只把皮帶緊了一緊，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頭也不回的走了。從包裹裏，這一陣一陣的冒着熱蒸氣。

「先生什麼時候回來呢？」耕柱子在後面叫喊道。

「總得二十來天罷。」墨子答着，只是走。

二

墨子走進宋國的國界時候，草鞋帶已經斷了三四回，覺得腳底上很發熱，停下來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腳上有些地方起繭，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歷來的水災和兵災的痕迹，却到處

存留，沒有人民的變換得飛快。走了三天，看不見一所大屋，看不見一顆大樹，看不見一個活潑的人，看不見一片肥沃的田地，就這樣的到了都城。

城牆也很破舊，但有幾處添了新石頭；護城溝邊看見爛泥堆，像是有人淘掘過，但只見有幾個閒人坐在溝沿似乎釣着魚。

「他們大約也聽到消息了。」墨子想。細看那些釣魚人，卻沒有自己的學生在裏面。

他決計穿城而過，於是走近北關，順着中央的一條街，一徑向南走。城裏面也很蕭條，但也很平靜；店鋪都貼着減價的條子，然而並不見買主，可是店裏也並無怎樣的貨色；街道上滿積着又細又粘的黃塵。

「這模樣了，還要來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見了貧弱而外，也沒有什麼異樣。楚國要來進攻的消息，是也許已經聽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習慣了，自認是活該受攻的了，竟並不覺得特別，況且誰都只剩了一條性命，無衣無食，所以也沒有什麼人想搬家。待到望

見南關的城樓了，這才看見街角上聚着十多個人，好像在聽一個人講故事。

當墨子走得臨近時，只見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揮，大叫道：

「我們給他們看看宋國的民氣！我們都去死！」

墨子知道，這是自己的學生曹公子的聲音。

然而他並不擠進去招呼他，忽忽的出了南關，只趕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來，在一個農家的簷下睡到黎明，起來仍復走。草鞋已經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裏還有窩窩頭，不能用，只好撕下一塊衣裳來，包了腳。

不過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着他的腳底，走起來就更艱難。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樹下，打開包裹來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腳。遠遠的望見一個大漢，推着很重的小車，向這邊走過來了。到得臨近，那人就歇下車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聲「先生，」一面掀起衣角來揩臉上的汗，喘着氣。

「這是什麼？」墨子認識他是自己的學生管黔敖，便問。

「是的，防雲梯的。」

「別的準備怎麼樣？」

「也已經募集了一些麻，灰，鉄。不過難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沒有。還是請空話的多……」

「昨天城裏聽曹公子在講演，又在玩一股什麼『氣』，嘆什麼『死』了。你去告訴他：不要弄玄虛，死並不壞，也很難，但要死得于民有利！」

「和他很難說，」管黔敖悵悵的答道。「他在這裏做了兩年官，不大願意和我們說話了……」

「禽滑盞呢？」

「他可是很忙。剛剛試驗過連弩；現在恐怕在西關外看地勢，所以還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國去找公輸般的罷？」

「不錯，」墨子說，「不過他聽不聽我，還是料不定的。你們仍然準備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點點頭，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會，便推着小車，吱吱嗚嗚的進城去

了。

三

楚國的郢城可是不比宋國：街道寬闊，房屋也整齊，大店鋪裏陳列着許多好東西，雪白的麻布，通紅的辣椒，斑斕的鹿皮，肥大的蓮子。走路的人，雖然身體比北方短小些，却都活潑精悍，衣服也很乾淨，墨子在這里一比，舊衣破裳，布包着兩隻腳，真好像一個老牌的乞丐了。

再向中央走是一大塊廣場，擺着許多攤子，擁擠着許多人，這是鬧市，也是十字路交叉之處。墨子便找着一個好像士人的老頭子，打聽公輸般的寓所，可惜言語不通，纏不明白，正在手掌心上寫字給他看，只聽得轟的一聲，大家都唱了起來，原來是有名的賽湘雲已經開始在唱她的『下里巴人』，所以引得全國中許多人，同聲應和了。不一會，連那老士人也在嘴裏發出哼哼聲，墨子知道他決不會再來看他手心里的字，便只寫了半個「公」字，拔步再往遠處跑。然而到處都在唱，無處可

乘，許多工夫，大約是那錢已經唱完了，這才逐漸顯得安靜。他找到一家木匠店，去探問公輸般的地址。

『那位山東老，造鈎拒的公輸先生麼？』店主是一個黃臉黑鬚的胖子，果然很知道。『並不遠。你回轉去，走過十字街，從右手第二條小道上朝東向南，再往北轉角，第三家就是他。』

墨子在手心上寫着字，請他看了有無聽錯之後，這才牢牢的記在心裏，謝過主人。邁開大步，狂奔他所指點的處所。果然也不錯的：第三家的大門上，釘着一塊鏤工的楠木牌，上刻六個大篆道：『魯國公輸般寓』。

墨子拍着紅銅的鐵環，嚕嚕的敲了幾下，不料開門出來的却是一個橫眉怒目的門丁。他一看見，便大聲的喝道：

『先生不見客！你們同鄉來告幫的太多了！』

墨子剛看了他一眼，他已經關了門，再敲時，就什麼聲息也沒有。然而這目光的一射，却使那門丁安靜不下來，他總覺得有些不舒服，只得進去稟他主人。公輸

般正捏着曲尺，在這雲梯的模型。

「先生，又有你的一個同鄉來告我了……這人可是有些古怪……」門丁輕輕的說。

「他姓什麼？」

「那可還沒有問……」門丁惶恐着。

「什麼樣子的？」

「像一個乞丐。三十來歲。高個子，烏黑的臉……」

「阿呀！那一定是黑禿了！」

公輸般吃了一驚，大叫起來，放下雲梯的模型和曲尺，跑到階下去。門丁也吃了一驚，趕緊跑在他前面，開了門。墨子和公輸般便在院子裏見了面。

「果然是你。」公輸般高興的說，一面讓他進到堂屋去。「你一向好麼？還是忙？」

「是的，總是這樣……」

「可是先生這麼遠來，有什麼見教呢？」

「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沈靜的說。「想託你去殺掉他……」

公輸般不高興了。

「我送你十塊錢！」墨子又接着的說。

這一句話，主人可真是忍不住發怒了；他沈了臉，冷冷的回答道：

「我是義不殺人的！」

「那好極了！」墨子很感動的直起身來，拜了兩拜，又很沈靜的說道：「可是我有幾句話。我在北方，聽說你造了雲梯，要去攻宋。宋有什麼罪過呢？楚國有餘的是地，缺少的是民。殺缺少的來爭有餘的，不能說是智；宋沒有罪，却要攻他，不能說是仁；知道着，却不爭，不能說是忠；爭了，而不得，不能說是強；義不殺少，然而殺多，不能說是知道。先生以爲怎樣？……」

「那是……」公輸般想着，「先生說得很對的。」

「那麼，不可以歇手了麼？」

「這可不成，」公輸般悵悵的說，「我已經對王說過了。」

「那麼，帶我見王去就是。」

「好的。不過時候不早了，還是吃了飯去罷。」

然而墨子不肯聽，欠着身子，總想站起來，他是向來坐不住的。公輸般知道拗不過，便答應立刻引他去見王；一面到自己的房裏，拿出一套衣裳和鞋子來，誠懇的說。

「不過這要請先生換一下。因為這里是我和他家鄉不同，什麼講闊綽的。還是換一換便當……」

「可以可以，」墨子也誠懇的說。「我其實也並非愛穿被衣服的……只因爲實在沒有工夫換……」

四

楚王早知道墨翟是北方的聖賢，一經公輸般紹介，立刻接見了，用不着費力。

墨子穿着太短的衣裳，高脚盤膝似的，跟公輸般走到便殿裏，向楚王行過禮，從從容容的開口道：

「現在有一個人，不要轎車，却想像隣家的破車子；不要錦繡，却想像隣家的短氈襖；不要米肉，却想像隣家的糠屑飯。這是怎樣的人呢？」

「那一定是生了偷摸病了。」楚王率直的說。

「楚的地面，」墨子道，「方五千里，宋的却只方五百里，這就像轎車的和破車子；楚有雲夢，滿足犀兕麋鹿，江漢裏的魚鼈鼉鼉之多，那里都賽不過，宋却是所謂連雉烝鱸魚也沒有的，這就像米肉的和糠屑飯；楚有長松文梓楠木豫章，宋却没有大樹，這就像錦繡的和短氈襖。所以據臣看來，王吏的攻宋，和這是同類的。」

「確也不錯！」楚王點頭說。「不過公輸般已經給我在造雲梯，總得去攻的了。」

「不過成敗也還是說不定的。」墨子道。「只要有木片，現在就可以試一試。」

楚王是一位愛好新奇的王，非常高興，便教侍臣趕快去拿木片來。墨子却解下自己的皮帶，彎作弧形，向着公輸子，算是城；把幾十斤木片分作兩份，一份留下，一份交與公輸子，便是攻和守的器具。

於是他們倆各各拿着木片，像下棋一般，開始鬧起來了，攻的木片一進，守的就一架，這邊一退，那邊就一抬。不過楚王和侍臣，却一點也看不懂。

只見這樣的一進一退，一共有九回，大約是攻守各換了九種的花樣。這之後，公輸般歇了手。墨子就把皮帶的弧形改向了自己，好像這回是由他來進攻。也還是一進一退的支架着，然而到第三回，墨子的木片就進了皮帶的弧線裏面了。

楚王和侍臣雖然莫名其妙，但看見公輸般首先放下木片，臉上露出掃興的神色，就知道他攻守兩面，全都失敗了。

楚王也覺得有些掃興。

『我知道怎麼贏你的，』停了一會，公輸般諷諷的說。『但是我不說。』

「我也知道你怎麼贏我的，」墨子却鎮靜的說。「但是我不說。」

「你們說的是些什麼呀？」楚王驚訝着問道。

「公輸子的意思，」墨子旋轉身去，回答道，「不過想殺掉我，以為殺掉我，宋就沒有人守，可以攻了。然而我的學生禽滑釐等三百人，已經拿了我的守禦的器械，在宋城上，等候着楚國來的敵人。就是殺掉我，也還是攻不下來的！」

「真好法子！」楚王感動的說。「那麼，我也不去攻宋罷。」

五

墨子說停了攻宋之後，原想即刻回往魯國的，但因為應該換還公輸般借他的衣裳，就只好再到他的寓裏去。時候已下午。主客都很覺得肚子餓，主人自然堅留他吃午飯——或者已經是夜飯。還勸他宿一宵。

「走是總是今天就是的，」墨子說。「明年再來，拿我的書來請楚王看一看。」

「你這不是講些行義麼？」公輸般道。「勞形苦心，扶危濟急，是賤人的東西，大人們不取的。他可是君王呀，老鄉！」

「那倒也不。絲麻米穀，都是賤人做出來的東西，大人們就都要。何況行義呢。」

「那可也是的。」公輸般高興的說。「我沒有見你的時候，想取宋；一見你，即使自送我宋國，如果不義，我也不要了……」

「那可是我真送了你宋國了。」墨子也高興的說。「你如果一味行義，我還要送你天下哩！」

當主客談笑之間，午餐也擺好了，有魚，有肉，有酒。墨子不喝酒，也不吃魚，只吃了一點肉。公輸般獨自喝着酒，看見客人不大動刀叉，過意不去，只好勸他吃辣椒：

「請呀請呀！」他指着辣椒醬和大餅，懇切的說，「你嘗嘗，這飯不壞。大蒜可不及我們那裡的肥……」

公愴殷喝過幾杯酒，更加高興了起來。

「我舟戰有鉤拒，你的義也有鉤拒麼？」他問道。

「我這義的鉤拒，比你那舟戰的鉤拒好。」墨子堅決的回答說。「我用愛來鉤，用恭來拒。不用愛鉤，是不相親的，不用恭鉤，是要油滑的，不相親而又油滑，馬上就離散。所以互相愛，互相恭，就等于互相利。現在你用鉤去鉤人，人也用鉤來鉤你，你用拒去拒人，人也用拒來拒你，互相鉤，互相拒，也就等于互相害了。所以我這義的鉤拒，比你那舟戰的鉤拒好。」

「但是，老鄉，你一行義，可真幾乎把我的飯碗破碎了！」公愴殷碰了一個釘子之後，改口說，但也大約很有了一些酒意：他其實是不會喝酒的。

「但也比破碎宋國的所有飯碗好。」

「可是我以後只好做玩具了。老鄉，你等一等，我請你看一點玩意兒。」

他說着就跳起來，跑進後房去，好像是在翻箱子。不一會，又出來了，手裏牽着一隻木頭和木片做成的喜鵲，交給墨子，口裏說道：

「只要一開，所以三天。這倒還可以說是極巧的。」

「可是還不及木匠的做車輪，」墨子看了一看，就放在席子上，說。「他削三寸的木頭，就可以載重五十石。有利于人的，就是巧；就是好，不利于人的，就是拙，也就是壞的。」

「哦，我忘記了，」公輸般又碰了一個釘子，這才醒過來。「早該知道這正是你的話。」

「所以你还是一味的行義，」墨子看着他的眼睛，誠懇的說，「不但巧，連天下也是你的了。真是打擾了你大半天。我們明年再見罷。」

墨子說着，便取了小包裏，向主人告辭；公輸般知道他是留不住的，只得放他走。送他出了大門之後，回進屋裏來，想了一想，便將雲梯的模型和木鸕都塞在後房的箱子裏。

x

x

x

x

墨子在歸途上。是走得較慢的，一則力乏，二則腳痛，三則乾糧已經吃完，難

免覺得肚子餓；四則事情已經辦妥，不像來時的急忙。然而比來時更晦氣：一進宋國界，就被搜檢了兩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國隊，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關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溼，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翟出走了

周木齋

墨翟，有人說他是宋國的大夫，他其實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家裏的奴隸。這相差得太遠了，大夫跟奴隸的距離，真正有十萬八千里，怎麼別人以為奴隸是大夫呢？是誤會罷，也不盡然，奴隸對於領有的大夫是奴隸，但在別人看來，同為奴隸，但是大夫的，也就以為大夫了，就像皇帝的御用品，有時臣子看了，要誠惶誠恐地下跪，當作皇帝本身，至少，皇帝的靈魂寄托在上面。俗語也說，「打狗要看主人面」，不打，主人是更有面子的，可以狗也成了主人。奴隸又沒有獨立的人格。

幸而不幸，墨翟因此失了姓名。墨翟，不就是姓名麼，怎樣又說失了？只是主人叫他「墨翟」他也只得自認「墨翟」，奴隸的名字常是主人給題的。「墨」是墨刑他曾受過，這才是奴隸的表記，有人看不清這表記，至於說他是印度人。「翟」

是野雞毛，奴隸用作帽子上的裝飾，也是一種表記。還有一種意思，「翟」和「狄」通，表示他是屬於被周族征服的殷族，是周族的奴隸，而因此也作爲誤會他是印度人的理由。

至於那位宋國的大夫，那該說是不幸，姓名更不清楚！但有一點是可信的，他是一位儒者。那時的儒者很流行教學禮，樂，射，御，書，數六藝。這都是貴族的學科，儒者教學這些，是爲了做官的。不消說，那位大夫，是成功的一位了。大夫家是貴族式的，那位大夫又是儒者，所以格外麻煩，做奴隸的墨翟不知碰了多少釘子，勸不動要挨罵：「奴隸坯！不知禮！」

不過，奴隸固然難做，主人也麻煩的。一回，墨翟又「不知禮」，做錯了事，主人也知道平民教育的重要了，頓時「有教無類」這句話提醒了主人，該怪自己不是，教奴隸稱心地服侍主人，總可以的，於是當下對墨翟說：

「家裏有的是儒書，書中自有禮儀，我先教你，你再自習，自不懂的，再來問我。」

「墨翟正苦累得沒有辦法，自然很聽得進，就遵命了。」

「誰知不學還好，一學，更麻煩了，覺得實在不是奴隸的事，心裏暗暗佩服儒者不止，但是要做奴隸，不能不學。一回，看到這兩句話：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真是晴天打來一個霹靂！想想自己，想想主人，本來是兩種人，一個是奴隸，一個是大夫，原來早已明白的事，但是自己遭遇的刑，自己不能遭遇的禮，分得是這樣清楚，竟早已注定了，却是不明白的，而現在就爲了這禮！禮是這樣煩擾，使人苦悶。已經貧窮了，還要厚葬傷財，已經勞苦了，還要加重喪服，傷害身體，妨礙工作，貧窮增添貧窮，勞苦增添勞苦，用貧窮來壓迫貧窮，用勞苦來壓迫勞苦，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蜻蜓吃尾巴。這是周禮，這是儒術，奴隸，被周族征服的殷族奴隸，用不到這些！

這使他對於「墨翟」的一個稱呼，轉覺得可愛起來。轉覺得親切起來，自己本來是奴隸，再沒有比自己親切了，再沒有比親切可愛了，而又爲了要自強於儒者，

爲了要自別於周族。這也許是文學遊戲，但這和儒者的文學遊戲不同，像儒者的開山祖孔子那樣說，「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也文也，咒語一般。戲劇裏的鈞書黑臉，插野雞毛，大致是屬於叛逆的。

墨翟出走了。

那位宋國的大夫，有點懊悔叫墨翟讀儒書。

出 關

魯 迅

老子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又來了！」他的學生庚桑楚，不耐煩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

「請……」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你怎麼樣？所有這裏的藏書。都看過了罷？」

「都看過了。不過……」孔子很有些焦躁模樣，這是他從來所沒有的。我研

究「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很長久了，夠熟透了。

去拜見了七十二位主子，誰也不採用。人可真是難得說明白呵。還是「道」的難以說

明白呢？」

「你還算運氣哩，」老子說，「沒有遇着能幹的主子。六經這玩藝兒，只是先王的陳迹呀。那里是弄出迷來的東西呢？您的話，可是和迹一樣的，這是鞋子踏成的，但迹難道就是鞋子嗎？」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白牯們只要聽着，眼珠子動也不動，然而自然有孕；蟲呢，雄的在上風叫，雌的在下風應，自然有孕；類是一身上兼具雌雄的，所以自然有孕。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換的；時，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麼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麼都不行。」

孔子好像受了當頭一棒，亡魂失魄的坐着，恰如一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着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拄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機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靠在橫板上；再有個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喊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很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

「話說的很不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嘆一口氣，有些頹唐似的回答道。「我的話真也說的太多了。」他又彷彿突然記起一件事情來，「哦，孔丘送我的一隻雁鵝，不是癩了臘鵝了嗎？你蒸蒸吃去罷。我橫豎沒有牙齒，咬不動。」

庚桑楚出去了。老子就又靜下來，合了眼。圖書館裏很寂靜。只聽得竹竿子碰着屋簷響，這是庚桑楚在取掛在簷下的臘鵝。

一過就是三個月。老子仍舊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先生，孔丘來了哩！」他的學生庚桑楚，詫異似的走進來，輕輕的說。「他不是長久沒來了嗎！這次來，不知道是怎的？……」

「請……」老子照例只說了這一個字。

「先生，您好嗎？」孔子極恭敬的行着禮，一面說。

「我總是這樣子，」老子答道。「長久不看見了，一定是躲在窩裏用功罷？」

「那里那里，」孔子謙虛的說。「沒有出門，在想着。想通了一點：鴉鵲親嘴；魚兒塗口水；細腰蜂兒化別個；慳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永不投在變化裏了，這怎麼能夠變化別人呢！……」

「對對！」老子道。「你想通了！」

大家都從此沒有話，好像兩段呆木頭。

大約過了八分鐘，孔子這才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氣，就起身要告辭，一面照例很客氣的致謝老子的教訓。

老子也並不挽留他。站起來扶着柱杖，一直送他到圖書館的大門外。孔子就要上車了，他才留聲似的說道：

「您走了？您不喝點兒茶去嗎？……」

孔子答應着「是是，」上了車，拱着兩隻手極恭敬的坐在橫板上；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揮，嘴裏喝一聲「都，」車子就走動了。待到車子離開了大門十幾步，老子才回進自己的屋裏去。

「先生今天好像不大高興，」庚桑楚看老子坐定了，才站在旁邊，垂着手，說話說的很少……」

「你說的對。」老子微微的嘆一口氣，有些頹唐的回答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看我應該走了。」

「這爲什麼呢？」庚桑楚大吃一驚，好像遇着了晴天的霹靂。

「孔子已經懂得了我的意思。他知道能夠明白他的底細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

「那麼，不正是同道了嗎？還走什麼呢？」

「不，」老子擺一擺手，「我們這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雙鞋子罷，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但您究竟是他的先生呵！」

「你在我這裏學了許多年，還是這麼老實，」老子笑了起來，「這真是性不能改，命不能換了。你要知道孔丘和你不同：他以後就不再來，也不再叫我先生，只叫我老頭子，背地裏還要玩花樣了呀。」

「我真想不到。但先生的看人是不會錯的……」

「不，開頭也常常看錯。」

「那麼，」庚桑楚想了一想，「我們就和他幹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來，向庚桑楚張開嘴：

「你看：我牙齒還有嗎？」他問。

「沒有了。」庚桑楚回答說。

「舌頭還在嗎？」

「在的。」

「懂了沒有？」

「先生的意思是說：硬的早掉，軟的却在嗎？」

「你說的對。我看你也還不如收拾收拾，回家看看你的老婆去罷。但先給我的那匹青牛刷一下，鞍轡曬一下。我明天一早就要騎的。」

老子到了函谷關，沒有直走到關口的大道，却把青牛一勒，轉入岔路，在城根下慢慢的邊着。他想爬城。城牆倒並不高，只要站在牛背上，將身一登，是勉強爬得上的；但是青牛留在城裏，却沒法搬出城外去。倘要搬，得用起重機，無奈這時魯般和墨翟都沒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會有這玩意。總而言之：他用盡哲學的腦筋，只是一個沒有法。

然而他更料不到當他轉進岔路的時候，已經給探子望見，立刻去報告了關官。所以邊不到七八丈路，一羣人馬就後面追來了。那個探子躍馬當先，其次是關官，就是關尹喜，還帶着四個巡警和兩個簽子手。

「站住！」幾個人大叫着。

老子連忙勒住青牛，自己是一動也不動，好像一段呆木頭。

「阿呀」關官一街上前，看見了老子的臉，就驚叫了一聲，即刻滾鞍下馬，打着拱，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聘館長。這真是萬想不到的。」

老子也趕緊爬下午背來，細着眼睛，看了那人一看，含含糊糊的說：「我記性壞……」

「自然，自然，先生是忘記了的。我是關尹喜，先前因為上圖書館去查一稅收精義，」曾經拜訪過先生……」

這時簽子手便翻一逼青牛的鞍轡，又用簽子刺一個洞，伸進指頭去掏了一下，一擦不響，概若嘴走了。

「先生在城圍邊溜溜？」關尹喜問。

「不，我想出去，換換新鮮空氣……」

「那很好！那好極了！現在誰都講衛生，衛生是頂要緊的。不過機會難得，我們要請先生到關上去住幾天，聽聽先生的教訓……」

老子還沒有回答，四個巡警就一擁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簽子手用簽子在牛

屁股上刺了一下，牛把尾巴一捲，就放開脚步，一同向關口跑去了。

到得關上，立刻開了大廳來招待他。這大廳就是城樓的中一間，臨窗一望，只見外面全是黃土的平原，蒼涼愈底；天色蒼蒼，真是好空氣。這雄關就高踞峻坂之上，門外左右全是土坡；中間一條車道，好像在峭壁之間。實在是只要一丸泥就可封住的。

大家喝過開水，再吃餠餅。讓老子休息一會之後，關尹喜就提議要他講學了。

老子早知道這是免不掉的，就滿口答應。於是轟了一陣，屋裏逐漸坐滿了聽講的人們。同來的八人之外，還有四個巡警，兩個簽子手，五個探子，一個書記，廚房和廚房。有幾個還帶着竿，刀，木札，預備抄講義。

老子像一段呆木頭似的坐在中央，沈默了一會，這才咳嗽幾聲，白鬍子裏面的嘴唇在動起來了。大家即刻屏住呼吸，側着耳朵聽。只聽得他慢慢的說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大家面面相覷，沒有抄。

「故常無欲以觀其抄，」老子接着說，「常有欲以觀其竅。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大家顯出苦臉來了，有些人還似乎手足失措。一個簽子手打了一個大呵欠，書記先生竟打起瞌睡來，嘩唧一聲，刀，筆，木札，都從手裏落在藍子上面了。

老子彷彿並沒有覺得，但彷彿又有些覺得似的，因為他從此講得詳細了一點。然而他並沒有牙齒，聲音不清，打着陝西腔，夾上湖南音，「哩」呢」不分，又愛說什麼「啊」：大家還是聽不懂。可是時間加長了，來聽他講學的人，倒格外的受苦。

爲面子起見，人們只好熬着，但後來總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待到講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住了口了，還是誰也不動彈。老子等了一會，就加上一句道。

「啊，完了！」

大家這才如大夢初醒，雖然因爲坐得太久，兩腿都麻木了，一時站不起身，但心裏又驚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樣。

於是老子也被送到廂房裏，請他去休息。他喝過幾口白開水，就毫無動靜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頭。

人們却還在外面紛紛議論。過不多久，就有四個代表進來見老子，大意是說他的話講的太快了，加上國語不大純粹，所以誰也不能筆記。沒有紀錄，可惜非常，所以要請他補發些講義。

「來箇話唔西，俺實重頭聽弗懂！」賬房說。

「這是耐自家寫子出來末哉。寫子出來末，總算弗白嚼咀一場哉曉。阿是？」書記先生道。

老子也不十分聽得懂，但看見別的兩個把筆，刀，木札，都擺在自己的面前了，就料是一定要他編講義。他知道這是免不掉的，於是滿口答應；不過今天太晚了，要明天才開手。

代表們認這結果爲滿意，退出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氣有些陰沈沈，老子覺得心裏不舒服，不過仍編講義，因爲他要急於出關，而出關，却須把講義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覺得更加不舒服了。

然而他還是不動聲色，靜靜的坐下去，寫起來。回憶着昨天的話，想一想，寫一句。那時眼睛還沒有發明，他的老花眼睛細得像一條線，很費力；除了喝白開水和吃餚餚的時間，寫了整整一天半，也不過五千個大字。

「爲了出關，我看這也敷衍得過去了。」他想。

於是取了繩子，穿起木札來，計兩串，扶着拄杖，到關尹喜的公事房裏去交稿，並且聲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

關尹喜非常高興，非常感謝，又非常惋惜，堅留他多住一些時，但看見留不住，便換了一副悲哀的臉相，答應了，命令巡警給青牛加鞍。一面自己親手從架子上挑出一包鹽，一包胡麻，十五個餚餚來，裝在一個充公的白布口袋裏給老子做路上

的糧食。並且聲明：這是因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優待，假如他年紀青，餓餓就只能有十個了。

老子再三稱謝，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樓，到得關口，還要牽着青牛走路；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遂讓一番之後，終於也騎上去了。作過別，撥轉牛頭，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開了脚步。大家在關口目送着，去了兩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塵頭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不見了。

大家回到關上，好像卸了一副擔子，伸一伸腰，又好像得了什麼貨色似的，嘩一嘩嘴，好些人跟着關尹喜走進公事房裏去。

「這就是稿子？」隗房先生提起一串木札來，翻着，說：「字倒寫得還乾淨。我看到市上去賣起來，一定會有人要的。」

書記先生也湊上去，看着第一片，唸道：

「一道可道，非常道……」呼，還是這些老套。真教人聽得頭痛，討厭……」

「醫頭痛最好的是打打盹。」賬房放下了木札道。

「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實說，我是猜他要講自己的戀愛故事，這才去聽的。要是早知道他不過這麼胡說八道，我就壓根兒不去坐這麼大半天的受罪……」

「這只能怪您自己看錯了人。」關尹喜笑道。「他那里會有戀愛故事呢？他壓根兒就沒有過戀愛。」

「您怎麼知道？」書記詫異的問。

「這也只能怪你自己打了瞌睡，沒有聽到他說『無為而無不為。』這傢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于紙，』想『無不為，』就只好『無為。』一有所愛，就不能無不愛，那里還能戀愛，敢戀愛？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現在只要看見一個大姑娘，不論好醜，就眼睛甜膩膩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將來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們的

賬房先生一樣，規矩一些了。」

窗外起了一陣風，大家都覺得有些冷。

「這老頭子究竟是到那裏去，去幹什麼的？」書記先生趁勢岔開了關尹喜的話

。『自說是上流沙去的，』關尹喜冷冷的說。『看他走得到。外面不但沒有鹽，麵，連水也難得。肚子餓起來，我看是後來還要回到我們這里來的。』

『那麼，我們再叫他著書。』賬房先生高興了起來。『不過餓餓也真太費。那時候，我們只要說宗旨已經改爲提拔新作家，兩串稿子，給他五個餓餓也足夠了』

『那可不見得行。要發牢騷，發脾氣的。』

『餓過了肚子，還要鬧脾氣？』

『我倒怕這種東西，沒有人要著。』書記搖着手，說。『連五個餓餓的本錢也撈不回。譬如罷，倘使他的話是對的，那麼，我們的頭兒就得放下關官不做，這才是無不做，是一個了不起的大人……』

「那倒不要緊，」賬房先生說，「總有人看的。交卸了的關官和還沒有關官的鹽士，不是多得嗎？……」

窗外起了一陣風，括上黃塵來，遮得半天暗。這時關尹喜向門外一看，只見還站着許多巡警和探子，在默聽他們的閒談。

「猷。在這裏趕什麼？」他吆喝道。「黃昏了，不正是私販子爬城偷稅的時候了嗎？巡邏去！」

門外的人們，一溜烟跑下去了。屋裏的人們也不再說什麼話，賬房和書記都走出去了。關尹喜才用袍袖子把案上的灰塵拂了一拂，提起兩串木札來，放在堆着充公的鹽 胡麻，布，大豆，餡餅等類的架子上。

孔老夫子

曹聚仁

——用論語，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的材料——

「媽，我的爸爸呢？」

「孩子，你還年輕；等你年紀大了一點，我再告訴你！」

「他們都說我野孩子吶！」

「不要理他，他們都是沒家教的！」

顏氏把仲尼擁在懷裏，淚珠一顆一顆的滴在她兒子的臉上。

「媽，你怎麼哭啦？」

顏氏用右^手掩揩乾自己的眼淚，俯頭吻着仲尼的額上，低聲說道：

「孩子，你還年輕呀！」

這個大謎子藏在仲尼的心頭，一年又一年，他想很快就變成大人了，他媽媽會把那謎底告訴他了。一年又一年，他媽媽畢竟不會把謎底告訴他。一天，顏氏病得利害，叫仲尼走近床前：

「孩子，你過來，我告訴你……」

未及發言，顏氏的聲音已經咽住了。仲尼看他母親這樣痛苦，趕忙用語安慰她道：

「媽，等媽病好一點再詳細告訴我好了。」

「你媽的病是不會好的了！孩子，你爸的事，曼父（那個隕人）的母親，她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不久，顏氏死了，那時，仲尼已經二十四歲了。他從曼父母親那兒知道一點自己父母結合的經過，以及他父親死後殯葬的所在。他把父親的靈柩和母親的靈柩合

葬在防山的邊上。土墳做好以後，仲尼伏在墳上，哀哀地號泣道：

「媽，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了！」

「伯魚！你把周南召南唸熟了嗎？」

「是，早唸過了；唸那些山歌有什麼用呢？」

「孩子，人情世故，人情世故，這里面都是人情世故呀！」

「爸爸，我唸給你聽罷：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參差行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仲尼閉着眼睛，靜聽伯魚的歌聲，手輕輕在几上拍着。忽然，他有所感觸似的

說：

「伯魚，你去罷！」

伯魚走出仲尼的書室，仲尼還遠遠聽到他的歌聲：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

仲尼低聲自言自語道：

「媽；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了！」

二

「真是倒霉，餓壞了肚子，還是丁丁當當地那惡弱開心，那書痴子！」

子路剛把「書痴子」說出口，連忙用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只怕仲尼聽到似的。

「仲由，你說什麼？」

「沒說什麼。我說：讀書人得君行道，升官發財，別人家好不得意，您老夫子倒霉一輩子！」

「嚨！真有學問的那有不窮之理！」

「那一定學問上還有什麼缺點吧！或者我們說『仁愛』『仁愛』，別人並不相信我們的話呀，或者機會等待着我們，我們不曾抓住機會呀！」

「那有這話！伯夷叔齊不是活活餓死的嗎？王子比干爲什麼不好好地投機，還等待人家來割他的肚子呢？唉！『匪兇匪虎，率彼曠野！』我們爲什麼這樣倒霉呢！」

子路默默地退了出來，子貢走了進去。

「賜！您說：『匪兇匪虎，率彼曠野！』我們爲什麼這樣倒霉呢？」

「夫子也得遷就一些兒呀！這個社會，這個人羣，不遷就總是行不通的。」

「叫我怎樣遷就呢？『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在魯國，在楚國，只要有機會，我總一本正經想替他們做點事，他們總一脚踢開我，讓我滾來滾去。那問，運公山不狝招呼我，我都想去試一試。遷就，遷就，總有一個限度，這叫我怎

樣遲難呢？」

子實默想了一回，覺得無話可說，也就退了出來。顏淵最後進去，仲尼極親熱地對他說：

「回，您說：『匪兇匪虎，率彼曠野！』我們爲什麼這樣倒霍呢？」

「夫子不必想到這方面的事。我們有財寶，他們不識貨，足見他們是爲多大的混蛋，我們何必想倒霍不倒霍的事呢！」

仲尼聽了這話，高興得跳起來，說：

「好，回！你做老板，我來做夥計！」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這曼長的悽婉的楚歌，刺痛了仲尼的心！

孔子吃飯

郭沫若

孔子和他的門徒們困在陳蔡之間已經有七天沒有見飯了，不僅沒有見飯，甚至連菜湯水都沒有見過，大家都餓得來不能動了，東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裏睡着。他們在七天前初到那兒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難耐，有幾位弟子便滿不客氣地從鄰近的瓜田裏偷了幾個西瓜來讓先生和大家解渴。他們當晚便在那兒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們却為當地的農民所包圍着了。偷瓜的時候是被人看見了，故爾惹出了這場亂子。

純樸的農民以為他們是夥盜，只是把他們包圍着，却不敢更進一步怎麼他們。他們師弟們却又沒有膽量跑去向農民疏通。就因為沒有膽量，因為怕死，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固不用說，連勇敢的子路最能辯的子貢，都湮沒中用了。

就這樣一羣人便不能不乾餓下去，餓了足足七天，還能動的人實在就只乘下一個顏回。

顏回究竟不愧是「其心三月不違仁」的大賢，餓到了第八天上來。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氣，把一張白布片來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為投誠的旗號，他拿在手裏走出林子去向農民軍投誠。純樸的農民究竟好說話，看見顏回那個慈祥的和農民的愚魯相差不遠的面孔，又聽着他的樸訥的言辭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方纔得是出於誤解，便立即把圍解了，而且還赦憐他們，送了些白米給顏回讓他拿去煮給他的先生和同學們喫。

顏回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他的心裏真是給了農民以無限的祝福，無限的感謝。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見了先生，把詳細的情形說了，不用說我們的聖人和他的大賢們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孔夫子心裏想，究竟顏回是不錯，他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我不是早就說過嗎？我是有天老爺君承的呀！」

好在林子裏的柴火方便，顏回頭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幾塊石頭來成灶孔，便煮起稀飯來。因為他想到，肚子餓久了的人，頓是吃硬飯是不行的。孔夫子和一羣弟子們不用說仍然是沒有動，但他們都安了心，沒有什麼焦愁的了。有幾位稍微還有點焦愁的，是看着顏回一舉一動，太紆徐，好像故意在和他們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飯不夠喫。

這樣淡薄的焦愁，在我們聖人心中也在所不免。我們的孔夫子睡在一株大樹下一所高的地方，看着同樣餓了七天的顏回在那兒有神沒氣的煮飯，看他煮了好一會把鍋蓋揭了開來，但使他感覺着了很大的不快。他看見顏回揭開了鍋蓋來便把另一隻手在鍋裏搗了兩指的飯來送進口裏。這下便很傷了孔子的尊嚴。因為孔子是一國人的領袖，連我領袖都還沒有吃的時候，你公然就先吃，這是孔子在肚裏斥責顏回的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顏回把稀飯煮熟了，先搗了一碗來陳在孔子的面前，孔子這時候又有心來試驗顏回一下，看這人究竟虛僞到了怎樣的程度。

孔子說「回呀！我剛在夢了我的父親。（不用說是聖人臨時扯的謊。）有飲食要先敬了長上，然後再吃，你替我在露天爲我的父親獻祭罷」

顏回趕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飯是不好拿來敬神的。我聽先生說過桑椹必潔，今天的稀飯不乾淨，不好拿來祭神。」「爲甚不乾淨呢？」「剛在我揭開鍋蓋的時候飛了一團烟渣進去，我趕快用指頭把它拈了起來。但丟掉又覺得可惜，所以我便送進了口去。」孔子聽到這裏，才突然「阿呀」地嘆了一口氣。他趕快搶着說：「好的，好的，回呀，你實在是一位聖者，連我都是趕不『你上的。』」他說；又對着弟子們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對於顏回的試驗，和盤告白了一遍，孔子藉着這一番的告白來和緩了他自己良心的奇責。但他同時更感受着一種下意識的安慰，是說：我的領袖的尊嚴，並沒有受傷。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筆記。此故事出處見呂氏春秋「審分」篇任數篇。

楚狂與孔子

陳子晨

一

楚昭王聽了子貢求救的話，忙下命令，派人帶兵前去打救孔子，並且迎接他到南方來。

這個時候，孔子正在陳國蔡國的邊界，被兩國大夫派來的嚙囓把他圍圍困住，因為怕他去到楚國，一朝得志，會給鄰近的陳蔡兩國過不去的。同行的弟子們因為絕糧的緣故，個個都餓病了，爬不起來。孔子還是精神抖抖，給他們講學彈琴，不會休歇。孔子似乎故意裝着鎮靜，樂和，好叫弟子們忍着目前的患難，減少對他的埋怨。

幸而子貢從楚國求到了救兵，師徒們纔得突圍而走，南來楚國。

這次隨着孔子南來的弟子，都是孔門的高足。按照孔門四科的分類：以德行著名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言語著名的，有宰我，子貢；以政事著名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學著名的，有子游，子夏。人才濟濟，聲動一時。

楚昭王聽得孔子和他的弟子們已經來了，想要傳見他，想把一個七百里的地方封他，便召集羣臣，商議這事。

這個時候，楚國當朝的一位大官便是令尹子西，在他聽了昭王想封孔子的話，不覺大吃一驚，連忙提出幾個麻煩的問題請昭王回答。

「大王的外交人才有像子貢的沒有？」

「沒有。」

「大王的輔相人才有像顏回的沒有？」

「沒有。」

「大王的將帥人才有像子路的沒有？」

「沒有」

「大王的左右官尹有像宰予的沒有？」

「沒有。」

「還有我們要知道的。當初我們楚國的祖先受封於周，不過三四等的諸侯之國，所謂子男五十里。如今孔子學得三代明王統治天下的道理，又懂得周公召公怎麼幫助王室的事業，大王倘若封他七百里，那末，我們楚國怎得叫世世子孫保住這個地方數千里的堂堂大國呢？」

看那周文王在豐，周武王在鎬，當初他們都不過是一個百里之君，結果都為天下之王。如今孔子得到這麼大的一塊土地，又有許多賢弟子幫助，這恐怕不是楚國之福哩。」

楚昭王聽了令尹子西的這一番話，耳朵不覺軟了下來。其餘的文武臣僚也都默然不響，一場會議，便無結果而散。

這一年秋天，楚昭王不幸死於城父。孔子滿望這次他在楚國能夠得志，結果一無所得，他的一副悲酸的眼淚，就在他聽到昭王的死耗流了出來。

正是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孔子獨自一個，駕着車子出遊郊外，想要洩洩滿肚皮的悶氣。

孔子出得城來，恰在他的車子的前面，大搖大擺地來了一個楚國有名的狂士，叫做接輿的，故意提高嗓子，唱個歌兒道：

「鳳呵，鳳呵！」

爲什麼殺敗了你的德？

（你本是太平祥瑞的鳥，爲什麼要生在這亂離的時節？）

過去的話不必提，

將來的事還來得及。

算了罷！算了罷！

如今一般狗官都可怕！」

這個唱歌的老者，歌還沒有唱完，已經挨着孔子的車子，頭也不回的擦身過去

了。

孔子很驚異這個老者的狂態，又很有感於他的歌聲，連忙下車，想向這位老者請教，不料老者早已溜開，連一句話也不會交談。

孔子眼見這個老者向城裏搖搖擺擺地走去，目瞪口呆一會，纔沒精打采地掉轉車頭回到家里來。

了。

孔子剛剛下車進門，那個老者的狂態又在他的眼裏閃爍出現，老者的歌聲又起

「鳳呵鳳呵！

怎麼衰敗了你的德？

理想的來世等不到，

光榮的古代不必說。

天下有道，

聖人做得成，

天下無道，

聖人也得生。

生在如今的這個時代，

但求免掉無謂的犧牲。

幸福好比一根鴻毛還輕。

却沒有一個人曉得拿來受用。

禍害好比一個地球還重，

却沒有一個人曉得闖個輕鬆。

算了呀，算了呀！

拿出什麼美德來誇人。

好險呀，好險呀！

自己畫定圈宇打轉身。

生得有刺的迷陽，迷陽略！

請你不要妨害我行走啲！

我甯肯行走得轉灣抹角，

請你不要傷害我的兩腳！」

孔子眼望着這個老者走過去的背影，耳聽着這個老者唱出來的悲聲，好像給他那顆熱辣辣的尊王復古的心頭澆了一甌子冷水，不覺很感傷的歎息道：「唉！鳥不見來到，天下太平是沒有希望的了，我的這一生就是這樣算了罷！」

「子見南子」以後

非 厂

「怪不得人家常說：『願生熊命，休生熊形！』俺今個可算領教了！」孔老夫子咳嗽歎氣地對着銅鏡子自己在書房里這麼地發牢騷。這是他老人家去求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回來以後，想着剛才受的刺激太大了。固然，子路對他的那副神情，那樣臉色，很叫他過不去。還有，他自己剛才對子路指天誓日地賭咒，竟毫不擇言，說出：「我對於南子要有混賬心事，就天誅地滅——天誅地滅！」那種市井流氓嘴里的話，和那種情急失態的樣子，也很使他覺得大場他的往常君子模樣兒的台。但這些，現在他都不擺在心上，頂叫他感着難堪的，還是在南子那兒所受的一番羞辱！他氣悶不過了，一時沉在回想里：南子那女人，長的雖然漂亮，可是因為性情風騷，名聲早就不好聽了的，我搭了壞名氣，不顧一切地跑去求見伊，縱也有心獵

豈，却滿想弄個一官半職，藉着推行我的大道理，倒是正經的。不料那女人，是那麼可惡，一見面，頭兩句還像話，說是：「你孔老先生的大名，那真是久仰山斗了，等和俺家老爺說知，我想那是一定要借重的。」說時雖是嬉皮笑臉的，可是話還中聽。那想伊再往下說來可就叫我坐不下去了：「先生今年高壽是？你這副尊容，真可謂相貌非凡了！我想被你休出去的那位孔師母模樣，怕遠趕不上你這副儀態萬方的吧？伊不幸嫁了像你這麼一表人物，也活該蒙羞一生，痛苦一世！可是像你先生這種聲勢名望，怎麼好儘着沒有太太服侍呢，你倒要什麼樣的俊俏美人兒呀，說說，我替你提個媒吧？——嚶嚶！請你看！伊，就是伊！你看好不好？」伊說到這里，手指着在伊傍邊站着的一個小丫鬟，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可是那個被伊指的了鬟，却扭着腰，歪着脖子，抿不住嘴地「刺！刺！……」在暗笑。簡直把我弄得手足無措，哭笑不得，很狼狽地跑了出來。大概我還只是將離開伊的門檻吧，就聽見：「鬼像！鬼像！哈！哈！……」，羞臊的鬨笑，緊跟在屁股後頭。他想到這里，好像覺得有無數眼珠子無數手指頭一齊向着他嘲弄，譏諷，投以難忍的輕

蔑和鄙視。可再也想不下去了。又爬起來在屋裏打圈子轉着。可是羞辱之感，並因此減輕些。反而又想起子路剛才對他那種看不起的样子來，這可真叫他老先生憤火上來了！他消失了平日的「溫」「良」「恭」「讓」氣度，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破口大罵道：「只有女子和小人難對付！挨近了他，就沒個規矩。一點也不顧禮數！要是遠了他吧。就又埋怨啦！」正在這個當口，有個學生去請教他。走到屋門口，聽了這兩句話，又望望先生的神情不好，怕惹厭煩，就不進去了。當時他老先生並沒有留意這個，罵過了，仍在轉他的圈子。他轉着轉着，走到那面銅鏡子跟前，下意識地又把臉湊近鏡子。左照右照，遠看近看，不禁垂頭喪氣起來，眼淚淌了一絡腮胡子，嘆了老半天的氣，很傷心地自言自語道：「年紀不過才四十，就被人討厭起來了！這就——從此拉倒了「波」！」他老先生孩子樣天真地說出因為自己一副難看的臉子被女人厭惡的心事話來。不料那時小由正因為剛才搶白了先生，提心弔膽地跑到先生的窗前偷望望勸靜。看了這樣情形，又聽了那種說話，更看不起他這位已為色慾支配了的先生！想再看下去，怕被先生一眼望見，大家不好意思。想想，

還是去找師兄顏回來勸魯先生吧。

等小由找着了顏回，一同到孔子書房里，看見先生兩眼紅紅地仍是滿臉愠氣。小由只顧望着顏回，意思是叫他快點勸先生幾句，別讓先生惱壞了。可是顏回還不會開口，就看見先生嘴唇張動，有精神地說道：「算了吧！我沒有看見喜歡道德的，如像喜歡女色的人啊！」顏回見了先生已有懺悔自責之意，不再說話了。可是小由却不能像顏回了解的那麼深刻，聽了這話，反把兩隻眼珠子瞪住先生，滿臉顯出不佩服的神情，好像是說：「別再吹牛啦！還是好好地克制克制自己吧！」那時孔老先生雖是口頭上勉強說出這句話來，他心里仍然是很難過的。話從唇邊溜過，他的心不知又想到什麼地方去了？對於小由的那種怪像，是一點也沒有注意到的。

作者——我，就這篇孔子新傳的一斷片，是由四書論語上（一）「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道，其殆也已。』」（子曰：『已乎矣！吾未見道也，如好色者也！』和「孔子生有七陋……」這些事實，想像着寫的，自信是熟讀精讀論語的「心得」。我想「論語」若不獨世求榮

，只顧大扛其旗，真正屬放下胡說，誤者我來完成孔子新傳才是。

子孟夫子出妻

郭沫若

作者白，這篇東西是荀子解孟的『孟子惡莊而出妻』的一句話說得出來的。說是敗壞且難的敗。不是要有敗壞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禁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件事位一向為後世的儒者所淹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惡』覺得是尤可痛恨的。這樣無名無姓的食了犧牲了一位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

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圍子裏發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頭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

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爲「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說「老熊吊頸，鷄公司晨」，「意譯則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中包裹着了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清涼涼的「夜氣」，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面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道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飯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恰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伊和那夏天的清晨一樣

，豐滿而新鮮。伊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伊打着赤足，捧着一個食案，走到隨着園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伊，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脚也被拖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用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面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的照片畫片的人，請把來提醒在眼前，便可以彷彿得孟夫子和孟夫人的生活情狀。

孟夫人在這時候又從廚裏捧了一個小小的飯碗來。

孟夫子雖然是窮人，但他是儒者，是很講禮節的——這樣的表現却未免太硬，實則古人的所謂講禮節就是現今人所說的「玩點官派」，說得更摩登一些時，便是耍發揮些貴族的風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讓和顏悅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邊替他

盛飯。孟夫人不用說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廚房裏面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飯時也不能用親手授受，要用木盤來作中介，遞木盤時也要埋着頭雙手捧出去。

就在那樣的情景中孟夫人吃飯。因為他喜歡淡泊，也喜歡吃魚，吃得到也簡單，是一杯魚羹，一碟薑片，一整涼拌的綠豆芽。這都是孟夫人所經心做出的潔白燻酒的菜。然而菜雖燻酒，而孟夫子却吃得異常矜持，他的視線只筆直地由飯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飯碗，把跪在旁邊的夫人竟連在眼角上也都不掛下。

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子是那樣的頑冥，那樣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嗎？是孟夫人有了什麼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這理由在矜持着的孟子和怡悅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為昨晚上的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夫子愛撫我們的孟夫人不是就給喫甜瓜的一樣，連漿液的一滴都要愛惜的嗎？然而，就因為有昨宵的愛撫，故爾有目前的矜持。事實本是這樣矛盾着的。

原來孟夫子立志要為聖賢，他的入手的大方針便是要求「不動心」，要求「存

夜氣，「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別是在夜間，他的心却不能夠不動。動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滿着燥氣，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來苛責他，於是便有這矜持的脾氣發作起來，他盡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顯得天真，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數等，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敗。尤其使他難於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遵守禮節隨在他的旁邊，使他的眼睛一點也不敢正視。然而不正視也不濟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裸的全身，其實是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從葛衫下鼓出的一對隆起的乳頭，那把他的祕密什麼都看透了的一雙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軟，那氣息，那流線……他就給受了千重的縛束一樣，一點也動顫不得。

——啊啊，惡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爾的的弟子嘯！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心裏這樣反復着叫。當他快要將第一碗飯吃完的時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托盤遞過去，要接他的飯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乾燥的喉嚨說，「請爾下廚房裏面去，盛飯讓我自己盛！」

孟夫人早就覺悟着他是有這一着的，和順地向他^躬地^躬了一個禮，把飯碗移近他身

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子的發作却沒有因此而解消；因為伊所留下的氤氳在伊走了之後却專門在他的臭覺上作用起來。無論梳盥，飯飯，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牽着的竹快，一切都有他夫人的氣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點令人發氣的氣味。孟夫子急得漲紅起了面孔，來把梳篦一擲，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掛着的孔子像叩起了頭來。

「孔夫子約，孔夫子！爾提挈我，提挈我，我一定要做爾的弟子。我知道，爾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我是孔門的嫡傳，這一層我無論怎樣要學到。爾請保佑我，給我以力量，使我今天就得和我的夫人斷絕關係，使我得以成爲聖人之徒。」

他發出了哭聲來在那裏禱告着。他的夫人在聽見他擲梳篦的時候，吃驚着連忙跑來看他，不料跑到鄰室來，却聽見了他的這番禱告。伊躊躇了一下，但終於決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還伏在聖像前的席上，沒有擡起頭來。

「先生，爾怎麼了？」孟夫人跪在剛才跪過的東西，膝顫了一下，這樣問了一聲。

孟子到這時才突然吃了一驚地把頭擡了起來，眼圈子有點微紅。「我叫爾到廚房裏去，怎的又轉來了？」他返問着。

「我沒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轉來，很是失禮，但是，先生，爾請饒恕我。我轉來的時候聽見先生又在禱告。」

孟夫子沒有說話。

「前回先生生氣的時候，我不是向先生說過，請先生把我當成先生的弟子或僕人，讓我在先生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許可了我嗎？」

孟子隔了好一晌回答不出來。

「先生，爾不要把我看成爾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這是辦不到的嗎？……先生的周圍沒有我，我恐怕先生是會不方便的。……先生，爾真的把我當成弟子或僕人啦。……」

孟子長太息了一番，自語一般地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

這是孟子所愛說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沉點着又把頭埋下去了。聰明的孟夫人是理會了他的意思的，曉得他這時是把魚來比女色，把熊掌來比聖賢，二者不可得兼，他是想舍老婆而取聖賢的。

孟夫人到這時候，覺得孟子委實可憐了起來，伊向他勸了一番母性愛，覺得這個聖賢非由伊產生出來不可。伊是決了心裏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爾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順從爾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離開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後做女工也可以過活，萬望先生務必成爲聖賢。」

孟夫子把頭垂着沒有說話。

「先生，爾請繼續用飯啦。」

孟夫子依然沒有作聲，只是把頭搖了一下。

「那嗎，我好撤下去。」

夫人說了行了一次禮，把飯碗加在食案上一並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頭埋着，但他這時候的矜持已經早地鬆懈了。他在他的夫人的行動中看出了他的已經死去了的母親。他自己覺得慙愧了起來。他覺得慙愧，便感着了一個不小的恐慌——便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鹽柴米的經理，該什麼人來承辦，他到這時候，才覺悟到了一個極淺顯的真理；一個人要成爲聖賢，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別的人作着些低賤的勞動來殿底的。

他低回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是決了心走到廚房去，要向他的夫人轉環。

但待他走到廚房時，看見廚房收拾很乾淨，而他的夫人却不見了。他的恐慌愈見增加了起來，『伊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嗎？』他在心裏驚疑着，把壁上掛着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廚的圍腰取了下來，捧到桌端去，盡力地聞，感受着怎麼也說不出的一種憧憬。

正當他陷沒在那種憧憬的時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廚房來了。伊看見孟夫子在

捧着他的圍腰，伊連忙的說：

「先生，爾用不着親自下來啦。我剛才打背道向高章先生家裏去來，我拜託了他家裏人以後每天開照先生的衣食。他們立刻便要來看先生的。」

可憐孟子就像一個乖覺的小孩子做了一件事向母親求饒的一樣，他把圍腰拋開，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師母，爾不去，好麼？我剛才的話是不足數的。」他兩手抓了伊的兩手。

孟夫人趕快把他輕扶了起來，伊那雙黑耀石般的眼睛，加做了一番潤濕的光明。

「不，我多謝爾，先生是天下的師表，不是我一人所能亂有的。我留在這兒，於先生沒有好處，我走於先生有好處，只要於先生有好處，就是向火裏去，我也要去。」

孟子在這樣很尋常的話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啓示。他平常口口聲聲地在講仁說義，誰知道他的夫人並不立言說，已經在實踐躬行。他頓時感覺得他的夫人的好處。

孔夫子能夠周遊天下，去宣傳他的教義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賜罷？

假使孔夫人不讓他說出就出，他豈不是會有家庭之累？

是的，下言而行，實踐！實踐！我與其去遊師孔子，我應該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禹章來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廚房來，但他此時的心已經醞釀着了率領着禹章們到齊梁諸國去宣傳教義的計畫。

(一九三五·八·六)

吃不消又一章

蕭書若

富麗堂皇的「雪宮」裏靜寂得鴉雀無聲。侍臣都躲在屏風後面。文豹皮鋪着的炕上，坐着賓主兩個人：左邊是齊宣王，右邊是孟老夫子。

遠遠只聽見宮女們的歌聲，窗外參天的梧桐給微風吹得習習作響，

齊宣王輕輕把頭掉過去，看那位孟老夫子有不有什麼動靜。那一個却什麼也不響，老端着杯子閒適地喝着苦茶。齊宣王真有些忍耐不住了，不知道他老先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對於這位孟老夫子，齊宣王是又敬愛，又討厭的，敬愛的因為他是當代的聖人，討厭的却由於他說話太尖辣，太諷刺，不管你受得住受不住，只要他老先生高興，就一股腦兒給你端出來；要和他爭辯是枉費心機的，他是天下第一個好辯的人，越和他辯只越叫你吃不消，譬如說吧，前幾天問他「齊桓晉文之事」，

他就扯到「有牽牛面過堂下者」，「七擒七縱」他把自己亂刺得一塌糊塗，又教訓了一大頓。

今天他老先生老不言語，光喝着苦茶，看起來似乎很「閒適」，也許在養他的浩然之氣呢。可是，齊宣王最懂得他：他老先生憂國憂民，常常「寄沉痛於悠閒」的，因此齊宣王時常戒備，好像守候敵人來襲擊的樣子。

突然——孟老夫子擱下了茶杯，顛巍巍地側過頭來向着他。這一面倒身上立刻就像着了電，怔了一怔，意識着不曉得是「匕首」還是「投槍」馬上就要刺過來了。

「大王」，孟夫子說，聲氣非常宏亮，叫這高大的「雪宮」應着迴聲……「假如你有一個臣子，他要游歷楚國，把他的妻子託附給一個朋友；等他從楚回來，却發現他的妻子已經受冷受俄不堪了。對於這種朋友，怎樣辦呢？」

「這樣的朋友麼，當然和他絕交！」他只好惡着「良心」說話。

「唔，不錯」，孟夫子點了點頭，「士師——獄官不能夠管理他的僚屬呢，譬

如他的鄉士，送士等等，應該怎麼辦？」

「罷免他呀！」齊宣王理直氣壯地。

「那麼，全國四境也沒有人治理。盜賊，兵災，水患，苛捐雜稅……鬧得民不聊生，又怎樣辦的好呢？」

這些話從孟夫子的口裏說出來，好像連珠砲般地震着齊宣王的心！他——齊宣王的臉上熱辣辣地，舌頭打了結子，彈動不得。他真痛恨這老頭兒，憎愛數別人的術冠！恨不得一脚跟他踢過去。可是——他——孟夫子是當代的聖人，敢對他失禮麼？萬一給新聞記者知道了，宣傳出去，真不是玩的。他趕緊裝做笑臉，高分和藹地：

「唔什麼？剛才先生的話說得太快了，我還沒有聽清楚，我的耳朵稍微有一點毛病——哦，」他不停地說下去，不讓對方有插嘴的機會，同時把腦袋朝窗外望了望，「今天天氣……哈哈！內侍臣呀。（裏面趕緊跑出來了幾個人）快把四輪大馬車準備好，我要和孟老先生去遊我那四十里寬的園圃呢……」

孔林鳴鼓記

曹聚仁

登場人物：

- (一) 孔丘 其子孔鯉 其孫孔伋
 (二) 顏淵 卜商 仲由 曾參 子張
 (三) 孟軻 荀卿
 (四) 董仲舒 劉向 劉歆
 (五) 范升 陳元 馬融 何休
 (六) 王充
 (七) 鄭玄 王肅
 (八) 周敦頤 邵雍 張載 程頤 程顥
 (九) 朱熹 陸九淵

(十) 王陽明

(十一) 顏元 李燾 顧亭林 黃宗羲

(十二) 戴震 惠棟

(十三) 莊存與 劉逢祿 康有爲

地點：山東曲阜孔林大成殿

孔丘 越來越不像樣了！越來越不像了！我，我怎麼在這兒還住得下去？怎麼在

這兒還住得下去！

(孔鯉從殿後走過來)

孔鯉 爸爸！你爲什麼又生氣來啦？

孔丘 你沒看見那些叫化子嗎？他們見了冷豬肉，你拉一塊，他咬一塊，捨得那麼樣子！什麼孔門弟子，(顏淵也從殿後出來。)顏回！你們同學裏面，有這些叫化子嗎？三千學生，我本來也記不清楚，不過這些小窩三樣兒，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什麼孔門弟子，真丟了我的臉！

我，我沒見過。從前我住在那小衙衙裏頭，青菜燒泡飯，吃起來也頗有味兒。自從把我拉到這個花花綠綠的大殿裏來，從沒一天清淨過，那裏狗頭痛！——老夫子，你也有點不好：你就愛接近那些關老，關老就利用你，把你拿去做擋箭牌，還是你自己惹出來的禍水，怪不得別人！

我自己惹出來的禍水？

不是他們都稱你做素王嗎？一年到頭吃牛羊，還說是「素王」！那才是倒
 疼的素王！

什麼「素王」？

你不必問我，你問那博學的卜商，他總知道的。（用嘴敲指子夏）

這裏也不必問別人；老夫子自己的孫子他收得一位好門生，姓孟名軻，咱們山東鄉人，都是他玩的花樣兒！

做！做！

（孔伋自外入）

孔伋 爸爸叫我，有何吩咐？

孔鯉 哼？你教得好學生？（孔伋瞠目不懂）

卜商 說你的學生孟軻，告訴別人，說老夫子作春秋，什麼亂臣賊子，外頭人說：「老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山夏不能贊一詞。」我是老跟着老夫子在一塊的，從沒見老夫子作什麼春秋；哈哈，根本沒有這個東西，叫我們贊什麼屁詞？（用手招招子路）仲由，你見過老夫子作什麼春秋嗎？

孔丘 什麼「春秋」？

仲由 就是說那些魯國的破破爛爛的賬本呀？

孔丘 見鬼：誰作什麼春秋？誰見我作過？誰說我作的？伋？你說？

孔伋 我，我，我也說過。我從來不敢多說一句話。

卜商 外頭的話多着呢？什麼周易啦，尚書啦，詩經啦，儀禮啦，都有老夫子的

孔丘

分兒。我也弄不清楚，什麼五經、九經、十三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股腦兒寫在老夫子的賬上。——老夫子現在可闕啦，搖身一變，變成「大成至聖先師」，天天有冷豬肉，比從前在陳餓肚子的時候總舒服得多啦？我君老夫子，媽媽虎虎，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開，由他們弄去算了？哼？由他們去。我要做「君子」，偏不要做「聖人」，我偏要算算清楚，卜商，你來記錄口供，你文筆好一點，顏淵，你提着我，防備那些壞蛋的刁嘴？仲由，你去把那大成殿外的壞蛋一批一批押進來。子張，你監督他們不要讓他們作怪。顛，彼，你去吩咐會，叫他不要了東了東再彈琴，叫他也來陪審，幫着我。

（子路押莊存與，劉逢祿，康有爲進大成殿）

孔丘

仲由？你拖下那壞蛋——康長素，打他三十下手板，看他還是「長素」，還是「短素」：

康有爲

（伏地乞罪）素王？小生不敢？

孔丘

什麼素王。我這輩王今天偏要打折你這狗腿，看你還敢造謠生事不？你以為我不知道，什麼大同書，什麼張三世，都說是我的主意，我幾時出過那些狗屁主意。

康有爲

我本來只說是老夫子「託古改制」，我，我以為老夫子總不會知道的，也想託一回古改一回制看。……其中有許多道理，都是莊存與，劉逢祿他們兩位老前輩說的，我也不大清楚。

莊存與
劉逢祿

我們，我們也是從前幾位漢朝的老前輩，何休他們說的，我們想漢朝人離開老夫子時候近一點，他們總不會說錯的。

孔丘

那末，你們的腦子呢？

莊存與
劉逢祿

老夫子的話，我們怎敢懷疑呢？

孔丘

我說的什麼話？

莊存與
劉逢祿

就是公羊傳裏的話。

孔丘

什麼公羊傳？卜商，公羊傳是什麼東西？

卜高

喂！那又是那本破破爛爛的魯國賬簿的話了。外頭有一個冒稱我的弟子公羊什麼，漢朝人替他取個名字，叫做「高」。大概三家村老學究，把那本破破爛爛的魯國賬簿讀了又讀，他自己胡謔一些鬼話添在上頭，後來漢朝人把他那些狗屁當作寶貝，還說是老夫子傳給我，我又傳給他的；我是連「公牛」都沒見過，管什麼「公羊」不「公羊」。——不過呢，莊存與，劉逢祿還有爲那些沒腦子的，也難怪他們：要算清這筆賬，要把董仲舒，劉向，范升，何休那些壞蛋打頓屁股再說。

孔丘

仲由，你把那些沒腦子的押出去，叫他們每人寫一張悔過書，永遠不許再進來！

顏淵

（子路押莊存與劉逢祿康有爲出去，又押董仲舒、劉向、范升、何休上）老夫子，這四個人裏面，董仲舒那伙頂壞，不要放鬆他。其他都是老學究，沒有什麼。

董仲舒

顏夫子，你是「非禮勿言」的，怎麼也說起這樣的話來？

顏淵

大家且聽，這一副油滑的政客腔。誰是你的夫子？連皇帝的屁都是香的，皇帝的尿都是甜的，我們孔門從沒有這一類政客式的學生。

董仲舒

我末，什麼都不管，只要得君行道。老夫子答應好，不答應也好，我要戳老夫子的牌頭去升官發財，看你們怎麼辦？

孔丘

（發怒）仲由。先割下他的頭來！（董仲舒看見子路拔劍，大驚。）

董仲舒

夫子饒命，小生不敢了。

卜商

老夫子，這類人最下賤，戴了讀人的面具，什麼狗洞都會鑽。他見了皇帝，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夫子作春秋是爲漢制作。

孔丘

爲漢制作？

卜商

他說：老夫子做的春秋，都是爲的下流的流氓劉邦做的。

子張

啊噲噲！那真倒楣了我一世，劉邦什麼東西，我來替他制作？他配？

老夫子

老夫子，依我所知道，比這還多呢：他們把一件道士的衣服穿在老夫子的身上，說是老夫子作了春秋，伏在地下禱告上天，上天賜下什麼寶貝！他

孔丘

們把老夫子打撈成爲張天師。……哈，哈，哈，董仲舒那傢伙還有呼風喚雨呢，不過皇帝還不十分相信他就是了！

仲由！我也不要多問了，把這壞蛋驅逐出境，不許他再來！

（董仲舒抱頭鼠竄出殿）劉向，范升，何休面無人色，索索發抖）

卜商

劉向，范升，何休，你們照直供來好了，不要等老夫子發氣。

劉向

老夫子，我們其實是可憐的，我們並不懂多少，又不許我們懂得多少。漢

朝讀書人的規矩，既要守家法，又要守師法；就拿詩經來講，齊得韓分了

三家誰敢在齊詩的門下，說魯詩的意見？迺一經，並不許通各經，我們從

何知道五經的內容和老夫子的意見呢？（范升點頭附和他的意見）

范升

而且博士的官職是很威風的，爲着面子關係，我們怎能不強詞奪理去和別人爭執呢？

何休

而且到了我出世以後，我們今文家實在一天倒霉一天，不說點兒話，誰還相信我們呢？

孔丘

你們爭博士，你們鬧意氣，爲何爭到鬧到我的頭上來呢？

何休

不瞞老夫子說，大家都是這樣的；他們古文家，也一樣地影戲老夫子的牌

頭呀！

孔丘

仲由，也押他們出去，不許再鬧到這兒來。——我和那些古文家也算一算

賬。

顏淵

先要和那些宋解理學家算算賬才是。

（子路押劉向，范升，向休出）

（子張喚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入）

孔丘

這一羣怪里怪氣是什麼樣人？（指周敦頤）你是個和尚吧？（指邵雍）你

的確是個道士，陳搏是你的老師，是不？（指張載）你是魯智深一流人，

（指程顥，程頤）你們兄弟也是野和尚；（指朱熹）你是什麼？一半和尚

，一半道士，還有一半，三教合一罷！哈！哈！哈！哈！（指陸九淵，王

陽明）你們也一股和尚氣，野和尚，野和尚，你們部說是「孔門弟子」，

孔門裏面就有這許多野和尚野道士嗎？

(周，邵，張，程，朱，陸，王都面紅耳赤，不知所云)

什麼(四書)，(四書)，就是他們這班傢伙玩的！

什麼(四書)，你們說大學是老夫子的主張，而我傳述出來的，我自己還不知道，你們怎麼知道的呢？

程頤 那，那是我們想像出來的。

孔丘 你們想像出來的。難道我的話，只要你們想像想像就成功的嗎？我看你們想像想像的說話是禁不住的，你們把我的話亂說，你們所說釋迦的話，也未必靠得住，你們都是胡說！

顏淵 老夫子，你問他們：四書裏面，還有一種叫什麼？

程頤 還有一種是孟子

孔丘 孟子？子夏，孟子是什麼東西。

卜商 就是令孫那位高足弟子呀！

孔丘 怎樣把他的書和論語放在一起？

朱熹 因為孟子說人性皆善，和老夫子的主張相同的故。

孔丘 孟子？又性皆善？我和他不相同，我只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沒說過：「人性皆善。」我和他不相同。——喂，朱熹，我又問你：河因洛書是怎麼一回事？

朱熹 那是邵唐節先生的話。

邵雍 那是陳搏老祖的話。

孔丘 你們聽，那是陳搏的話，——喂，陸九淵，王陽明，明心見性是怎麼說的？

王陽明 那是禪宗的話

孔丘 你們聽，那是禪宗的話！——喂，周敦頤，無極而太極，那是怎麼說的？

周敦頤 回老夫子的話，那是陰陽家的話。

孔丘 你們聽，那是陰陽家的話，——仲由，來，一起趕出來。我這裏，不許有

這些野和尚野道士的足跡！

(子路押周，邵，張，程，朱，陸，王同出。)

顏淵 子張，你去喊范升，馮融，鄭玄，王一起進來，

孔丘 子張，你叫仲由把王立刻趕出來，那個專門做假的賊，我看都不要看他

:

(范升，馮融，鄭玄同入)

顏淵 鄭玄，你一生做的事，並不和那些今文家古文家同流合污，你頭腦比較清

楚一點，我們是知道的。不過孔門的學問，並不在一章一句一枝一節，你

這樣雞零狗碎的箋註，也是白費力氣的，你自己要明白！

卜商 范升，馮融，你們擬左傳，擬周禮，把周公當作最偉大的聖人，把老先生

當作「述而不作」的歷史家，也是大笑話，老夫子自有老夫子向學問，用

不着你們瞎說！你們也還安分。我替你們向老夫子求饒，下回可不許這樣

了！

(鄭玄，范升，馬融退出)

孔丘 殿外還有那些人？

子張 還有七八個人，有兩個是北方口音的顏元和李瑛，兩個是南方口音的顧炎、試和黃贊義，還有一個徽州口音的戴震，一個常州口音的惠棟，此外還有那兩位老土地——孟河和荷弊。

孔丘 你去吩咐孟柯和荷弊，說我顧全他們的面子，不難爲他們，可是他們要自己安分，不要造事生非。顏元，李瑛那幾個人，也讓他們住在這兒，說我愛惜他們，不必走開。(正說到這里，殿外一陣大笑聲。哈……)

孔丘 誰呀？

子張 就是那個得常提出問題著一部論衡的王充呀。

孔丘 喚他進來！(王充進殿)

孔丘 你笑什麼？

王充 我又不混在大成殿上，我又不吃冷豬肉，你有什麼權力不許我笑呀！

顏 灑 你的嘴倒很利害：

王 充 你的嘴倒也不錯，不過我看你從前住在小衙衛裏比現在還舒服一點，冷豬肉的味道好罷？（對孔丘）考夫子，我贊成你一個字——「命」字，唉：我生不有命在天！

孔 丘 默默不語。

王 充 默默不語。

（殿後竹點的琴聲又響起來了）

鄭成功孔廟焚儒巾

周木齋

清兵下江南，攻下了兩浙，頭陣是跟着將帥歸降的大羣明兵，軍隊是親貴嫡系的少數旗兵，軍隊沒有到的地方，招撫的使和文書已先到了，派來招撫江南的是洪承疇招撫福建的是黃熙胤。

算是比較重要的最後的一關，起初是台灣的海盜，後來受明廷的招撫，封南安伯，南都滅亡，福王被擒後，在福州擁立唐王而被封做平虜侯，晉平國公的鄭芝龍，算是比較重要的最後的一關，鄭芝龍確也有兵駐在仙霞關。

「——洪承疇，黃熙胤，都是我的老鄉，」鄭芝龍想，他們大概沒有什麼問題的。我受明廷的招撫，被封做南安伯，佔有福建，立了福王，又封做平虜侯，平國公，侯，伯，一路上去，他媽的，還不是佔有福建？他媽的，平什麼虜，平什

應國？要不是我，福建也要完了，明廷的王室，也快要受別人的封了，國也要亡。
福建怎能抵抗？仙霞關比不得山海關呀！

——像我這樣的海盜，都要累明廷招撫，老早就不像樣了，雖然不做海盜也不會佔有福建。正如現在不受清廷的招撫也不會保存福建。我可以受明廷的招撫，難道不可以受清廷的，一樣的是招撫明廷要靠我的福建保存，我的福建靠了明廷却不能夠保存。我的福建，算是最後的了，最後的還不受招撫，更待何時？最後的受招撫，保存了福建還不算，算是開國功臣，也還不算，還可以不像洪承疇，黃熙胤狗一樣的跑。兩粵要輪到我擔當，但多數是我的齊部。

他想到這裏，感到很滿足，好像垂危的福建已經安定了。但是突然起了一個反應。

「——怎麼去了這些時候，還沒有回音？豈說洪承疇，黃熙胤是我的老鄉，他們也是被派的。準是這樣，我擁立唐王，是一條罪狀。」

唐王，又惹起了一個反應。

——連自己的兒子，也都沒有回音，這樣親近，難怪洪承疇，黃熙胤了，難道鄭森變做了朱成功，兒子也變了麼？現在要緊安排自己。」焦灼燃着怒氣，傳來了鄭成功。

「我叫你小心唐王的動靜，你是很親近的——相處很近，你看怎樣？」

鄭芝龍說着和善止住了怒氣。

「唐王是沒有什麼的，擁立都由別人，連我們也在內，要緊還是在我們的動靜

。」「唐王是沒有什麼的，這是一個暗示，問題已解決了一半。」

「沒有什麼，你有事情去罷。」

鄭成功退了出來，神經裏掠過，特別是洪承疇的影子。

仙霞關的駐軍，都撤盡了，說是海寇進犯，調去防剿。

清兵長驅入關，連陷延平，福州，捉住唐王。鄭芝龍退安平，終於進了降表，但也終於被擒。清兵到了安平，連妻都被姦淫，自縊死了。

國破，家亡，生離，死別，淪襲着，苦惱着鄭成功。

——那裏去呢？

首先，神經裏掠過，特別是洪承疇的影子。

——我不是勸父親不要降麼？但是沒有用。我勸，根本就是沒有用！我雖然做御營中軍都督，掛上方劍，但是我簡直就沒有參與兵事，眼看着清兵衝進了，這也是沒有用。我是讀書人。讀書人有用的是洪承疇。讀書人口口聲聲講着節，可是儘多有不守的。像洪承疇，松山被擒，明廷還以為他殉國的呢，給十六壇祭祀，他也確信必死的呢，却經不起女人一迷，連官頭都酥了，好比脫胎換骨，做一隻狗，毛那樣順。儘管脫胎換骨，他還是一個讀書人，脫不了，換不了。

——我勸父親不降，父親說我年輕，不懂人事。不降就是不懂人事，不懂人事也就是讀書人沒有用的暗示，有用便降了麼？

這是掠過他的神經，洪承疇的影子，特別是儒生的方巾，衣服。厭惡，憎恨，憤懣，充塞了心。他都給壓下了，跑到孔廟裏去，向孔子的神牌，拜了四拜，朝天

高喊：

「過去算是孩子了罷。」

現在已經做了孤臣，

向呢背呢去呢留呢，

各自選擇是的去呢，

謹謝這套儒巾儒衣，

要請先師明眼看清！」

一把火給燒了，像燒了一道符，一副的粉飾假面具。

秦始皇將死

郭沫若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遊了雲夢會稽琅邪芝罽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哥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常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兩個巨大的青銅水鑑，（註一）盛着有很多的水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的官者在唱他所喜歡的仙真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水鑑上，把水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水塊。

（註一）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稱為水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的胸部和鴉鳥一樣，聲音

和豺一樣。(註三)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到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註二)史記秦始皇本記載尉繚說「秦王爲人蜂準，長目，豨鳥膺，豺聲，」第三項今稱雞胸是軟骨症(Machion)的特徵。

因爲小時便有殘疾，他是被人橋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誰做着元首也沒可如何，其結果是透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養成了嗜殺的暴虐性；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們的欺騙。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四濺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到也沒有人驚惶，大家反覺得只有這一刻時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樣，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頤向上點着作招呼，意思是說：羊兒瘋又發作了。

他們把冰塊收拾了，把失了意識的秦始皇扶着，不一會也就渡過了黃河。

平常每發作一次，大抵只有得兩刻工夫便可以恢復，恢復之後就和一覺醒來的一樣，到也沒有什麼異狀，然而這回的發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更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轉來，醒後總是嘔吐，訴說着頭痛暈眩，發燒。

同路當然是有一批御醫的。那些驅鬼的醫生，甲走來講了一篇陰陽五行，乙走來講了一篇大魚爲祟，丙要治標，丁要治本，鬧得一個烏烟瘴氣，但他們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來調治，不要再趕着歸路。然而秦始皇却没有聽他們的話，他命宦官者們把他扶上了溫涼車，叫一行人兼程地前進，從此以後他就沒有下過車來一步了。

他睡在車上被搖動着，頭愈痛得劇烈，嘔吐愈見地頻繁，熱候愈見地增高，他自己感覺到了這一次會再沒有命活，以剛復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淚來。說也奇怪，這眼淚似乎發潤了他那橫暴的良心，竟有類似懺悔的相念在痛得要命的腦筋中徂徠起來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殘疾的不值半文錢的庸人，我全靠我父親的本領得到

了秦人的基業，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位的時候僅僅十三歲，不是有我父親做了幾年的相邦！^(註三)招集了天下的賢士，充足了秦國的兵食，我那兒就能夠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親自己毒死了！

(註三) 相邦即相國，因漢人避劉邦的諱，才改邦為國。

他這時的心目中的父親便是他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是他在即位後的第十二年上所賜死了的。死後已經二十五年，他偶偶也有想到他來的時候，但總是懷着怨恨，覺得他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惡人，殺了他的母親，還想篡他的王位。這回這樣地懷起了他的恩德來，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親本來是我父親的愛人，是有權勢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莊襄王）替他奪了的。父親後來又要和母親發生關係，這本來是正常的，我為甚麼要妨害他們，甚且把我兩個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拋出宮墻外碰死了？可憐還有那位嫪毐，他本來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為不好說那兩位兄弟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便誣枉着他，硬說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殺了，還運累了好些人。……：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毀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幾個人，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連我左右的人幾時要謀害我都是難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嗎？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後便國破家亡嗎？我的統制的效果是在那裏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譁陰陽五行神仙妖異的方士，他們成羣結黨的來欺騙我。……最混蛋的是那個李斯，焚書坑儒這兩項亙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幹的，幹了的罪名變得我來承擔，而他自己仍然帶着一個周公孔子的面孔。媽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條大黃瓜啦！……

——假使我的父親（呂不韋）不死，他是絕不會讓我做出那兩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幾年我也不會幹出那樣的蠢事，贏得一個千秋萬歲的罵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任罵我；我一死，天下便會動亂起來，千秋萬歲後的人也都會罵我。我相信千秋萬歲後決不會再有我這樣的一個傻瓜，來幹統制思想的這樣的蠢事。媽的，天

下的害你那裏燒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里活埋得完呢？就燒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麼？你樂得做一羣鬼方士們的傀儡！呵，媽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麼沒有叫他早死？媽的，我彘狗不如的呂政，我怎麼沒早死幾年呢？

——李斯那東西，他勾結起一些方士來騙我，裝着一個忠誠的樣子，誰知道他懷的是什麼鬼胎，我的大兒扶蘇早就勸我疏遠他但我反聽了他的話把扶蘇遣去戍邊去了，把蒙恬疏遠了起來，十幾年都沒有讓他回朝。在二十幾年前還殺死了一位偉大的學者韓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媽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離開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羣狗黨，我現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們是在幹些什麼鬼事呢？

本來人在患着熱症的時候，大抵是要起一種喜坡吶屈里亞(Kyphoiditis)的現象的，便。神經過敏，過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覺得是死到了臨頭的一樣。秦始皇睡在濕涼車中，在他有熱候的腦子裏所往來着的這些想念，要說是和這種現象相當也未嘗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確是很沉重。看他前後可起的徵候，很可

以安心地下一個微斷：是「結核性的腦膜炎」(Tuberculous meningitis)。他在這遊的途中早就消復得很厲害，血色也不好，時常便閉，特別是睡眠不能安穩，時常夢見些海產的怪獸怪魚來和他打戰。結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來是不健全的腦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時候又有羊兒瘋的發作，而頭又跌打在了青銅冰鏡上，大腦與腦膜和前頭骨生了衝擊，結核菌向威勢乘著這外傷便突然地急進了起來。這是不治的病，大約在兩三禮拜之內便要死，秦始皇帝實在是得到這死的預感了。

在頭一兩天，熱度雖然高，但意識還清醒，李斯趙高等雖然屢次勸他息下來在途中將養。但他沒有聽從他們的話，他仍然是叫人兼程前進，連夜間都不準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趕到咸陽把扶蘇召回來付以後事。他曉得扶蘇一回來，一定是要除去李斯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識便有點昏蒙起來了。他更預感到他會趕不到咸陽便要丟命。他便背問了人，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木簡的手詔給他的長子扶蘇：

「朕巡天下諸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不幸歸途疾發，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運丞相李斯都沒有讓他知道。只叫管符璽事的趙高把木簡拴好了，蓋上了封泥，趕快專使送到上郡去。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於昏睡狀態裏去了。

熱度照常是高，在車上滾滾滾去地睡不安穩，頸子是硬直着的，牙齒不斷地錚着，兩個膝拐彎起來總是沒有拉直過。殺人如麻，威加海內的這位混世大魔王，到了這田地也委實可憐。他時而好像安靜得一下，但時而又突然發出嚙語來。

——父親，父親，你饒了我，你饒了我。……啊。燕太子丹，荊軻，田將軍，你們把頭首頂在你的頸上去罷，不要那樣駭人。……兩位小兄弟，你們口裏爲甚麼流血？啊，鼻孔裏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憐的，是誰把你們打傷了？啊，你們的腦袋子是破了的，腦漿子也在流啊，怪可憐的。你們……你們不要一次那樣多的人湧來打我啦，哦，你們有四百六十幾個！……你們怪不得我，你們去找李斯，你們去找李斯。……你們要放火？要燒阿房宮？要燒死我？趕快把你們手中燃著的竹簡息掉罷，那不是書嗎？……你們怎樣要拿來燒了？那不是書嗎？……像這樣沒有連絡的一些嚙語，使一些親幸的宦者們個個害怕不願意和他同車。

在第四天上他們率性各自乘幾乘了車在前後左右跟着，讓秦始皇一個人在那濕涼車裏癱着。

秦始皇就這樣在半死半活的狀態中被人遺棄着的時候，他所須破着的陰謀在李斯趙高之間却活躍了起來。趙高把始皇寫給扶蘇的手詔扼着沒有發出，他主張擁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來，把那詔書的內容完全改換了。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毫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他們在這通假詔上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不致秦人連「正」字都要避諱，正月是改稱「端月」，他們却用了「匡正」這個動詞，故意來犯諱，表示是秦始皇自己口氣。使扶蘇和蒙恬不得懷疑。他們把詔書改了，但也不敢立地發出，怕的秦始皇一會恢復轉來。他們照常是晝夜兼程着，在晝間要打問的時候，總要去秦

始皇一次。起初看見他時常在癱瘓的狀態中，但到第五天來呈出了麻痺狀態了。身體的癱瘓和了下來，嚶語不發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癱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點不整的氣息之外，和一條死屍全無差別。烏鴉對於屍臭特別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幾天它們早就要聞着。每逢秦始皇的溫涼車一停，總和李斯趙高要來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樣，烏鴉也時而飛來在他的車頂上盤旋。烏鴉的叫聲和李斯們心中的笑聲是唱和着的。

就這樣在第五天的夜裏趕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大家都過得很疲乏了，以為縱橫秦始皇是沒有知覺的，便不約而同地主張在沙丘過夜。

在沙丘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趙高兩人跑去把溫涼車打開來，看見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麼時候早已經硬得來和石頭一樣了。

結核性的腦膜炎論理是要支持三兩禮拜的，但秦始皇為什麼那樣早死了，除胡亥一個人而外，連李斯趙高都不知道。不用說當時也沒有人驗屍，自然更不說到屍體解剖。假如是在現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發現出秦始皇的右耳裏面有一條三寸長

的
鐵釘
的。

(一九三五，九，二四。)

毀滅

郭源新

從三山街蔡益所書坊回家，阮大鹹滿心高興，闊步跨進他的圖書凌亂的書齋，把矮而胖的身子，自己堆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深深吐了一口氣，用手理了理滾而長的大鬍子，彷彿辦妥了一件極重要的大事似的，滿臉是得意之色。

隨手拿了一本宋本的李義山集來看，看不了幾行，又隨手拋在書桌上了。心底還留着些興奮的情緒，未曾散盡。

積年的怨氣和仇恨，總算一旦消淨淨盡了。陳定生，那個瘦長個兒的書生，帶着蒼白的臉，顫抖的聲音，一手攀着他的轎轎，氣呼呼的叫道：「爲什麼……爲什

麼……要捉我們？」

吳次尾，那個胖胖的滿臉紅光的人，却急得半句話都說不出，張口結舌的站在那裏。而華貴的公子哥兒，侯朝宗，也把一手擋着轎夫的前進，張大了雙眼，激動地叫道：

「這是怎麼說的？我剛來訪友……而什麼牽到我身上來？」

用手理理他那濃而長的大鬍子，他裝做嚴冷的樣子，理也不理他們，祇吩咐蔡益所和坊長道：「這幾個人交給你們看着，一會兒校尉便來的。跑掉一個，問你們要人！」一面揮着手命令轎夫快走。四個壯健的漢子，脚下用一用勁，便擺脫了書生們的攔阻直闖前去，把顛抖而驚駭的寫字留在後面，轉一個灣，就連這些聲音也聽不見了。

大鉞心裏在匿笑，臉上却還是冰冷冷的，一絲笑容都沒有。要回家笑個痛快！他坐在轎裏，幾次要回頭望望，那幾個書呆子究竟怎麼個驚嚇的樣子，却礙於大員的體統，不好向轎後看。

「這些小子們也有今日！」他痛快得像咒詛又像歡呼的默語道。

他改到自己的偉大和有權力；第一次把陳年積月的自卑的黑塵掃除開去。

他曾經那樣卑屈的求交於那班人，却都被冷峻的拒絕了。門戶之見，竟這樣的顛撲不破！而不料，一朝權在手，他們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書生到底值得幾文錢！祇會說大話，開空口，枉自裝大。臨到利害關頭，却也一般的驚惶失色，無可奈何！

爲了他們的不中用，更顯得自己的有權力，偉大，和手段的潑辣。「好說是不中用的。總得給他們些手段看看，」而權力是那末可愛的東西啊。怪不得人家把握住她，總不肯放手！

丁祭時候的受辱，信戲時候的挨罵，求交於侯方域時的狼狽，想起來便似一塊重鉛的錘子壓在心頭。

咬緊了牙齒，想來尚有餘恨！那些小子們，自命爲名士，清流，好不氣焰逼人。直把人逼到無縫可鑽入的窘狀裏去。「也有今日！」他自言自語，把拳頭狠狠的

聚了一下書桌，用力太重了，不覺得把自己的拳頭打痛。

「無毒不丈夫，」他把心一橫，也顧不得什麼輿論，什麼良知了。誰叫他們那些小子們從前那樣的不給人留餘地，今天他也不必給他們留什麼餘地了。

「還是這樣辦好！一不做，二不休，」他坐在那裏沈吟。自語道。「把他們算個周總，雷演排黨羽裏去！」

他明白馬士英是怎樣的害怕周、雷，皇上是怎樣的痛恨周、雷。一加上周、雷的黨羽之名便是一個死。

他站了起來，矮胖的身軀在書齋裏很艱難的挪動着。

窗外的桃花正在盛開，一片的紅，映得雪亮的書齋都有些紅光在浮泛着。他的黃澄澄的圓胖的多油的臉上，也泛上來一層紅的喜色。

他親手培植的幾盆小盆松，栽在古銅鉢裏，是那樣的頑健蒼翠，有若主人般的得時發嶺。

「德家大人」在家麼？——一陣急促的鳥靴聲在天井傍遊廊裏踏響着。

「在書齋裏呢，楊大人？」書童抱琴說道：

大鏡從自得的得意的迷惘裏醒了轉來。

「哈，哈，哈，我正說着龍友今天怎麼還不來，你便應聲而來；巧極，巧極，請進，請進。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隨時準備好了的笑聲，宏亮的脫口而出。

但一看楊文聰的氣急敗壞的神色，却把他的高興當頭打回去，像一陣雷雨把滿樹的蓓蕾都打折了一般。

「時局有點不妙！您聽見什麼風聲麼，圓老？」文聰張皇無措的說道。

「大鏡的心臟像從腔膛裏跳出，跑進了冰水裏一樣，一陣的涼麻。」

「出了什麼事，龍友？出了什麼事？我一點還不知道呢。」他有點氣促的說。文聰坐了下來，鎖定了他自己。太陽光帶進了的桃花的紅影，正射在他金絲縐圓鵝的白緞袍上。

「時局是糟透了！」他嘆息道，「我輩真不知死所！難道再要演一次被髮左袵的慘劇麼？我是打定了主意的。圓老，您有什麼救國的方略？」

大誠着急道：「到底是什麼事呢，龍友？時局呢，果然是糟透了，但我想：」
底下是要說「小朝廷的大臣恐怕是拿得穩做下去的吧」的話，爲了新參預了朝廷大計，不像前月那末可以自由閒評的了，不得不自己矜持着，放出大臣的體態來，這句放肆的無忌憚的話，已到了口邊，便又縮了回去。

「恐怕這小朝廷有些不穩呢，」龍友隱聲的說道。

「難道兵部方面得到什麼特別危急的情報麼？」

龍友點點頭。

大誠的心肺似大鼓般的重重的被擊了一記。

「大事不可爲矣！我們也該拿出點主張來。」

「到底是什麼事呢？快說出來吧。等會兒再商量。」大誠有點不能忍耐。

「十萬火急的軍報說，——我剛才在兵部接到的，已經差人飛報馬公了——中

原方面要有個大變，大變！唉，唉，龍友有點激昂起來，清癯的臉龐，顯得更瘦削了，「軍將們實在太不可靠了，他們平日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一旦有了事，就一個也不可靠，都只顧自家利益，辜負朝廷耽誤國事。唉，唉，武將如此，我輩文臣真是不知死所了！」

「難道高傑又出了什麼花樣麼？他是史可法信任的人，難道竟獻河給北廷了麼？」大斌有點驚惶，但也似在意料之中，神色還鎮定。

「不，高傑死了！一世梟雄，落得這般的下場！」

「是怎樣死的呢？」大斌定了心，反覺得有點舒暢，像拔去一堆礙道的荊棘。高傑是黨於史可法的。南都的主事者們對於他都有三分的忌憚。

「是被許定國殺的，」龍友道。「高傑一到了開洛，自負是宿將，就目中無人起來，要想把許定國的軍隊吞過去，給他自己帶。定國却暗地裏和北兵勾結好，表面上對高傑恭順無比，却把他騙到一個宴會裏，下手將他和幾個重要將官都殺了。高傑的部下，散去的一半，歸降許定國的一半。如今聽說定國已拜表北庭，請兵渡

河，不久就要南下了！圓老，您想這局而怎麼補救呢？這時候還有誰能夠阻擋？先帝信任的宿將，祇存左良玉和濟得助了。得功部下貧戀揚州的繁華，怎肯北上禦敵？良玉，是擁衆數十萬，當武，漢四戰之區，獨力防圍，又怎能東向關、洛出發？

大賊慢條斯理的撫弄着他領下的大把沒鬚，沈吟未語，心裏已大爲安定，沒有剛才那末惶惶然了。

「我看的大勢還不至全然無望。許定國和北庭那邊，都可以設法疏解。我們正遣左懋第到北庭去修好，還可以用緩兵之計。先安內患，將來再和強隣算賬，也不爲遲。至於對許定國，只可加以撫慰，萬不可操切從事。該極力柔懷他，不使他爲北庭所用。這我有個成算在……」

書童抱琴闖了進來，說道：「爺，馬府的許大爺要見，現在門外等。」

龍友就站了起來，說：「小弟告辭，先走一步。」

大賊送了他出去。一陣風來，吹落無數桃花瓣，飄緜得遍地豔紅。襯着碧綠的

蒼苔砌草，越顯得淒楚可憐。詩人的龍友，向來是最關懷花開花落的，今天却熟視無睹的走過去了。

三

「究竟這事怎麼辦法呢？殺了防河的大將，罪名不細。如果不重重懲法，怎麼好整飭軍紀？」馬士英打着官話道。

馬府的太客廳裏，地下鋪着美麗奪目的厚氈，向南的窗戶都打開了，讓太陽光晒進來。幾個幕客和阮大鍼坐在那裏，身子都半浸在朝陽的金光裏。

「這事必得嚴辦，而且也得雪一雪高將軍的沈冤。」一個幕客道。

「實在，將官們在外面鬧得太不成體統了；中央的軍令竟有些行不動。必得趁這回大加整飭一番。」

「我也是這個意思，」士英道，「不過操之過急，許定國也許便要叛變。聽說他已經和北庭有些聯絡了。」

大家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

沈默了好久。圖案似的窗外樹影，很清晰的射在厚氈上，地氈上原有的花紋都被攪亂。

「如果出兵去討伐他呢，有誰可以派遣的？有了委人，也就可使他兼負防河的大責。」士英道。

「這責任太大了，非老先自行不可。但老先生現負着拱衛南都的大任，又怎能輕身北上呢？必得一個有威望的大臣宿將去才好。」一個幕客道。

「史閣部怎樣呢？」士英道。

「他現駐在揚州，總督兩淮諸將，論理是可以請他北上的。但去年六月間高傑和黃得功，劉良佐諸將爭奪揚州，演出怪劇，他身爲主帥，竟一籌莫展，現在又怎能當此大任呢？況且，黃、劉輩也未必肯捨棄安樂的揚州，向貧苦的北地？」大幕客侃侃而談起來。

「那末左良玉呢，可否請他移師東向？」一位新來的不知南都政局的幕客說。

大賊和士英交換了一個疑懼的眼色。原來左良玉這個名字，在他們心上是個很大的威脅。紛紛藉藉的傳言，說是王之明就是故太子，現被馬，阮所囚，左良玉有舉兵向江南肅清君側之說。這半個月來，他們二人正在苦思焦慮要設法消弭這西部的理的大患，如今這話正觸動他們的心病。

但立刻，大賊便幾乎帶着阿諛口氣，大聲說道，「這更不可能！左良玉狼子野心舉止不可測度。他擁衆至五十萬，流賊歸降的居其多數。中央軍令。他往往發之不理。外邊的謠言，不正在說他要就食江南麼？這一個調遣令，却正給他一個移師東向的口實！」

「着呀！」士英點頭道，「左良玉，是萬不可遣動的。何況閩道猶熾，張獻忠雖熟伏四川，亦眷眷不忘中土，這一支重兵，是決然不能從武漢移調開去的。」

沈默的空氣又瀰漫了全廳。

這問題是意外的嚴重。

「圓海，你必定有石全之策，何妨說出來呢？」士英，隔了一會，向大賊提示

說。

大減低了頭，在在地懸上樹影的擺動，外面正吹過一陣不小的春風。

理了理領下的大邊疆，他徐徐說道：「論理呢。這事必得秉公嚴辦一下，方可使悍騎兵知有朝廷法度。但時勢如此，雖有聖人，也決不能一下挽回這積重難返的結習。而況急則生變，徒然使北庭有所藉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是抓住許定國，不放他北走。必須用種種方法羈縻住他，使他安心，不生猜忌。所以必得趕快派人北上去疏解，去撫慰他，一面趕早下詔安撫他的軍心，運了必然生變！目前正是用人之際，也顧不得什麼威信什麼綱紀了。」

「但他仇殺高傑的事怎麼辯解呢？」士英道。

「那也不難。高傑驕悍不法，爲衆所知。他久已孤立無援，決不會有人爲他報復的。我們只消小施詭計，便可面面俱到了。就說高傑剋扣軍餉，士卒譁變。他不幸爲部下所殺。還虧得許定國撫輯其衆，未生大變。就不妨藉此獎賞他一番，一面虛張聲勢，說要出重賞以求剿殺高某的賊人，借此掩飾外人耳目。這樣，定國必定

感激恩帥，爲我所用了。」

「此計大妙！此計大妙！」士英微笑點頭稱贊道。彷彿一天的愁雲便從此消散盡淨一般。一究竟國壽是成竹在胸，真不愧智囊之目！」說著一隻肥胖紅潤的大手，連連撫拍大鏡的肩膀。

大鏡覺得有些忸怩，但立刻便又坦然了，當即呵呵大笑道，「事如有成，還是托恩帥的鴻福！」

四

但許定國並不會受到南朝的籠絡。他早已向北廷遞款迎降，將黃河險巖雙手捧到清國攝政王的面前了。關外的十萬精悍鐵騎，早已浩浩蕩蕩，渡河而過，正在等待時機，要南向兩淮進發。

「真想不到許定國竟會投北呢！」士英，蹙額皺眉的說，「總怪我們走差了一着。當初不教高傑去防河，此事便不會有；高、許不爭帥，此事也不會有。……」

「不是我說句下井投石的話，這事全壞在高傑之手！高傑不北上防河，許定國是決不會激叛的。」大賊苦着臉說，長鬍子的尖端，被拉得更起勁。本來還想說，再該歸咎於史可法的舉薦失人，但一轉念之間，終於把這話咽下去。

彼此都皺着眉頭坐在那裏相對無言。樹影在地盤上移動，大宣爐裏一爐好香的煙氣，轟轟不斷的上升。東面的壁衣浴在太陽光裏，上面附着的金碧錦繡，反射出耀目的光彩。中堂掛着的一幅宋徽宗的墨龍，張牙舞爪的像要飛舞下來。西壁是一幅馬和之的山水，那稱細縷柔和的筆觸，直欲凸出絹面來，令人忘記了是坐在京市的宅院裏。

但一切都不會使坐在那裏的人們發生興趣。切身的焦慮攔住了他們的心，不斷地在嚼，在咬，在啃。

這蠻族的南侵，破壞了他們的優遊華貴的生活，是無疑的。許定國的獻河，至少會激起北廷乘機解決南郡的怒火。定國對於南郡的兵力和一切弱點是瞭若指掌的。他知道怎樣為自己的地位打算，怎樣可以保全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馬士英他們呢

，當然也身家之念更重於國家的興亡。但他們的一切享受，究竟是仗傍南朝而有的。南朝一旦傾覆，他們還不要像失羣的雁或失水的魚一般成着狼狽麼？

於是，將怎樣保全這個小朝廷，也就是將怎樣保全他們自己的身家的念頭，橫梗在他們心上。

「圓海，那策既行不通，你還有何策呢？」

大絀在硬木大椅上，挪動了一下圓胖的身體，遲遲疑疑的答道：「那，那，那，待下官仔細想一想……除了用緩兵之計，穩住了北廷的兵馬之外，是別無他策的了。無論答應他們什麼條件都可以。祇要北兵不渡淮。從前石昏拿嚴雲之地給梁丹，宋朝歲奉巨幣賂遼金，都無非不欲因小而失大，情願忍痛一時，保全實力，徐圖後舉的。」這迂闊之論，只算得他的無語可答的回答，連他自己也不知在說什麼的。

「但是北廷的兵馬，怎麼就肯中止關、洛不再南下呢？我們再能給他們什麼利益呢，現在是北京中原都已去的了？」士英道。

大絀沈吟不語，只不住的撫摸濃鬚，摸得一根根油光烏黑。

「只有一個最後的希望：北廷能夠知足而止，能夠以理折服。左懋第的口才，能夠感動北軍中大將，也未可知，但這却要看天意，非人力所能爲了。」此時這種希望的影子，還像金色綠色紫色的琉璃宮瓦在太陽光中閃爍搖曳那樣的，捉摸不定。

「也祇有盡人事以聽天命的了！」大鉞嘆息道。

濃濃的陰影爬在每個人的心上，飄搖的不知自己置身何所，更不知明天要變成怎樣一個局面祇有極微渺的一星星希望，像天色將明時油燈裏的殘燼似的一映一映地跳動。

突然的，一陣沈重的足步聲急促從外面來，一個門役報告道：「史閣部大人在門口了，說有機密大事立刻要見恩帥！」

廳中的空氣立刻感得壓迫嚴重起來。

「圓海，你到我書齋裏先坐一會兒吧。我們還有事要細談。也許今夜便在這裏作竟夜談，不必走了。」士英吩咐道。

大鉞連連的叫答應，退入廳後去。

五

「糟了！糟了！」士英一進了書齋，便跌足的叫道，臉色灰敗的如死一般。

大賊不敢問他什麼，但知道史閣部帶來的必是極嚴重的消息。眼前一陣烏黑，顯見得是凶多吉少。胸膛裏空洞洞的，霎時間富貴榮華，仇親恩怨都似雪獅子見了火一般，化作了一灘清水。

「圓海，七英坐了下來叫道：「什麼都完結了！北兵是旦暮之間就要南下的！許定國做了先鋒，這罪該萬死的逆賊！還有誰擋得住他呢？史可法自告奮勇，要去防守兩淮。但黃得功和二劉的兵馬怎麼可禁？怎麼敵得住北兵正盛的聲勢？我們都要完了吧！」像空虛了一切似的聞然的頹喪。

沈重而窒塞的沈默和空虛！銅壺裏的滴漏聲都可以聽得見。階下有兩個書童在那裏聽候使喚。他們也沈靜得像一對泥人。但呼吸和心臟的搏動聲規律地從碧窗紗裏送進來。

太陽光的金影還在西牆頭，未曾爬過去。但一隻早出的蝙蝠已經燕子一般輕快的在階前拍翼了。

「我們的能力已經用盡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大賊淒然的嘆道，那黃胖的圍臉，對上了不一道道愈苦痕，活像一個被斬下來裝在小木籠裏的首級。「依我說，除了緩兵或乾脆迎降之外，實在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迎降」這兩個大字很響亮的從大賊的口中發出，他自己也奇怪，素來是謹慎小心的自己，怎麼竟會把這可怕的兩個字，脫口而出！

「說來呢，小朝廷也實在無可依戀了，」士英也披肝瀝胆的說道，「我們的敵人是那末多。就是南朝站得住，我們的富貴也豈能永保？史可法，黃得功，左良玉，他們有實力的人，個個是反對我們的。我只仗着那枝京師拱衛軍，你是知道的，那些小將官如何中得用？十個兵的餉額，倒被吞去了七個。乾脆是沒有辦法的！」他低了聲，「四海，你我說句肺腑話吧，祇要身家財產能夠保得住，便歸了北也沒有什麼。那勞什子的什麼官，我也不想做下去了。」

大誠心裏一陣的明亮，漸漸的又有了生氣。「不是麼，恩帥？敵是敵不過的，枉送了許多人的性命，好不作孽！」「識時勢者爲俊傑，」我聽見史可程說過——他剛從北邊來。你老見過他麼？」——

士英搖搖頭道：「不會。但聽說，史可法當他是漢奸，上了本，說什麼『大義滅親，』自行舉發，要辦他個重重的罪呢。但皇上總礙着可法的面子，不好認真辦他，只把他拘禁在家，用一個養母終老的名義，前事一字不提了。」

「可還不是那末一套，不過可程倒是個可親近的人，沒有他哥的那股傻八輪東的勁兒。他和我說起過，閻賊進了京師，鬧得鷄犬不甯，要不是他老太爺從前一個奴才做了老閻的親信，他也幾乎不免。有錢的國戚大僚，沒有一個不被搜括干淨的，還受了百般的難堪的刑罰，什麼都給抬了去。但說北兵却厚道，有紀律，進了城，首先便禁止擄掠。殺了好久乘風打劫的土棍。有洪老在那邊呢，凡事都做得主。過幾天，就要改葬先帝，恢復舊官的產業，發還府第了。人家是王者之師，可說是市井不驚，秋毫無擾，那軍像閻賊們那麼暴亂的？我當初不大信他的話？但有一個

舍親，在京做部曹的，也南來了，同他說的絲毫無二。這說是，南北來往可以無阻，並不查禁京官回籍的，「放低了聲音，」確是王者之師呢。周府被圍賊奪去了的財物，查明了。也都發回了。難道天意真是屬於北廷了！」說至此聲音更低，兩個頭也幾乎碰在一處。「聽說北方有種種，吉祥的徵兆呢。洪老師那邊，小弟有熟人；他對小弟也甚有恩意。倒不妨先去聯絡聯絡。」

士英嘆了一口氣道：「論理呢，這小朝廷是我們手創的，那有不與共存亡之理？但時勢至此，也顧不得了，「孺子可保則保之。」要是天意不順的話，也祇好出於那一途了。」又放低了聲音，俯着大誠的耳邊，說道：「洪老那邊，倒要仗吾兄爲弟開照一下。」

大誠點點頭，不說什麼。他向來對士英是卑躬屈節慣了的，不知怎樣，他今天的地位却有些特別。在馬府裏，雖是心腹，也向來都以幕僚看待，今天他却像成了士英的同列人了。

「要能如此，弟固不失爲富家翁，兄也穩穩還在文學侍從之列，」士英呵呵大

笑的拿這預言做結束。

桌邊，滿是書箱，楠木打成的。箱裏的古書，大都是很熟悉的，無不是珍秘的鈔本，宋元刻本。他最愛那宋刻的唐人小集：那麼舊美的筆劃，恰好和那清逸的詩篇相配稱。一翻開來便值得心醉。士英也怪喜愛軸。還有世綵堂摹刻的幾部書，字是銀鈎鐵畫，紙是那麼潔白無纖塵地上放着一個小方箱，是士英近幾天才得到的一部淮海詩詞集。箱頂上放一列小箱。是宋拓的古帖。兩個大立櫃，放在地上，佔了書齋的三之一的地盤。那裏面是許多唐宋名家的字畫。地上的一個哥窯的大口圓瓶，隨意插放着幾軸小幅山水花卉。隨手取一卷來打開，却是倪雲林畫的學石小松。

窗外是蓬蓬鬱鬱的奇花異木，以及玲瓏剔透的怪石奇峯。月亮從東邊剛上來，還帶着些未清醒的黃暈。一支白梨花，正橫在簾前，那花影被月光帶映在栗色的大梨木書桌上，怪有丰致的。

大誠他自己家裏，也正充斥着這一切不能捨棄的圖書珍玩。他總得設法保全它

們。這是先民的精靈所繫的呢！要是一旦由他們失却，那罪孽豈能贖嗎？單爲了這保全文化的責任，他們也得籌個萬全之策。

那一夜，他們倆密談到鷄鳴；書童們在廊下磕睡，被喚醒添香換茶，不止兩三次。

六

「恩帥，聽見外邊的謠言了麼？風聲不大好呢，還是針對着我們兩個發的！但北廷方面倒反而像沒有什麼警報了。」大校倉倉皇皇的闖了進來，就不轉氣的連說了這一大套。

仕英臉色焦黃，像已嚇破了胆，一點主意也沒有。他顫抖的說道：「不是謠言，是實在的事。但怎麼辦呢，圓海？這可利害呢。不比北兵！北兵過了河，就停頓在那裏了，一時不至於南下。我見到那人的檄文呢，上面的話可利害。」

隨手從栗色花梨木大書桌上的亂紙堆裏檢出一份檄文遞給大校。

「大統帥簡直變了色。」這是從那裏說起？國勢危急到這地步，還要自己火併嗎

「

「不是火併，圓海，他說的是清君側呢。」放低了聲音。「盡有人同情他呢。你知道，我的兵是沒法和他抵抗的。他這一來，是浩浩蕩蕩的奔向東南沿江而下，怎樣辦呢？聽說有十幾萬人馬呢。圓海，你得想一個法子。否則，我們都是沒命的了！共富貴的儘有人，共患難的可難說了！」士英大有感慨的嘆道。

大誠臉上也現着從未會有的憂鬱，黃胖的臉，更是焦黃得可怕，坐在那裏，老撫摸自己的鬍子，一聲不響。

他眼望着壁上的畫軸，却實在空茫茫的一無所見。他想前想後，一肚子悶氣，覺得誤會他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又何曾作過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孽！為什麼有這許多人站在那裏反對他？至於馬士英，他是當朝掌管生殺大權的，他自己為什麼也被打入他的一行列裏去？心裏有點後悔，但更甚的是懊喪。馬，阮這兩個姓聯在一處，便成了咒詛的目的。這怨尤是因何招來的呢？他自己也不大明白！……心裏只覺

得刺痛，彷彿立在絕壁之下，斷斷不能退縮，還是橫一橫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總得反抗！什麼國家，什麼民族，他都可犧牲，都不顧慮！但他不得不保護自己，決不能讓仇人們佔了上風……不，不能的！他阮鬍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也還有幾分急智幹才可以用。他總得自救，他斷不退縮！

祇在那一剎那間，他便打定了主意：絕對不能退，退一步，便退入陷阱裏去。幹不退却！他狠狠的摸着自己的鬍子，彷彿那鬍子被拉得急了，便會替他想出什麼却敵的妙計來似的。

室中沉寂得連自己心肺的搏動也清晰可聞。士英知道他在探謀默策，便不去打擾他，只把眼光釘在窗外。一陣陣的幽香從窗口噴射進來。新近有人從福建送了半幾盆絕品的素心蘭給他，栽在綠地白花的古瓷的方盆裏。他很喜愛它們，有十幾箭枝葉生得直挺入畫。正請了幾個門下的畫師在布稿。預備刊一部圖譜。牆角的幾株高到齊膝的芭蕉，把濃綠直送入窗邊。滿滿的一樹梨花，似雪點般的稠密，正在

廢放。太陽光是那麼可愛的遍地照射着。幾隻大鳳蝶，帶着新妍斑斕的一雙大粉，窺那裏自在的飛。一口漢代的大銅瓶裏，插着幾朵紫紅色牡丹花，朵朵大如果盆，正放在書桌上。古玩架上，一個柴窯的磁碗裏，正養着一隻綠毛小龜，那背上的綠毛，細長纖直，鮮翠可愛，一點沒有曲折，也沒有一點污穢的雜物夾雜在裏面。白色的唐磁小鉢裏，栽着一株小盆松，高僅及三寸，而蟠悍之勢，却似冲天的大木。一個胭脂色的玉碗，說是太真的遺物，擺設在一隻大白玉瓶旁邊，那瓶裏插的是幾枝硃紅耀眼的大珊瑚。

老釘在這些清玩的器物上，士英明眼光有些酸溜溜的；在這樣的好天氣，好春景裏，難道竟要和這一切的珍品一旦告別麼？辛苦了一世的收藏，竟將一旦屬之於他人麼？萬端的愁緒，萬種的依回；而前月新娶的侍姬阿嬌，又那麼的婉轉依人，嬌媚可喜……難道也將從他身傍眼睜睜看人奪去麼？

他有些不服，決計要和這不幸的運命抗爭到底。但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他是明白他自己和他的軍隊的。他知道這一年來，當朝執政的結果是結下了多少的死活

冤家。左良玉的軍隊一到南京，他就決然無幸，比錢劬書上的文字還要確定的。左軍向江南移動的目的，一面說是就食，一面却是剷除他和大鈹。他想不出絲毫抵抗的辦法。他心裏充滿着顛喪，顧惜，依戀，恐怖的情緒。……遲之又久，他竟想到向北逃亡……

「這一着可對了！」大鈹叫了起來，把士英從迷惘裏驚醒。

「有了什麼妙計了麼？」士英懶懶的問。

「這一着棋下得絕妙，若不中，我不許玩！」大鈹面有得色的說道。

士英隨着寬了幾分心，問道：「怎樣呢？聞海，如有什麼破我，我們斷不吝惜

。

「倒是要用幾文的，但不必多。」隨即放低了聲音說道，「這是可謂一箭雙鵰，我們設法勸誘黃得功撤了淮防的兵，叫他向西去抵抗左師。如今得功正以勤王報國自命，我們一面發他一份重餉，一面用御旨命令，他決沒有不去的。他決不敢抗命！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但我們却可保全一時。此計不怕不妥！若還得功攜

阻不住，那我還有一計，那得用詩人楊龍友了。」

「就派人去請龍友來！」

七

楊龍友爲了侯朝宗的獲捕，心裏很高興。蘇崑生到過他寓所好幾趟了，祇是懇切的求救於他。他知道這事非大就不能了，也曾跑到大就那裏去，却撲了一個空。

這兩天，西師的風聲很緊，他也知道。只得暫時放下了這條營救人的心腸。呆呆的坐在家裏發悶。要拿起筆來畫些什麼，但茫然若失的情緒却使他的筆觸成爲亂抹胡塗的情形，沒有一筆是自己滿意的。一賭氣，擲了筆不畫了。躺在炕床上，枕着妃色的軟墊，拿着一本蘇長公小品讀，却也讀不進什麼去。

他沒有什麼牽掛。他的愛妾，已會慷慨的和他說過，要有什麼不測，她是打算和他一同報國的。所不能忘情的，只有小小一批藏書和字畫。他雖然不能和阮

馬爭購什麼，在那裏面，却若實有些精品，都是他費了好些心血搜求來的。但那也是身外物……說拋却，便也不難拋却。

但終不能忘情……心裏只是慌慌的、空洞洞的。不知道在亂些什麼。

西師的趨向江南，他雖不怎樣重視；却未免爲國家擔憂。在這危急關頭，他誠心的不願看見自己兄弟的火併。而爲了和阮、馬的不淺的交誼，也有些不忍坐視他們一旦倒下去。

馬府請他的人來，這才打斷他的茫然的幻想。但還是迷迷糊糊的，像完全沒有睡醒。

「哈，哈，龍友，不請你竟絕迹不來呢！」士漢笑着說。「有要事要託你一辦。」

「這事非龍友不辦，只好全權奉託！」大鏡向他作了一個揖說。

龍友有點迷惘，一時說不出什麼來。

「你和侯朝宗不是很熟悉麼？」大鏡接着道。

龍友被觸動了心事，道：「不錯，侯朝宗，他的事我正要來託個老。昨天到府上去……」

大絀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都知道，那話可不必再提。已經吩咐他們立刻釋放他出來了。現在求你的是，託你向侯生一說，要他寫一信阻止左師的東向。他父親是左良玉的恩主。左某一生最信服他，敬重他的。侯生不妨冒托他父親的名義，作信給左某，指陳天下大勢以及國家危急之狀，叫他不要倡亂害國。這封信必要寫得暢達痛切，非侯生不辦。」

「朝宗肯寫這信麼？」龍友沉吟道。

「肯以大義，沒有不肯寫的。」大絀道。「你可告訴他，如今正是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再也談不到什麼恩怨親仇了。北廷屯兵於開、洛，其意莫測，闖賊餘衆尙盛，豈宜自己悶牆？朝廷決不咎左良玉既往之事，只要他肯退兵。侯生是有血性之人，一定肯寫這封信的。」

「爲了國家，」龍友悽然的說道，「我不顧老臉去勸他。死活叫他寫了這信就

是。」

「若呵」士英道，「龍友真不愧爲我們的患難交！」

「但全是爲國家計。國事危急至此，我們內部無論如何是不能再自動干戈的！在這一點上，我想，朝宗一定會和我們同意。」

「如果左師非來不可，我們也只得拱手奉讓，決不和他以兵戎相見，」大城虛僞的敷衍道。

士英道：「若呵。我們的國家是斷乎不宜再有內戰的了。我什麼都可以退讓，只要他們有辦法提出。我不是懸棧的人。我隨時都可以走，祇要有了替代人。」

「可不是，」大城道，「苟有利於國，我們是不惜犧牲一切的。但中樞不宜輕動。這是必要的！任他人有什麼批評，馬公是要盡心力維持到底的！」

龍友不說什麼，立了起來，說：「事不宜遲，我便到朝宗那邊去。」

八

侯朝宗冒他父親之名的信發出了，但信時，黃得功的那支兵馬也被調到江防。淮防完全虛了。史可法真帶着急，沒有再得力的軍隊可以填補。深怕清兵得了這個消息，乘虛撲了來。

而這時，密運已經很快的便瓦解了。左良玉中途病死，部下四散。南都的西顧之憂，已是不成問題。

馬、阮們心上落下了一大塊石頭。南都裏幾位盼着朝政有改革清明的一錢番的人，又都放了心。

秦淮河邊的人們，仍是歌舞沉酣，大家享受着，娛樂着。馬、阮心上好不痛快。便又故態復萌，橫征暴斂，報復冤仇，享受着這小朝廷的大臣們的最高權威。過一天，算一天。一點不担心什麼。

但，像黃何決了口似的，清廷的鐵騎，已經澎湃奔騰，疾馳南下，沒等到黃得功的回防。史可法和黃得功只好草草的在揚州近附佈了防。

經不起略重的一擊，黃得功第一戰便死於陣上，揚州被攻破，史可法投江自殺。

這噩耗傳到了南京立刻起了一陣極大的騷亂。城內，每天家家戶戶都在紛紛遷徙，搬東移西，像一桶的泥獸似的在絞亂着。已經有不逞的無賴子們在動亂，聲言要抄劫奸臣惡官們的家產，燒燬他們的房屋。

阮府、馬府的門下，不時，深夜有人去投石，在牆牆上貼及頭揭帖，說是定於某日來燒房，或是說，某日要來搶掠。

終日有兵隊在那裏防守，但兵士們的本身便是動亂份子裏的一部份。紀律和秩序，漸漸的維持不住。

一夕數驚，說是清兵已經水陸並進，沿江而來。官府貼了安民的大佈告，禁止遷居。但搬走的，逃到鄉僻去的，仍舊一天天的多起來，連城門口都被堵塞。

什麼樣的謠言都有。幾乎一天之內，總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可驚的又可喜的，時而恐慌，時而暫為寬懷。有的說，某處勅王兵已經到了。有的說，許定國原是詐降的，現在已經反正，並殺得清兵鼠竄北逃了。有的說，因了神兵助陣，某某義

軍大破北兵於某處。……但立刻，這一切喜訊便被證明爲僞造。北兵是一天天的走近了來。無人可抵擋。竟不設防，也竟無可調去設防的兵馬。他們如入無人之地，勦降撤文，雪片似的飛來，人心更爲之搖動。

「看這情形，在北軍沒到之前，城內會有一場大劫呢。潑皮們是那樣的騷動。」大賊坦心的說。

士英苦着臉，悄悄的道，「剛從宮裏出來，皇上有遷都之意，可還說不定向那裏遷。」

「可不是？向那裏遷呢？」

「總以逃出這座危城爲第一着，他們都在料理行裝。」

大賊還不想搬動。北兵入了城，他總以爲自己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我們怎麼辦呢？隨駕？留守？」士英向大賊談談。他是想借口隨駕回溜回家鄉去的。

「留守爲上。我們還有不少兵，聽說，江南的義軍，風起雲湧似的出來了，也

儘夠堅守一時。大賊好像不明白他意思似的說道。

士英走向他身傍，悄悄的道：「你，不知道麼？我的兵是根本發不住的。這兩天，他們已經混入潑皮隊裏去了。逃難人的箱籠被劫的已經不少。還有公然白晝入民房打劫的。誰都不敢過問。我不能維持這郡城的治安。……但北兵還不來……就在這幾天，我們得小心……剛才當差的來說，有人在貼揭帖，說要聚衆燒我們的宅。南京住不下去了，還以早走爲是。」

「難道幾天功夫都沒法維持麼？」

「沒有辦法。可慮的是，潑皮們竟勾結了隊伍要大幹。」

大賊也有點驚慌起來。想不到局面已糟到如此。

留居的計畫根本上搖動起來。

九

大賊回了家，抱琴哭喪着臉，給他一張揭帖。

「逼街點着呢，我們的緊壁上也有一張。說不定那一天會出事。您老人家得想想法子。」

「坊卒管什麼事的？讓這些潑皮們這樣胡鬧！」大鏡裝着威風，厲聲道。

「沒用，勸阻不了他們。五爺去阻止了他們一會，吃了一下老大的拳頭，嚇得連忙逃回家。」

「不會撕下的麼？沒用的東西！」

「撕不淨，逼街都是。早上剛從照壁撕下一張。鬼知道什麼時候又一張貼上去了。」

大鏡心頭有點冷：陰腔裏有點發空。他祇在齊齋裏低頭的走，很艱難的挪動他那矮短的胖腿。

「您老人家得打打主意，」門止的老當差，阮伍，所謂五爺的，氣呼呼的走進來叫道：「皇上的鸞駕已經出城門去了！」

「什麼？」大鏡吃驚的抬頭。「他們走了？」

「是的，馮府那邊也搬得一空了。小的剛才碰見他們那邊的馬具，他押着好幾十車行李說，馮爺騎着馬，在前邊走呢。」

他走前幾步，低聲的說：「稟老爺，得早早的打主意。城裏已經沒了主。剛才在大街上碰見一班不三不四的小潑皮，有我們的仇人王福在裏面，彷彿是會齊商量什麼似的，我只聽見「譚子院」的一句。王福見了我，向他們談談眼，便都不聲不響了。有點不妙，老爺。難道真應了揭帖上的話？」

大爺不說什麼，祇揮一揮手。阮伍退了出來。剛走到門口。

「站住，有話告訴你。」

阮伍連忙垂手站住了。

「叫他們後邊準備車輛。多預備些車輛。」

阮伍諾諾連聲的走去。

大爺是一心的忙亂，叫道：「抱琴，」他正站在自己的身傍，「你看這書齋裏有什麼該收拾收拾的。」

「奪呢？古玩呢？」

「都要！」

「怕一時歸着不好。」

「快些動手，叫醬書他們來幫你。」

「嘿！但是沒有箱子好放呢，您老人家。」

書齋裏實在太亂了，可帶走的東西太多，不知怎麼的揀選才好。

一大批他所愛的曲本，只好先拋棄下，那不是什麼難得的。但宋版的及精鈔的本子是都要隨身帶走的。還有他自己的寫作，未刻成的，那幾箱子的宋元的字畫，那些宋鑿，漢玉，周鼎古鏡，沒有一樣是捨棄得下的。他費了多少年的心力，培植得百十盆小盆景，沒有一盆肯放下。但怎麼能帶走呢？箱子備了不到五十只，都已裝滿着。

「有的東西，不會用氈子布匹來包裝麼？蠢才！」

但實在一時收拾不了；什都是丟不下的，但能夠隨身攜帶的實在太少了。收了

這件，捨不下那件，還得這物，捨棄不掉那物，忙亂了半天，還是一團糟。從前搜括的時候，只嫌其少，現在却又嫌其太多了。

「北兵得什麼時候到呢？」他忘形的問道。

「聽說，沿途搜殺黃軍，還得三五天才能進城。但安民告示已經有了。」抱琴道：「那上面還牽連爺，您老人家的事呢。」他無心的說。

「什麼？」大鏡的身子冷了半截。「怎麼說的？」的圓睜了雙眼，狼狽得像被綁出去處刑。

「說是什麼罪，小的不大清楚。只聽人說北兵是來打倒奸賊，平民倒懸的。倒有人想若要迎接他們哩。」

大賊鞭揮在一張太師椅上垂頭不語；他明白，自己是成了政爭的犧牲品了。衆矢之的，萬惡所歸。没法辯解，不能剖釋。最後的一條路，也極寒絕。

逃，匿姓隱名的逃到深山窮谷，只有這條路可走了。還須快。一遲疑，便要脫不得身。

掙扎起身子，精神發覺得多，匆匆向內宅跑去。

+

說是輕裝，不帶什麼，却也有十來車的行李。大賊他自己更換了破舊的衣服，戴着涼帽，騎着一匹快走的毛驢遠遠的離開車輛十幾步路，裝作平常逃難人似的走着。生怕有人注意，涼帽的簷幾乎遮到眉頭。

滿街上都是人，哄哄亂亂的在跑，在竄，在搬運，像沒有頭的蒼蠅似的，亂成一團，擠成一堆。幾個不三不四的惡少年，站在街上，暗暗的探望。

「前門出了劫案呢，不能走了！」一堆由南直往北奔，嘈雜雜的大嚷。

「搶的是誰？」

「馬士英那傢伙。有百十輛大車呢，滿是金銀珠寶全給土匪搶光了，只逃走了他。」

「痛快！天有眼晴！」途人禱告似的這樣說。

嚇得大鏡的車輛再不敢往南奔。回轉來，向西走。車輛人馬擠塞住了。好不容易才拐過灣來。

一陣火光，衝天而上。遠遠的有吶喊聲。

「哈，哈，」一個人帶笑的奔過，「馬士英家着火啦！」

大鏡感到一陣的暈眩，頭發裏嗡嗡作響。身子是麻木冰冷的。

他必定要同馬士英同運，這，在他是明瞭得像太陽光一般的。

火光更大，有黑灰滿街上飛。

「這是燒掉的綢緞布匹呢，那黑灰還帶着些綵紋，不會燒盡。」

又是一陣的更細的黑灰，飄飄拂拂的飛揚在天空。一張大的灰，還未化盡，在那裏蝴蝶似的慢慢的向下翻飛。大鏡在驢上一眼望過去，彷彿像是一條大龍的身段。

他明白那必是懸掛在中堂的那幅徽宗皇帝的墨龍遭到劫運了。

一陣心痛。有種說不出的淒涼意味。

吶喊的聲音遠遠的傳來。怕事的都躲在人家屋簷下，或走入冷巷裏去，商舖都

上了板門。大鏡也把毛驢帶入巷口。

無數的少年們在奔，在喊，像千軍萬馬的疾馳過去，有的鐵板似的臉，有的在笑，在罵，在打鬧，但都足不停步的奔。

「到禪榻子，阮家去啊！」

洪大的不斷的聲音這麼喊着，那羣衆的隊伍直向禪榻子那條巷奔去。

大鏡又感到一陣冷麻，知道自己的家是喪失定了。他的書齋裏，那一大批的詞曲，有不少秘本，原稿本，朋友屢次向他借鈔，而他吝嗇不給的，如今是，都將失去了。半生辛苦所培植的小盆景，……真堪痛心！乃竟將被無知的人一朝燬壞！唐宋古礎，還有那一大批的中國文獻所繫的宋元人的文集，以及國朝人的許多詩文集，只有他家最多，也竟將全部失去！文獻無徵！可怕的毀滅！他但願被搶去，被劫走，還可以保存在人間……但不該放一把火燒掉呵！……

「啊，不好，」他想起了：客廳裏掛的那幾幅趙孟頫類的馬，倪雲林的小景，文與可的竹，蘇東坡的墨蹟，都來不及取下。該死，他竟忘記了他們！如今也在劫數

之中！還有，還有，……一切的珍品，都逐一的在他腦裏顯現出來，彷彿都在那裏爭訴自己的不幸，在那裏責罵他這收藏者，辜負所託！

「但願被搶不可放火！」他呢喃的祈禱似的低念着萬一的希望！

又是隱約的一陣威哨聲，隨風送了過來。

「阿彌陀佛，」一個路人念着佛，「褲襠子阮家也燒了！」

大鉞嚇得一跳，抬起頭來，可不是，又是一支黑烟夾着火光，衝天而去。

眼前一陣烏黑幾乎墮下爐來。

「可惜給那小子走了！」巷口走過一個人說道。

「但他的行李車也給截留了。光光的一個身子，逃走也沒用。一生搜括，原只爲別人看管一時。做好臣那有好下場！」

大鉞這時才注意到，他的行李車輛，並不會跟他回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損失了。

一身的空虛，一心的空虛，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他癩癩癩癩的伏在爐上，慢慢

的走到水西門，不知走向什麼地方去的好。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寫畢

大澤鄉

茅盾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聲便又突然抬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入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夫銳，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啼。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成卒算是還能夠晒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糊顛頂軍官的唯一的路。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頂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

們的祖父却是當年鉄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薛，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奪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鞞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憤懣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平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却只能帶着原是「閭左貧民」，的戍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力的「閭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閭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門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響，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肯回來，知否是化作了那邊的青燐草啣！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如今已是八月向盡，却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閩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絲。兩軍官臉變了白，在凄暗的燈火下抬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遠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哀啼。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躍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破你的心那樣的哀啼。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吆喝。分明還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興』囉！」

「又是『陳勝王』！」

面面觀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

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縱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投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的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避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吧？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綑裹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悽悽的猶視。營裏早就把魚鼈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鼈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鼈去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沉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走走不得，守在這里讓水來淹死！」

「整天吃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吃生魚罷？我們不

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個死！」

死！這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爲什麼？是軍法，因爲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啣！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败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內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却又深悔當年不曾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爲奴，喚作什麼「閭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操着自己的竊骨頭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榨取的「閭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却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

天只喫得魚，因為沒有了木柴，更因為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素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嗚嗚，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詭異。然而僅僅是詭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銜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銜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碑入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廢死」？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該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土地的緣故才值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

，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險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實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却只得到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上城中心。

是黃河一樣的深根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限，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顛，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爲「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銜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天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若不勝情似的在水面顫抖着。天空是鉛色。雨脚有響于那樣粗。好一幅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益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狀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嗎？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即無奈何，九百一齊坑斃！」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却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鬼惺中帶沉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脚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怒眼睜着他的同伴，發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啊，啊，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都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夠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却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面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答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

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啊！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閭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臣賊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咳，『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這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這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變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徹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那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阿？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閭左」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修宛要變成大澤鄉！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惘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拼死活的惡鬥，已

是不成問題的鉄案；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那，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着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里是餓死……到了瀕傷……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
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聲。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剔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樣開始應付，却是陡然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

暴露在囑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鬥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天公的多事發微一怔的羣衆們朝着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怒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擊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吆喝，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坍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拾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攢住，歪牽了的嘴巴只發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鉄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

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污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瀰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舉義的檄文：從鄉村到鄉

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忿
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一九三〇，十，六上海。

石碣

茅盾

玉臂匠金大堅還沒刻完半個字，忽地又是撲嗤一聲的笑起來，接頭望到他的秘密工作中的伙伴。

「金二哥，又笑，怎的？」

靠在太師椅上慢慢地摸鬍子的聖手書生蕭讓輕聲說。鬍子，原來只有稀落落的幾根，又很短，然而只要左手空閒着，他蕭讓就總得去摸，這和他的喜歡輕聲兒，慢慢兒，兩字三字一頓的說話的方式，都是新近纔有的習慣。

「蕭大哥；你真是活像智多星矣用了！再過幾天，我就管你叫智多星罷！」算是回答了蕭讓的詢問，玉臂匠金大堅簡直的放下了刻字刀，雙手按在石碣上呵呵大笑起來。蕭讓得意地搖着頭，隨即把臉色放得更莊嚴：

「我說，金二哥，怨不得，吳軍師，那樣叮囑我來。你只是心直口快！」

玉臂匠呆了一下，似乎突然撥悟過來，他收起笑容，拿過刺字刀，低着頭便又幹他的一點一畫的工作。

「慢着，金二哥，剛纔，你又笑，到底爲的甚麼？」

「想到你和我躲在這裏幹這個，就要笑。」

「你真是！」蕭讓頓一頓。「呵，金二哥，不應該笑。我們這，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是水泊裏的機密呀：全夥兒，一百單八位弟兄，就只有，你，我，吳軍師，參預這機密：便是宋公明宋大哥，他自己，也兀自睡在鼓裏頭呵！」

從工作中再接起頭來的金大堅本已有一句話衝到口邊：正因爲他，更加這的人要笑呵！可是望見蕭讓的那樣莊重的臉色，便不好說出來，只撮起嘴唇做了一個怪相，算是百分之幾的抗議。

這也瞞不過精明的蕭讓。料到這玉臂匠還有幾分不了解，——幾分不懂得吳軍師的「策略」的奧妙，他蕭讓猛可地打起心事了。和玉臂匠原是老朋友，知道這

位朋友的嘴巴原來靠得住，和他手裏的刻字刀一樣可靠——從沒放鬆一絲一毫，但是眼前這「石碼」的事兒太重大了，他蕭讓便覺得很有再切實叮囑一番的必要。

然而要把吳用的「策略」解釋明白也頗困難。大碗喝酒，大塊喫肉，大秤分金銀的強盜勾當，本來全靠的「公平」二字叫大家心悅誠服；都是受不過冤屈，纔來這水泊裏落草的。失卻了「公平」也就不配做強盜。同是頭領，同是忠義堂上的虎皮交椅，誠然也還有個第一第二之分，但這是紀律呀！沒有不守「紀律」的強盜。而況「主座」屬誰，也該付之公議，不應當有私心，弄詭詐。不幸的是軍師吳用今回的「策略」看起來太像是詭計了。

這麼想着，蕭讓的想要脫服金大堅的勇氣很不體面地便短了一半。他偷眼看他的伙伴。刀尖落在石頭上發出「滋滋拉」的聲音，彷彿是金大堅的暗笑：然而金大堅當真並沒笑，他在那裏認真地工作。

這使得蕭讓心裏略安定一點。畢竟這位老朋友還可靠。摸着稀落落的幾根短鬚子，蕭讓再把軍師吳用囑咐過的話語想了一遍，然後輕聲兒慢慢兒說：

「金二哥，你看，玉麒麟比宋大哥如何？」

「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好漢呵！」

玉臂匠頭也不擡地回答了。

「哦——金二哥：好歹，總有個，高下罷？」

只有急促的刀尖落在石面上的剝落剝落的聲音代替了回答。

「衆多兄弟，都說，玉麒麟，仗義疏財，一身好武藝，心地又直爽；宋大哥兀自佩服。金二哥，看來遮莫是玉麒麟強些罷。」

這回卻把玉臂匠的頭掀起來了。對於蕭讓的忽然議論到宋盧的短長，金大堅深覺得詫異。自己不是屢次承蒙他告誡莫要臧否水泊內的大頭領麼？今兒他自己亦犯了規麼？和他的刻字技術同樣地古樸的金大堅的心，忍不住暗笑：老沒有機會發洩的幾句話便脫口衝出來了：

「人總是成羣打夥的。和盧員外親近的一夥兒自然說盧員外好哪。」

「不，不，不！金二哥，是和盧員外出身相彷彿的人，纔都說盧員外好。」玉

臂匠不很了解似的定睛瞅着蕭讓。

「金二哥，你總知道，我們一百單八人，不是一樣的出身呀。如像白勝兄弟，他原是被落戶潑皮；阮氏三兄弟，石碣村的遊民；孫二娘開黑店，公孫軍師是遊方道士，李俊，張橫，做水面上的勾當；這算是一夥兒。五虎將的關勝，呼延綽，他們，原是朝廷命官，派來打梁山的；便是盧員外自己，先前何嘗不是跟我們作對麼？所以這是一夥兒了。金二哥，現在，你該明白吳軍師的妙計了罷？」

沒有回答。蕭讓悠然摸着鬍子，仰天微笑，自己得意剛纔的一番從吳軍師那裏拾來的話語。

有道石碣，兩夥人便會合成一夥兒麼？這樣的意思也會在金大堅心中一動。但是不失自知之明的他素來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濟事，所以還是不出聲，只眯着眼睛，用半個臉笑。

突然蕭讓站起來，蹣跚到房門口，在門縫裏張望了一會兒，然後又回到金大堅身邊，滿臉莊重氣象，湊着金大堅的耳朵急促地輕輕地說：

「二哥，俺水泊裏這兩夥人，心思也不一樣。一夥是事到臨頭，借此安身；另一夥卻是立定主意要在此地替天行道。二哥，依你說，該是誰來做山寨之主？」

「哦！原來卻是恁地！何不依了黑旋風的說法，爽快快快排定了座位，卻又來這套把戲，烏石碣，害得俺像是做了私事，當着衆兄弟面前，心裏怪難受！」

玉臂匠再也忍不住了，噔的一下，把刻字刀擲在石碣上，大聲叫將起來。這一爆發：真是聖手書生蕭讓所不料的，他往後退了一步，學着軍師吳用的神氣，只管擦鬍子。

「二哥，話雖如此說；事情，卻不能如此辦。也須叫人人心服呀。單是替天行道者黃旗上的一個『天』字，還不夠；總得再找出些『天意』來。這便是吳軍師的神算妙計！」

「天意！天意渺茫，就叫我們來替『天』行意？」

蕭讓沈吟着踱方步。他時時把眼光往金大堅身上溜。軍師吳用的高見是不錯的；玉臂匠金大堅無論如何不會瞭解這「策略」的作用。但自己曾在吳軍師跟前方保

的是什麼呢？金大堅的嘴巴撐得住。是憑了十多年的老友誼，他蕭讓敢這麼擔保的，然而現在，好像有些不穩。他偷眼再瞅着他的伙伴。沒有什麼異樣。滋滋拉拉地又在那裏刻字，一條好臂膊上的肌肉突起來像是些褶襞兒。

總算放下一半心，蕭讓再回到太師椅上時，猛聽得金大堅又擲過來一個怪問題

：「旁的不管，只是，蕭大哥，我們算是那一夥？」

蕭讓愕然了。軍師吳用從來不會和他談到這個。倉卒間他撥不出吳用的話語來應付。很想說是屬於宋大哥那一夥，可是又覺得礙口。

看見蕭讓也有對答不來的時候，金大堅卻呵呵笑了。這笑像是一瓢冷水。澆得聖手齊生毛髮直豎。

「我們，——我，既不是趙官兒的什麼將軍，教練，教頭，也不會偷雞摸狗，開黑店，大江心裏請客官吃板刀麵。我們是靠手藝過活的。我刻東嶽廟的神碑，也刻道替天行道的烏碣。就是這們一回事。提起什麼天呀道呀地呀，倒是怪羞人呢！

彷彿抖落了一口袋子的金錢似的，金大堅自己也不很相信竟會這樣地滔滔絮論。他的拿着刻字刀的右手突在空中劃一個圓圈，又興奮地加了幾句，

「看來我們水泊裏最利害的傢伙還是各人的私情——你稱之爲各人的出身；我們替天行的就是這個『道』呢！」

蕭讓楞着眼睛，只能摸鬍子。直到金大堅的刀尖和石頭相觸的聲音再鼓勵他的耳膜時，他這才醒過來似地率然問：

「是機密呢！金二哥！」

「我當作從前給人家私刻關防一樣，決不走漏半個字！」

夢

張天翼

東邊地平線上，有誰把藍黑色的天咬破了一塊；現出一層紫灰色。星星逗跌在黑暗地方擠眉弄眼。樹林裏的鳥沒命地在叫着吵着。

他在床上翻了個身。他沒脫衣，他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躺下的。可是他一直沒睡着：他聽了一晚山前山後的敲梆響。

別的房间裏流出很響的鼾聲。

「醒得那麼……」又翻了個身。

蚊子嚶嚶地叫，婉轉得像一個兄弟唱的曲子：那兄弟叫什麼呀，他叫……：別人叫他鐵叫子。鐵叫子是個快活人，每天裏吹吹笛唱唱把歌，逗得許多兄弟叫好。

他們什麼想念也沒有，死心塌地地在這山泊裏。

對呀，他們都身處宿轉世，石碣上寫得明白。……

他嘴角上閃一下微笑。他腦角上印出智多星與用那雙狡滑的眼睛。

蚊子的曲子停止了。唔，這鳥東西停在自己臉上。他用手一打：劈！可是又——

「喂喂喂喂……」

「四月裏就惹多蚊子！」

他熱起來，額上沁出了汗。一把掀開那床夾被，拿着哨棒，蹣跚出了屋子。

微風刮着樹葉子嘩喇嘩喇。那些樹襯在暗青的天空下成了黑色。

一跨出大門——一陣涼氣。

高高地豎着一面旗，懶懶地搖着，上面寫着他自己的名字：

「河北玉麒麟。」

仰着腦袋向旗子瞧了一眼，他往前蹣跚着。他覺得有個什麼東西膏藥似地黏在他心上。他又回頭把旗子看一下，可是彷彿不好意思起來，慢慢把眼移下來向那扇莊嚴的門。楞了一會，眼睛轉向了山下——黑茫茫一片，不過在盡頭，大地已經給鉤下了一條模糊的輪廓。

他怎麼一來落到這地方的，他？

近來過着狂風暴雨的日子，現在才安靜下來。這些事像祇是一個夢。以前怎麼也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一個下場：這變得太奇怪，他盧員外……

北京城裏不知道怎樣掀起盧員外哩。

他輕輕噓口氣。地上響着他的脚步，祇像布片之類敲着什麼東西似的聲音。

「真的是在夢中？」他摸摸自己下巴，摸摸額頭。

也許一醒來，他還睡在北京城自己的家裏，他娘子躺在他旁邊，他娘子……娘子？——她是他親手幹了的！

他有點透不過氣來，他步子也踏得重了些。哨棒的一頭拖在不平的地上，發抖似地跳着，發出空隆隆空隆隆的響，震得他那隻拿棒的右手麻麻的。

這不是做夢。他身上還深深刻了許多傷疤——給梁中書衙門裏拷打成的。他還老感到那付很有斤兩的尼梏釘在脚上哩。

走到一枝樹下站住，仰起頭來瞧上面的麻雀。可是牠們一聽見有人來，就呼的

一下飛跑了。

「嘿，怕有一百隻！」

東邊有一條淡淡的金色突破了紫灰色的霧。

把哨棒在地麵了幾下，跨起步子轉到一條小路裏去。沙土給踏得叫着：察，察，察，察！不快不慢，他故意保持着這勻稱的響聲，有時他的腳滑了一下——察咬！他就做錯了事似地：

「啊呀！」

他往北。他靜靜聽着自己的步子，似乎想把全神灌注到這上面去。沙土上也許印上了他一個個的足跡，不過聽不明白：兩邊的大樹把天都擋住了。樹尖上許多鳥叫着，祇要「察察」的聲音一到，就全都散了開去；牠們也許怪討厭他的。

有誰在什麼地方走路，有誰咳了一聲。

「這些人……」

可是他沒往下想。這些人怎麼啦？他盧俊義是這些人裏面的一個。這些人待他

兄長一樣。可是這些人……

把左手抓成個拳頭又放開，過會又抓着拳。他埋怨自己幹麼有那麼多想的。瞧瞧別人：拚命的時候拚命，樂的時候樂，任什麼不想。

於是又專心聽着自己的步子。他莫明其妙地覺得自己有點可憐。

順着路向東北斜過去，他到一個山嘴上站住了。

這山聽來像是活着的：一高一低地在爬走着。近處的大樹都把腦袋湊在一塊，黑漆漆的有點怕人。北山關驕傲地矗在山腰上像個了得的好漢，山道上幾個小軍巡哨着。

「好去處！」他得意起來。

他究竟是在這好去處，什麼際中齋，什麼烏男女，都別想來動手。

望望北山關，望望水泊，他輕輕嘆了口氣。心頭感到一種缺陷，可不知道是爲什麼。那種缺陷漸漸大起來，大起來，把他的呼吸器都塞住了。

這好去處是他盧俊義的麼？這可不像那些骨董一樣，自己可以把手摩着牠，怪

乾脆地說：「這是我的。」……

「噫！」

是誰叫？

水泊裏飛起一隻白東西，向黯青色的空氣裏穿去。

「噫，噫！」

「嚇我一跳。」

這隻東西飛得瞧不見了。

天空透出一點淡紅色。星星漸漸在隱去。

向北望去，越遠越淡，淡到成了煙霧。大名府在這煙霧裏。盧家的祖墳在這煙霧裏。這煙霧裏有他的故鄉：他在那兒出生，在那兒長大。他在那兒享過福，也在那兒吃過苦。

北京城的人也許大家在替他可惜。

「盧員外當初還了得！」

「盧員外那麼個家世，他卻去做強盜！」

他悶得慌。想要一回棒，可提不起興致。他在一塊石頭上坐下，右手一鬆，棒就給丟到了地上，他瞋着牠發楞。

盧員外卻做了強盜！北京城裏的人誰不知道盧家是世家，代代都出了人物？別人都說玉麒麟會給朝廷……可是他落到梁山泊裏做打劫買賣，做犯法的事！

「却真的是做夢？」

又向山下一望：灰茫茫一片。

他可不願下山去——那兒是梁中書那般烏男女的世界。

用手指在沙土上畫着些圈子。手指越畫越重，沙土上的圈子就越刻越深。過會他把腳在地上一掃，沙土上的圈子全給掃得乾乾淨淨的。

手在身上拍了幾下他站了起來。右腳踏在棒上一前一後地移着，那根棒就像了個擰着麵的擰麵仗。

他四面瞧一眼；他覺得有誰在緊着看他。兄弟裏也許有人對他信不過。像李逵

像魯智深，他們都有點……他們和他原不是一個來路。

四面沒人，祇有山道巡哨着的小軍，有時抬頭向這邊山嘴子張望。

「胡思亂想却不好。」

可是他聽見脚步響：不重不輕地走着，漸漸向他走近。

莫明其妙地着起慌來，他眼對着脚響的地方。

脚踏着沙土的聲音也清楚地聽得出了。樹叢裏出現了個人影子：他可瞧不清。

「誰？」

再仔細一看——

「小乙！」

「主公却在這裏！」

「我一晚不曾睡着，走走解悶。」

燕青的臉映在紫黑色的光裏，顯得更美麗。他不放心地聽着盧俊義，右手滑這地摩着那琴弓上的弦。

「睡不着？是不是有……」

盧俊義摸摸額頭：

「酒喝多了，睡不着。……夜來怕已經喝到了丑時時分，」

「唔，差不多到了丑時左右。現在不去歇歇？」

那個沒答。過會他抽了口氣：

「小乙，當初我們可曾想會到這裏來？」

燕青睜大了眼：

「主公一提起，燕青想起那殺狗男女還生氣。……兄弟們打下大名府，可惜

吃走了那姓梁的奴才。……」

「祇是我們……」

他和燕青眼對眼瞧着，他沒把話說下去。他感到有點寂寞：似乎他和小乙也信

他不遇了。

「你記得太公麼？小乙。」

「燕青到死也不敢忘了太公的大德。」

「說若太公還在世，見我們……」

燕青憂慮地瞧着盧俊義，摸着弩弓的右手動作得更快起來。他知道主公在想到他自己的身世。

那個覺得要對一個人說出自己的難受是不容易的事，即使對小乙。他想起他父親生前對他怎麼期望着：給他讀書，給他學武藝。這位老太爺老在賓客面前無意中誇他的兒子，還當許多賓客的面問他：

「你讀書學武藝爲了什麼？」

「在家是孝子，在國做忠臣。」

「哈哈哈哈哈！」老頭子捋着鬍子笑。「這縣太倒會說，看你將來罷」

賓客們拍手：

「將來朝廷裏多個人才。……有其父必有其子。……世兄今年多大？」

「十歲。」

大家於是喝起來。

「前途未可限量！」

可是他……

太公不是到臨死還囑咐許多話麼？對他——

「我家歷代都是……你不可辱沒了盧氏的家聲，我想你不會去……你切要記住我的話，我死了也好……我可以含笑於……你如今總算學得了一點東西，你等着朝廷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於將來……」

可是他……

他長長嘆了口氣，鼻尖上發起酸來。

這怎麼一回事呀？人事直變得太快。他坐過牢，挨過拷打，上過刑場，廝殺過，現在和梁山泊的強人打在一夥，自己不脫過踏平梁山，爲朝廷除害的麼？

「正似一個夢。直的是做夢却好哩。」

現在他兩腳踏着沙地。山下是水泊，是煙。面前站着的是小乙。他身上還有給

拷打傷疤。什麼都是清清楚楚的——是夢？

他又坐到石頭上，腦袋俯着。他肚子裏埋怨一些人——可不知道是誰。他是智多星吳用賺上山來的。他還對吳用說過：

「我盧俊義生在富家；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我盧俊義生平不作無理的事，不取無義之財……」

如今他在山上；犯着法，做着叛逆。他可怪不上吳用，要是世上沒有梁中書那般狗男女，吳用的計是行不了的。……

「燕青！主公有心事似的。」

他給嚇了一跳。抬眼睛瞧燕青一眼又低下頭去。

「我……我……」

燕青輕輕地嘆着氣。

「主公莫非有點不舒服？」

「沒有什麼。我祇是心裏不好受。」

「以前的事想牠做甚？」燕青一雙眼不放心地盯着他。

他猛地站起來，一隻手搭在燕青肩上。

「我們這麼下去怎樣了？我總想……我們從前死也想不到會落到這裏。北京城的人，不知怎樣談我們哩？……太公常對我說「叛臣賊子總無善果，」我一想起太公……我們這麼下去怎樣了？……」

燕青靜等着他說下去，可是沒再往下說。

「主公也吃盡了苦……」燕青慢慢地說着。「我們除是這裏沒有地方去安身
」

「這我知道，」他痛苦地。

他們祇有這麼一條路。山下全是蔡太師，梁中書。可是兄弟們對他是不是？……他想說，可又覺得不大好。他眼盯着燕青，把話轉了個灣：

「祇是我……衆兄弟都比我能幹，我……我總有點慚愧……」
燕青驚異了一下：

「主公怎的說出這話來？」

「我祇是……」微笑在他臉上閃了一閃。「大家都推我坐第二把椅，祇是我……」

「却沒有不服的！」燕青搶着說。

放在燕青肩上的手拍了一下，自言自語地：

「除是這裏，沒有地方去。」

山下黑茫茫的煙霧漸漸淡了下來。北山關也給描出了清楚的輪廓。這山泊是自已兄弟的，那些兄弟有許多和他是一路來的。他們是破落戶，窮光蛋。他却是北京城的盧員外。

燕青說了下去：

「這山上的百多個弟兄却是一條心，百多個弟兄都吃過苦來的。……」主公上回在大名府受難……」

盧俊義點點頭，嘆口氣。兄弟爲了他盧俊義這位弟兄，他們拚過命，廝殺過，

費過多少的精力。

他放在燕青肩上的手滑了下來，懶懶地拉起那根棒，打個呵欠。

「主公不去歇歇？」

「唔，要歇歇。」

又打了個呵欠，費力地拖着步子。他眼皮有點沉重起來。

燕青走在他後面。

「小乙。」

「唔。」

盧俊義停了步，燕青也站住。盧俊義眼不對燕青，祇皺着眉望着遠處。躊躇了

會兒，盧俊義說：

「沒有什麼。」

重新拖起疲倦的步子。

黑色的樹慢慢變成老綠色。樹叢裏的鳥叫得格外起勁。山下水泊裏發出了淡淡

的光，小船像樹葉似地在那上面橫着。草堆上的蚊蟲在他們四面亂飛，彷彿要把他們網起來。

燕青跟着盧俊義到了屋子裏，等盧俊義躺上床，他才輕輕地走出去，到房門口他還不放心地回頭應了一下。

「唔……」盧俊義一手把夾被拖過來，閉上眼睛，「小乙你去罷。」

他身子像飄在空中。眼睛發酸，他實在太瞌睡。他鞋都沒脫下。

可是有誰不許他睡似的，推着他，揉着他。他聽見耳邊有人說話。

「盧員外端的了得！可惜枉練了一身好武藝，却合梁山泊的強人做一夥……」

「誰說我？」

「盧家却出這樣尷尬子孫！……」

他看見一些臉子：他們是他家裏的貧客。他還是在自己家裏。

「却真的是做了個夢哩。我沒合梁山泊的強盜做一夥，我祇是做了個夢……」

可是眼面前這些臉子消失了。他自己給跪在梁中書面前。

「不打如何肯招。……使勁打！……」

石秀兄弟跳了起來：

「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俺拚命三郎却不饒你！」

把手拮一扭斷，公堂裏紛亂了起來。梁中書躲到公案下往外而逃了，公差一個個給打死在地下。他要從門口搶出去，可是給個死尸拖住了：

「你前途未可限量……」

却是父親！

「你不可辱沒了盧氏家聲。我盧家——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

……

「我不敢……」他哭了起來。

「叛逆總不得善果的……」

外面有誰說話。他微微張開眼睛：他還睡在忠義堂的西邊房裏！

「還沒醒？」

「怕的是中了酒。」

「你到哥哥房裏去拿醒酒的……」

說話的聲音遠了。

他再閉上眼。

「一百八人一條心……」

「叛逆的必無善果……」父親的話又在他耳邊響起來。

「盧員外却做強盜！……」聽，他和他們在那裏喫酒哩。」

他發見自己和兄弟們在大堂上吃酒。大家說着笑着。

忽然有誰叫：

「朝廷派大軍來了！」

「拿下這般草寇！」

他眼前旋轉着一些東西。他要把朴刀抽出來，可是抽不出。他要叫，可是嗓子給什麼塞住了。他瞧見自己和所有的弟兄都給綁得緊緊的。

李達喊着：

「都是什麼盧員外害我們，黑爺爺先和你拚命！……劈死你這撮烏！」
兄弟們都埋怨地聽着他盧俊義。

「盧員外你忒很心。……你有難時大家給你拚命，你如今却引兵來害大家弟兄。……」

「真是我引兵來的？」他想。他可記不起了。

一個官坐在上面。

「盧俊義你是北京城的世家，却在這裏做強盜，謀叛！……」。

他父親在旁邊哭着：

「你從前還說『在家做孝子，在國做忠臣』……現在你却做強盜……叛逆必不得善果的……你枉讀了聖賢書，枉受了我的教訓……」

「斬！」上面的官叫道。

這個官是梁中書！

兄弟們哭了起來：呼護保宋江的屍袋落了地。

劊子手向他走近。他們的臉像古畫上的鬼怪。他們舉起亮閃閃的鋼刀，猛的向他劈下來。……

他叫了一聲，他醒了過來。他張開眼睛。

「是個夢！」

一頭的冷汗。

「做這麼一個夢！」他爬起來坐着。「我思念太多。」

怎麼有這多思念？別人可死心塌地在這山上，大家一條心。他有別的地方可以去麼——一下山，就是另外一個世界了，那是蔡太師梁中書那般烏男女的世界！弟兄們拚着命，流着血，把他從這世界裏救出來的。

他手緊緊抓着拳，咬着牙。他心頭隱隱作疼。他幹嗎要東想西想？別人並沒按視他。這山泊子是大家的，也是他的。

吸足一肺的氣。一絲一絲慢慢地從鼻孔呼出來。

「宋公明哥哥用盡了苦心。……我不可胡思亂想，我要合他們一條心，他們待我比親兄弟還好。……合成一條心，還怕什麼那般的狗奴才！……」
上蒼聽見我這誓言。……」

盤的站起，他於是輕鬆了似地透了口長長的氣。

丹東的悲哀

巴金

「丹東，你應該在國約議會裏喚起風暴來！」國約議會委員加米德木南放下紙牌，掉過頭，看站在窗前的丹東的背影，猛喝似地道。

另一個委員非里波從牌桌旁站起來接口說：「丹東，你應該把法國再放到你的肩上去。」

佐治·雅克·丹東正靠着館台看街中的景象，聽見這話便安靜地掉轉身子，微微笑了兩聲，然後用平靜的，略帶了點疲倦的聲音，回答道：「你們老是嚷着丹東長，丹東短，有什麼用處？我現在有些厭倦了。我不願意老把法國放在我的肩上。」

羅伯斯比爾要幹，就讓他幹下去罷。他不久會後悔的。」他一面穩步向着他們走去，說到羅伯斯比爾這名字時，他露了一個輕蔑的笑容。他走到牌桌旁邊便站住了，不在意地順手摸起一張牌，冷笑一聲：「國王！」便把牌擲在桌上。一對濃黑眉毛掛在他的健壯的臉上，在那里永遠是高傲的表情，他彷彿眼裏沒有第二個人似的，他安靜地走到他的年青的妻子魯意絲的面前，魯意絲正在和德木南的妻子露西談話。他俯下頭吻她，溫和地說：「魯意絲，你不是勸我不要到巴黎來嗎？我知道你不願意我管這些事情。」

「我怕——」魯意絲抬起她的十六歲少女的美麗的臉畏怯地望着他。

「但是今天又落了十幾個人頭。丹東，你一點也不覺得可怕嗎？」德木南紅着臉口吃地說。「血會迷了人的眼睛。丹東，法國不能離開你！你在這時候應該再出來救法國。」他說到這里便把手在牌桌上一拍。

丹東在魯意絲的身邊。他的濃眉忽然往上一揚，眼睛發亮起來，他開始興奮着。提起法國，他的心便不能不厲害地跳動了。他愛法國，而且生性有些好大喜功的。

他更常常相信法國離了他便不能夠進行。過去幾年間他的勇敢的行為使他得了人民的信仰，更使他過分誇張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說他自己製造了革命。他說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發起屠殺，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殺死路易十六。他便這樣地把人民的功績推在他一個人的肩上。充滿了活力的巨大的身軀居然負載起這樣的重荷，而且使他的影子更顯得過分地高大了，直至瞞過了他自己的眼睛。

「救法國？」丹東激動地笑起來。「難道別的人便不能夠救法國嗎？羅伯斯比爾相信他的權力，他的斷頭機。你相信你的仁慈。我呢，我出來，我把法國抓在手裏，搖撼牠，大聲喚牠起來。但是現在還不是時候。魯意絲又不願意我留在巴黎。我要休息休息。」他說着不時搖他的頭就有些像獅子抖動鬃毛，在巴黎，丹東是被人稱做獅子的。

「但是血流得太多了，」德木南把一對憂鬱的眼光射在丹東的臉上，他竭力在壓制他自己臉上的一陣苦痛的痙攣。「我今天親眼看見十幾個人頭落在筐子裏。」

他掉開眼光去看他的妻子，露西亞在和魯意絲低聲說話。兩個女人的臉上都帶着焦虛的表情。

丹東大步走到德木南的面前，把肥大的手，輕拍他的肩膀，說：「那是無神論者埃伯爾派的頭。你不是在報紙上攻擊過這一夥極端深瘋狂派嗎？讓他們去罷。羅伯斯比爾不會比你仁慈！」

「那麼，你要提防他打你，丹東，」非里波關心地插口說。「埃伯爾派以後便是——」

丹東似乎聽見了不中聽的話，便連忙打斷了非里波的話頭。他堅決地，充滿了過分的自信地說：「他不敢！我這個頭太重了，沒有人敢砍掉牠。羅伯斯比爾更沒有運力量，我知道他！」他揮着手，動着身子，他站在牌桌前面，那巨大的身軀投了一個巨大的影子在桌上，影子在搖曳的洋燭光裏晃動，好像一隻獅子在張牙舞爪。

「你不知道羅伯斯比爾。我知道他，我和他是老朋友。他說得出什麼做到。他爲了他的主張可以犧牲一切。」德木南帶了確信莊重地說，他的相貌和聲音裏都帶

了深的憂鬱。他看見丹東不注意他的話，依舊不改羅伯斯比爾的態度，便失望地在牌桌旁邊椅子上坐下來。

「然而你又忘記了你剛纔說過的話？法國是不夠離開丹東的；羅伯斯比爾，他有幾個頭敢拿來和我拚！」他把兩隻大手壓在牌桌上，憤激地搖動身子。

「玩牌罷！你們總是這麼熱心地談政治！」女主人康斯坦不能忍耐地在旁邊嘆道。她說到「政治」這名詞，便露出可笑的輕蔑的樣子。她是一個中年的伯爵夫人，革命後却做了秘密賭場的主人，來接待一些新的賓客。

丹東停了半晌俯下頭玩笑地伸一隻手摸康斯坦的粉臉，說：康斯坦，你有理。你的世界是這麼狹小。在那裏面沒有政治這鬼東西。」他坐下來，「好，我們來玩牌罷。」他把牌聚在一起拿在手裏，諧謔地問：「我們拿什麼來賭輸贏？我贏了你，你今晚陪我睡覺好嗎？」

「好！」康斯坦媚笑地應道。「可是你得當心，你不見得會贏我。」她又自語似地加了一句：「今晚爲什麼埃羅還不來？」

「丹東，」非里波着急地插口嚷道。「你不覺得——」

「你說什麼？」丹東忽然抬起頭來看非里波。

「你不覺得你的地位危險嗎？你應該起來先發制人！」非里波眼光炯炯地注视着丹東。腦筋裏在想一個兇狠的計劃。

和非里波的希望正相反，丹東却哈哈大笑起來，他一面和康斯坦玩着紙牌，一面不在意地說：「你太把羅伯斯比爾看重了。他決不敢動我一根頭髮。」

「但是，丹東，你能夠讓巴黎永沉在血海中嗎？」德木爾煩躁地在房裏踱着，他的蒼白的臉上現了苦痛的表情，梭色眼睛裏的光芒不安地在房裏輾動。「這制度應該終止了。我們應該趁這機會起來把羅伯斯比爾去掉。」

「而且要做得快，」非里波接口說。「勸薩得爾說全個山嶽黨都擁護你。」

丹東一面聽着他們說話，一面和康斯坦玩牌，他忽然大笑說：「康斯坦，我贏了。」然後放下牌回答他們道：「你們總是性急！現在還不是時候。你們說山嶽黨擁護我，你們說軍隊擁護我，你們說人民擁護我。那麼羅伯斯比爾還敢做什麼？」

「埃伯爾不是也得過人民的擁護嗎？人民的感情是不一定可靠的。加米不就是第一個鼓動起革命的人？可是現在……」非里波憤慨地說。

「埃伯爾？我早就知道他要倒的，他走得太遠了。我很同意加米在他報紙上發表的意見。加米，你今天去過刑場，究竟看見什麼樣的景象？告訴我。」丹東依舊玩着紙牌，時時把他的強烈的眼光抬起來往非里波和德木南的臉上射。或者看屋角裏坐着的兩個年青女人，魯意絲正在低聲和露西談着他們在色佛爾日的生活情形。

「今天看的人不少。那廣場差不多變成了戲院。許多人都來看P. D. 報的主筆怎樣去上斷頭機。但是奇怪，在那里却很少看見貧苦的人。我經過好幾條街，彷彿到處都籠罩着一層悲哀的空氣。過路的貧民都垂着頭不作聲，好像真正死了一個好朋友。想不到埃伯爾派居然有這樣大的魔力。」德木南說話慢，帶了點皮傷和幻想的神情，口吃的次數便也減少了。

「既然人民對埃伯爾的處刑不滿意，我們很可利用這時機起來活動。」非里波抓住了這一點，急急說出來，彷彿他對這事情已經熟思許久了。

「去掉了埃伯爾，也是好事，我們少了一個阻礙。至於羅伯斯比爾的事情我再想想看，這一次應該謹慎一點，」丹東放下牌遲疑地說。他皺起兩道濃眉，開始在思索一件事情。

「謹慎？丹東會說出謹慎這個名詞？」德木南把身子斜倚在牆上，嘲笑似地說。「我只聽見你說過大胆，永遠大胆的話！」

「然而我聽說有不少的皇黨和吉隆特黨回到巴黎來——」丹東的話還不會說完就給康斯坦止住了。

「不要響！有人來了。」康斯坦聽見腳步聲便站起來，預備出去看，但是人已進進了房間。她不禁快活地叫道：「埃羅！」

埃羅·德·塞馬爾用輕捷的腳步走進來，嘴裏哼着愛情歌。看見衆人他便高聲嚷道：「你們都在這兒！我來得正技巧。康斯坦，我們來玩牌，我身上還有錢！」他便走到牌桌旁邊坐下去。衆人都看他。他和德木南的年紀都是三十四，比丹東大一歲，但看起來他卻比丹東年青得多，他生得漂亮，臉上老是帶着一種玩皮般的笑容。

「你們在談什麼？」他驚訝地問道。「你們又在談羅伯斯比爾嗎？見鬼，永遠是那個冷冰冰的臉，那些冰冷冷的話。我真恨他恨極了！」他把眉頭一皺做一個輕視的歪臉，過後他又改變了臉色和語調招呼女主人道：「康斯坦，快來坐下，我晚晚輸給你了，今天要來報仇！」

康斯坦笑着過去坐了。

「埃羅，你從什麼地方來？有什麼好消息？」丹東問道。

「好消息！見鬼！總是羅伯斯比爾！」埃羅皺着眉頭用諷刺的口吻嘲罵道。「我剛在俱樂部裏聽了他一篇不睦敗的演說。他說那些喝酒賭錢吃得飽飽貪圖浮樂的黨子是共和國的大敵，他又說斷頭機動得太慢了！你們懂得他的意思嗎？羅伯斯比爾要自己舉上圍裙拿起掃帚來打掃巴黎了。」

「呵喲！」魯登絲在屋角裏發出這驚恐的喊聲。丹東連忙向着她走去，這很安靜。德木爾和非里波一瞬間就變了臉色。

「埃羅，你說的是真話？」露西圓睜着她的一對黑眼睛，關心地問道。

「怎麼不真？就和今天殺掉埃伯爾派的頭顱是一樣的真實，」埃羅沒有一點懼怕，彷彿這和他毫無關係。他只顧注意手中的紙牌，一面追問着康斯坦什麼來押注。

「丹東，你要當心！」非里波嚴肅地警告丹東。丹東不回答，臉沈靜着。

「我們回色佛爾日去罷，我真怕。」魯意絲偎着丹東，聲音顫顫地說。丹東開始低聲安慰他：

「魯意絲，不要怕。我比羅伯斯比爾更強，人民會擁護我。」

「人民？你還相信人民？」埃羅接口嘲笑道。「埃伯爾也是人民的朋友。人民缺乏麵包和日用品的時候，巴黎公社會盡力幫助過他們。然而埃伯爾派上斷頭機，他們却眼睜睜看着無法援救了。」

「埃羅，不要談這件事。我們談點更愉快的事情不好嗎？談談酒，女人，夢！

——丹東依舊鎮靜地，甚至帶點詼諧地對埃羅說話。

「我們回去罷，在巴黎我真怕！」魯意絲忍耐不住便站起，拉住丹東的手腕，差不多要哭出聲來。

「丹東，時間迫急了。我們應該先發動終止這恐怖制度，不管花任何代價，明天你就到國約議會——」德木南激昂地說，熱情鼓舞着他，他的臉色變紅了，眼睛裏發出強烈的光芒，幻想把他載起走了，載到了較遠的地方。

「丹東，」一個聲音從外面進來，打斷了德木南的話，衆人吃驚地齊往門口看，一個四十歲左右面貌嚴肅的人扶着一根手杖慌張地闖進來，帶着滿額的汗珠喘息地向丹東走去。

「拉克瓦，什麼事情？」德木南驚惶地問道。

拉克瓦一把抓住丹東的手喘息地說：「我到處找你，你原來在這地方！你還在這里取樂！」

丹東沒有一點驚恐，他依舊鎮靜地，談諧地說：「拉克瓦，難道羅伯斯比爾在後面追你的影子？你這麼着急！」

「丹東，你真大胆。公安委員會預備逮捕你了。」拉克瓦激動得很厲害，不能夠馬上接着說下去。他的消息是得太奇突了。他像一個大鐵槌打在房裏每個人的頭上，他們半晌叫不出聲來。只有魯意絲接連低聲喚着：

「上帝呀！上帝呀！」

丹東沉默片刻，堅決地吐出了幾個字：「他們不敵。」

「他們不敵？我從公安委員會一個書記那里得來消息，人家正在虛構你的罪狀。命令幾天內就會下來。你還是早預備罷。」拉克瓦惡切地說，他帶了哀求的樣子希望丹東相信他的話。

「我不信！他們決不敢逮捕我！」丹東依舊充滿着自信心，堅定地說話。「革命裁判所是我創造的，公安委員會是我統治過的。共和國是我造成的。在法國沒有誰敢逮捕丹東！」他興奮地搖動他的身子，像在對一夥羣衆演說。

「勇敢！」埃羅在旁邊拍掌稱讚起來。

「丹東你暫時離開巴黎也好，」德木南遲疑了半晌，關心地勸道。

「我們回去罷，」魯意絲偎着丹東投法地低聲說。

丹東的面容還是十分安靜，人不能夠看出他心中究竟是否起了波瀾。他反而嘲笑地說：「走，我有什麼地方好走？要是法國把我趕了出去，那麼別的地方對於我只有更多的危險。人不能夠總把祖國帶在鞋跟後面走。」

「那麼你等着公安委員會派人來抓你嗎？」拉克瓦絕望地問道。

「我依然相信他們不敢這樣做！」丹東變得十分固執。「你問問埃羅，他也是公安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你就該馬上動手，也許我們還來得及。」拉克瓦在絕望中想到一個主意，便這樣鼓勵丹東。

「對！這是我們的最後一着了：丹東，你再發出你的獅子吼來，」非里波接口催促道。

埃羅突然把牌往地上一擲，站起來，憤激地自語說：「我到公安委員會查問去！看誰在捏造丹東的罪狀！」他不等衆人答話，便一個人急急走了。

素人望着拜羅的背影沈默了片刻，康斯坦彎着身子拾起牌，低聲抱怨道：「永遠是這些討厭的政治！」

丹東把魯意絲扶到露西旁邊坐下，他便埋着頭在房間裏踱起來，房裏沈默得使人難堪。

「加米，你去找羅伯斯比爾！你們是老同學，他又是我們孩子的教父，你去找他。」露西蒼白着臉焦急地對加米說。她的眼裏包了一腔眼淚。她看見一個可怕的大攻擊在前面威脅她。她太愛加米了，他就是她的生命。但是現在加米的地位也危險了。

「沒有用，現在已經遲了。羅伯斯比爾是不會讓步的，拉克瓦嘆息地搖頭說，彷彿看見一切的路都斷絕了。

窗外忽然起了一陣騷動，鬧聲逐漸增大起來。有人叫着：

「羅伯斯比爾萬歲！不腐敗的人萬歲！打倒賣國賊！」

德木南一聲不響，跑到窗前去，他不會聽見露西在後面低聲嘆息。

「羅伯斯比爾萬歲！」那些野獸的狂叫！丹東苦痛地嘲笑說。「巴黎人好像瘋狂了。他們不明白自己在嚷些什麼？他們給血把眼睛迷住了。」

「埃羅！」德木爾忽然掉過頭恐怖地叫起來。丹東馬上也跑到窗前去。他來得及看見埃羅的側面影。四個憲兵押起埃羅走，一些人在後面驅着。

「上帝呀，這成了什麼樣的世界？」康斯坦半悲痛半恐怖地嘆着。

丹東把臉壓在玻璃上半响不作聲。

「丹東，你現在相信我的話嗎？」拉克瓦恐怖地低聲說。

丹東悲痛地含糊狂叫一聲。然後回轉過身子，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他的臉色在這短時間完全變了。沒有絲毫安靜的痕跡。臉上全是黑雲。兩隻眼睛射出紅霞從雲中透出來。

衆人都停止說話，懷了恐怖的感覺望着他，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

「我去找羅伯斯比爾！」他忽然下了決心堅定地說。

魯意絲尖聲阻止他道：「不要去！」

「你瘋了嗎？丹東，你自己去見羅伯斯比爾？」拉克瓦驚訝地問。他勸阻他：「你簡直是去送死！這不可能！」

丹東冷冷地笑了笑，固執地說：「在丹東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我要去看看羅伯斯比爾究竟有多大的膽量，他的腦筋裏究竟是裝着什麼東西？他要是激怒了我，我便要扼死他！」

「你真的一個人去？」露西含着眼淚問道。

丹東掉頭看他，他的眼光馬上變成柔軟的。他溫和地回答道：「我一個人去。我很快就會回來。露西，你給我照應着魯意絲。你們在這里等我。我會給你們帶回來勝利的消息。……魯意絲。你等着我罷。」

「你不要走！」魯意絲站起來向着他伸出兩手抽泣地喚道。但是他已經走出房門了。

「我們都給他毀掉了，這個巨人，纔三十五歲。他就已經老了，已經麻木了，拉克瓦絕望地嘆息道。」

一點鐘以後，東回到康斯坦家裏，衆人懷着希望在等候他。

「你看見羅伯斯比爾嗎？」露西焦急地問道。

「君見了！」丹東沉重地回答着，他的臉上堆滿了黑雲。暗示着風暴就快來了。他停了半晌。便切齒地罵道：「這禽獸，真可怕！冷冰冰的，完全不像一個人，只像一付機械，一付殺人的機械。我問他要和平還是要戰爭，他說要戰爭，好罷。我給他證明究竟誰更有力最好！」

「我們馬上就發動，我們多半會得着勝利，人民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德木南接着興奮地說，他聽見丹東肯發動，心裏倒高興起來，在他的幻想中他彷彿看見無數的人頭無數的手在動，人民歡迎他，就像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二日那樣。那時候是他第一次對羣衆演說，而且產生了大的影響。

「我決定了！」丹東捏緊拳頭用力在牌桌上一擊。

「你們不要太樂觀了！我想我們完全沒有把握，」拉克瓦冷冷地說，他的臉上

淡淡地現了一種苦痛的痙攣。

「我們回去罷。」魯意絲的聲音像樺樹葉一般在丹東的耳邊微弱地戰抖着。

二

六天白白地過去了。賽納河平靜地沒有起一點波濤，晚上，落着微雨，巴黎在泥濘中現了悲哀的樣子。夜晚是很涼的。黑雲佈滿了整個天，看不見一綫星光。丹東沿了賽納河走着。他的脚步下得很慢，很重。他的背彎曲着。在他的心上也堆滿着黑雲。一碰從來沒有感到過的疲倦壓在他的肩頭。一陣冷，一陣麻木控制了他的健壯的身子。

「我完結了。」他絕望地叫出這幾個字，像一個受傷垂死的獅子發出了絕望的叫號。在他的一邊橫臥着賽納河的流水。在另一邊騎着巴黎的大街。空中飄散着雨點，一些暗黃色的燈光無力地在雨中顫動。幾輛馬車慢慢地過去了，濺起一些水花。幾個行人持着傘，埋着頭急忙地走過。街中聽不見一聲快樂的叫喚。巴黎竟是這

麼淒涼的。

沒有人注意丹東。好些人迎面走過他身邊，有的也用好奇的眼光看他一眼，但都是默默地過去了。沒有人認出這疲乏的漢子便是人民所擁戴過的巨人丹東，獅子丹東。他已經被人忘掉了。那些曾經熱狂地高叫丹東萬歲的人民已經不認識他了。

這覺悟是他的致命的打擊。他的冷，他的麻木，他的疲倦都是這打擊給他帶來的。這便是六天來他奔走的結果。他以前好像把自己關在一個夢境裏面，他做了那夢境中的皇帝，但是六天的功夫這夢境就給人打碎了。他的權力，他的尊榮，這一切都跟着他的幻影滅了。他除了過去的功績外就只有極少數的不活動的人跟着他。六天以前他曾誇張地對羅伯斯比爾說，對他的朋友說，全法國沒有人敢動他，但是六天的事實證明出來他完全是一個無力的人。山嶽黨的勢力一大部分在羅伯斯比爾手裏，另一部分却跟着埃伯爾毀滅了。他說要在國約議會喚起風暴，但是國約議會已經早被他交給公安委員會統治了。他自己放棄一切，給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裝。如今他要用他的歷史來激動法國，統治法國，這完全不可能了。他決不能夠抵抗羅伯

斯比爾。他只有一條路，死——上斷頭機。這路是很明顯的。他的最後的掙扎已經完全失敗了。

思索起來，對於這命運他是不能夠甘心的了。鼓勵起革命，創造了共和國，被革命擁上了浪花頂。做了統治法國的一代領袖，在賽納河畔發出獅子的吼聲，使得全歐君主戰慄震恐。然而現在這一切都成了歷史了。甚至在一年以前他還是那麼有勢力的。時代的輪子轉動得真快，纔經過這麼短的時間就不留情地把他擱到深淵底去了。對於這一點變化他始終不能夠了解。而且他的沈重的疲倦的頭腦也無法了解了。

一切光榮，一切功績，一切力量……都完結了。然而沒有了這些就不能夠生活，逃走嗎？這簡直是一個可笑的思想！他，丹東會像胆小的人那樣做嗎？

完結了。最後的掙扎已經失敗了。他沒有勢力，沒有羣衆。……法國不再需要他了。他的頭是那麼重，他的身子是那麼僵硬，他的頭腦也有些麻木。他不能夠再像獅子那樣地吼了。一陣冷，一陣疲倦，一陣麻木，他完全失掉了控制自己思想的力量。……一個聲音在他的身體內叫起來：你已經死了！

雨點打濕了他的頭，他的臉，他似乎完全不感覺到。他疲倦地沿着奈納河走，他彷彿精力竭盡了似地慢慢兒移動脚步。深的絕望咬着他的心。斷頭機的景像在他的眼前盪漾。在他的腦裏又斷續地浮現着過去的光榮。

但是漸漸地，漸漸地這一切都黯淡了。他只顧埋着頭吃力地拖動他的脚步。

「聽說丹東勾結了吉隆特黨背叛共和國。」他又過了一個橋頭，意外地一個中年工人的聲音在那裏響起來。

「不會，我相信丹東決不會背叛民衆。」這是另一個年青的工人的說話。

「不會？你這蠢人！好些皇黨和吉隆特黨都何到巴黎來了。他們要擁護丹東來

一個政變。許多人都這樣說。」

「這一定是別人造謠，譬如人家說丹東和他的朋友們天天只顧取樂，我也不信

。」

「你不信，你等着罷。過兩天丹東就會給送上斷頭機的。這個大騙子，這個叛

賊。」

兩個工人站在橋頭談話。那個中年工人恨恨地罵了兩句就撇下他的同伴拔步走了。年青的工人看見有人走過，也就連忙走開去趕上他的同伴。

這些話都進了丹東的耳朵，非常清楚，不會被遺漏掉一個字。好像有許多根針刺在他的心上。但痛楚很快就消滅了。他想叫喚，然爲什麼東西阻塞了他的咽喉，他的聲音啞了，他的感覺麻木了。

這悔辱，這墮陷，這重要消息也不能夠激動他的心，燃起他的憤怒。他不想替他自己分辯了。他只有一個念頭：躺下去在一個安靜的地方，忘掉一切。一個聲音老是在他的身體內叫著：「你已經是過去的人了。」

雨已經止住了。天空依舊是漆黑的。幾隻船。幾點燈火在水面上動。街上冷靜，警察和憲兵往來着。偶爾有三五成羣的男女哼着革命歌走過。

有時一陣風吹過，從嫩綠的樹葉上洒下一些雨點來。這一年春天來得早，樹木已經開花了。

然而對於丹東這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吃力地拖了他的巨大的身軀走着。一路上

只有一個可怕的聲音追逼着他：「你已經死了！」

x

x

x

x

深夜東丹回到家裏，面色灰白，一身的衣服給雨潤濕了。他沒有說什麼話，只發出楚聲疲倦的呻吟，於是倒在椅子上，讓魯意絲服侍他換了衣服。

「我們快走罷。人家就要來捉你了。今晚上我得了好些朋友的警告。」魯意絲終於忍耐不住便含着眼淚跪在他的腳邊哀求起來。

他悲哀地望着魯意絲，過了半晌，搖着頭回答說：「逃是沒有用。我已經早死了，是我自己殺死的。」他伸手撫摩着她的頭安慰她說：「魯意絲，不要怕。這並不是悲慘的事情，我們裏面，每個人都應該為共和國犧牲。羅伯斯比爾也不會是例外。」

「聖母，憐憫我們罷。」魯意絲抱着他的雙腿，傷心地哭起來。在難堪的沈默中這兩夫婦緊緊偎倚着，繼續過了好些時候。門開了，進來四個憲兵，把公安委員會的命令遞給東丹。

魯意絲哀痛地抓住他的左膀，偎着他，她知道她馬上就要和他分離了。

他畢竟是丹東，在敵人面前不肯表示懦弱。他很快便恢復了鎮靜態度。他讀完了命令，一把就把牠揉碎了，冷笑說：「他們居然敢這樣！我想不到他們會有這麼大的胆量。好，我與你們走！」

他緊緊抱着魯意絲，用力地吻她的嘴唇，不要她再哭出聲。然後他低聲囑咐了她幾句話。

「不要怕，他們會釋放我的，你去看看露西，不知道他們把她的加米怎樣了？」他微笑着說，然後把心一橫，勇敢地對憲兵說。「我們走罷！」這時候他對自己的命運已經沒有一點疑惑了。

一輛馬車在門前等着。他下了石階，站在車前，昂起頭最後一次看那自由的天空，黑雲已經散去了，在東方天邊有一線光亮。微風吹拂着他的頭，亂髮飄散着，臉上一陣爽快。他深深呼吸了一口氣，便埋下頭彎着身子進了馬車。

家庭，愛情，友誼，野心，自由，祖國……這一下全都完結了。三十五歲的年

！兩匹馬拖着車在去盧森堡監獄的路上飛馳着，他坐在車裏聽着馬蹄聲，車輪聲，從眼角慢慢地流下幾滴淚珠來。

法國大革命的故事

巴金

在法國大革命的當時有一位拉司德里 (Lasteyrie) 說過這樣的話：「這是多麼美麗呵！我要走遍法國飽賞這美景……真的，這的確是非常壯美的。」

我自己生得太遲了。

有一天我也曾走到了巴斯底廣場上，就是在巴黎民衆搗毀巴斯底獄的紀念日：七月十四。然而那個代表多年的壓迫與不義的建築是沒有了。一個聳入雲端的自由女神像代替了牠。那一天是個節日。男女的市民狂歡地在廣場上圍着跳舞。

一陣熱氣溫暖了我的心，我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我在思索百餘年以前的事。我想如果壓抑下激情讓歷史來說話，那麼牠的第一句話一定是「人民終於會勝利的！」罷。

這一百多年並不是白白過去的。

現在是應該由歷史來說話了。

法國大革命乃是英雄的行爲之表現，但這個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東，不是馬拉，不是羅伯斯比爾；這個英雄乃是民衆。這一點許多最好的法國革命史家如米涅（Mignet），如米席勒（Michelet），如阿拉（Aulard），甚至如杜納（Taine）以及「英雄崇拜」的加來爾（Urylo）都認識的，更不消說起克魯泡特金的傑作法國大革命了。不錯，從革命史的第一頁翻到末一頁，我們都只看見一個英雄在活動，這就是法國民衆。搗毀巴士底獄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斷頭臺的是他；抵抗外國軍隊侵略以保衛法國的也是他。

至於幾個革命領袖，在思想方面他們是極其膽小的。米拉波後來背叛民衆盡忠王室的事實已經是明顯的了。丹東雖然高叫「大膽，大膽，永遠大膽！」可是他對於經濟問題卻無半點魄力。會殺人的「正人君子」羅伯斯比爾當巴黎民衆饑餓的時候卻死命要雅各賓黨討論他個人關於英國憲法的意見。就是那個曾經要求過

五十萬個貴族頭顱的馬拉（註一）也不敢代法國農民叫出佔有土地的口號來。而且在法蘭西王國快要顛覆的時候，丹東這般人還不敢有去掉國王的念頭，一直到王族勾結外兵的事實顯明，外兵已經壓迫法境，民衆要起來自己防衛時，他們才敢想到法國沒有那個戴王冠的怪物也是可以存在的。他們這般人總是走在民衆的後頭。

（註一）其實馬拉是很仁慈的，他曾救過許多人命。他的姊姊說過：「如果我的兄弟還在，丹東，德木南等都不會上斷頭機的！」

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並不是從攻陷巴士底獄的時候起，但革命的爆發卻可以說是始於此時。一個大城市的民衆居然集合起來與有組織的權力對抗，搗毀了那個代表着多年來的不義的大本營，使里安古爾公爵不得不認爲「是一個革命」，給全世界開了一個新紀元。然而爲什麼民衆要搗毀巴士底獄呢？事前有什麼準備嗎？不，這全是民衆的自發的運動。羅曼羅蘭的名劇七月十四很能把這一點表現出來：

「馬拉 你要的是什麼呢？」

尤麗（九歲多的女孩）……自由。

馬拉 拿來做什麼？

尤麗 拿牠來給人。

馬拉 給誰？

尤麗 給那些監禁着的不幸的人。

馬拉 在什麼地方？

尤麗 那邊，在那個大監獄裏。他們永遠是孤寂的，人家都把他們忘掉了：

.....

馬拉 小姑娘，這你從什麼地方知道的？

尤麗 我知道。……人家告訴過我。……我夜裏常常想到這個。……

尤麗 (停了片刻，便熱烈地握着馬拉的手) 我們去解救他們，是不是？

馬拉 怎樣去呢？

尤麗 只有大家一道去才行。……

七月十四的事件鼓舞了民衆的熱誠，點燃了革命的炬火，在經過了那事件，喪

現了自己的力量之後，民衆當然不肯再低着頭去做奴隸了。這時候政府方面縱然讓步也沒有用了。革命不會去管牠們，而依舊走牠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發展之路徑。米涅的話是不錯的。加以當時國王之昏庸，皇后之背叛，宮庭之荒淫，貴族之專橫，民生之困苦，這一切好比在火上加油。

在鄉間，在外省，農民起來自己動手了。許多貴族的府第和寺院都被焚燒，凡保證封建權利的文書契約之類多被燒毀，凡爲農民所最痛恨的人皆被殘殺了。農民的暴動始於東部，而蔓延及南部而北部而中部，大有普遍全國之勢。實際上農民已經把封建權利取消了，而國民議會爲了消弭這危機才在事後來討論這個。在一夜的會議裏就決定把封建權利廢除了。這是有名的八月四日。

然而宮庭的陰謀還是層出不窮，民衆的困苦（尤其是缺乏食糧）逐日增加。人權宣言由國民議會的憲法委員會草成通過後，國王又不肯批准。民衆已經憤恨到極點了，這時候消息傳來，禁衛軍軍官於十月一日大宴佛蘭旗，兩日後又有同樣的宴會，國王皇后等都在場。全巴黎饑餓着，而皇族卻大開筵筵，並且做出種種背叛國

民的表示，這消息當然足以使巴黎民衆（尤其是婦女）向凡爾塞進發了。這就是十月五、六日的事。國王是殺民衆帶回巴黎了。

起初一般人以爲國王回到巴黎，首都的饑荒便會消滅，但不久事實證明出來這是夢想。民衆的憤怒因此也無法平下去。市政府與國民議會對於饑寒交迫的失業工人的行動反加以仇視，這樣更引起工人的反感。巴黎當時好像一座等裏的火山，宮庭方面正好利用這時機求從事陰謀詭計，路易十六受了左右的誘惑居然幹了一件傻事。於是六月二十日半夜的逃亡發生了。宮庭方面的原意是把國王弄出巴黎再逃往外國，然後率領亡命外國的貴族軍隊與德國來剿滅革命。王室是在半夜化裝潛逃的，但剛到了發稜就被人發覺而押送回巴黎，「在這晚上王權就在法國破滅了。從這晚上起人民便自己上了舞臺而把政客們推到背後去了。」一個歷史家的這樣話是不錯的。逃亡以後的路易十六在人的眼裏看來不是國王而是國民的仇敵了。說路易十六自掘其墳墓，也不爲過。

在這種騷亂中國民議會完成了牠的制憲的工作而解散了，於是立法議會又於同

年十月一日成立。路易十六曾於九月十四日在中產階級的歡呼聲中在國民議會裏宣誓忠於憲法，但同日他就背叛了牠。這時候反動已經大佔上風，像丹東那樣的人竟不得不暫時亡命英國，而馬拉等也只得隱藏起來。自七月十七日大校場的屠殺（這由拉法夷脫將軍負責）之後，要自稱為共和黨也是危險的事了。

然而民衆是不肯就此罷休的。他們要鼓勵立法議會來行動。立法議會通過了懲罰亡命不歸的貴族與拒絕宣誓的教士之法令以與君主挑戰。這兩條議案乃是根據當時時勢的需要而來的，而君主均毫無理由地否決了。他滿心希望着亡命的貴族軍隊會勾結外兵攻入法國進佔巴黎，使他恢復專制的權力。

固然君主使用否決權是合於憲法，但這種舉動只暴露憲法的缺點而增加人民的憤慨。路易十六後來雖委派吉隆特黨人（註二）組織內閣以討好立法議會，但不久他又罷免了他們，仍處處行使他的否決權，結果遂引起一七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巴黎民衆示威運動。民衆攻進了推勒里王宮，不過並沒有得着什麼實際的效果。路易十六的聰明竟使羣衆滿意地解放回家。

〔註二〕

吉隆特黨人是法國革命中的溫和派，是穩健的共和主義者。南部議員大都隸屬此派，以南部的吉隆特省（Gironde）得名。此派反對九月屠殺，不願執行路易十六的死刑。後失勢，主要的黨人皆身死斷頭臺上。著名的羅蘭夫人便是該黨的一個領袖。有人稱吉隆特黨人為聯合主義者，其實吉隆特黨的聯合主義不過是拿反動外省來反對革命的首都而已。他們並非真正的聯合主義者。

然而時勢又逼迫民衆起來行動。在外國強兵壓境，國內王室陰謀背叛之下，革命危在旦夕。人民怕回到舊的專制政治下面，農民怕封建權利重行恢復。這其間布蘭士威克公爵的宣言發表了。他以毀滅巴黎取消憲法來威嚇法國人民。法國民衆是不得不起來行動了。『向宮庭進攻！』現在巴黎民衆只有這一條出路了。得了馬塞同胞的援助，巴黎民衆便在八月九日到十日的深夜開始暴動，向推勒里王宮進發。君主怕被民衆所傷，便帶了皇族逃避到立法議會去而讓瑞士禁衛軍來保衛王宮。一場衝突的結果，瑞士人幾乎全軍覆沒於民衆的攻擊之下，推勒里王宮便被民衆佔

領了。而皇族從此就做了人民的俘虜。法國如今是沒有國王了。這結果便是丹東，羅伯斯比爾這般人也不會夢想到，而且他們在事前也沒有什麼預備，所以無怪乎路易要問『平日的那般領袖在什麼地方？幹些什麼事情？』

統治法國的大權便落在立法議會的手中。牠組織了一個新政府，開員中除了幾個吉隆特黨人外，尚有當時巴黎的寵兒丹東做司法總長。丹東因為有革命的民衆做他的後盾，便在新政府裏占了個優越的位置，而可以支配其他的開員。

然而這時候我們不要忘記實際上指導革命運動的並不是什麼黨派，乃是巴黎公社。公社是民衆自己的組織，在民衆搗毀巴士底獄之後在各處漸次組織起來的，而且是依據聯合主義的原理組織起來的。八月十日事便是由巴黎公社發動的。當時由每一區選派委員三人來『救護國家』，組織公社總理事會以進行鬭爭，這些委員都是無名的人，『極端派』埃伯爾自然在裏面。然而馬拉，丹東的名字最初卻沒有。

巴黎公社的權力與立法議會的權力同時發展，在以後兩年間牠總是盡力在防衛

民衆的利益，一直到被專政終絕爲止。

這時候被監禁在大廟中的國王及其家族依然是被外國軍隊和皇黨利用作號召的工具，外國軍隊是一天天逼近巴黎，而皇后仍陰謀背叛民衆，勾結外援。推勒里王宮外的民衆之血未乾，而內憂外患頻來，民衆的復仇心便到了不能抑下的地步，不得不找個出路了。事實上在九月五日到六日之間，皇黨真正在瞻望八萬普魯士軍隊就要攻進巴黎城裏來。

革命是應該防衛的，然而要是內部有皇族有叛徒響應外敵，那麼單是赴前線去作戰又有什麼用呢？革命若看就要滅亡了，但民衆似乎不能夠生存在革命滅亡之後。在這種激動的心境中他們不得不使用一種非常手段。於是九月屠殺便發生了。公社總議會對於各區的通告說：「……我們到前線去殺敵，卻不願意把那殺將要殺戮我們妻兒的強盜留在後面。」

巴黎民衆的九月暴動乃是自發動的；而同時宮庭方面已經籌畫好了復辟的陰謀。時勢的需要強迫各區，各區強迫公社，公社再強迫丹東（他是司法總長）下令搜

索全巴黎，沒收皇黨與教士家中私藏的軍火，逮捕通敵有據的人。立法議會雖然還暗中保護皇族，（這件事後來是證明出了的，）但也不得不屈服。這次搜索發生於八月二十九日深夜。結果搜出了兩千多支槍，逮捕了三千個人。第二天公社又下令逮捕了更多的人。這些人都囚在監獄裏，本也要經過正式的審判的，然而情勢變了。

巴黎民衆響應公社的要求武裝起來，在包時期內公社不顧一切困難居然每天發二千志願兵到前線去。而這時候立法議會卻在八月三十日下令公社總議會馬上解散，重行選舉。公社自然實行抗命，因此民衆的憤怒日增。

九月一日敵人的陰謀發露了。就是當布龍士威克公爵在前線和法國軍隊作戰時，普魯士王便直向巴黎進發。一旦佔領了巴黎。則將所有同情革命的人全行屠殺；如果不能佔領了巴黎，則縱火焚毀該城。而且在外省已經有人響應這陰謀了。同日內務總長又發令說，皇宮陰謀黨妨害食料之自由分布。里昂等處已經受害了。

於是在夜裏巴黎公社下令敲擊警鐘，鳴放警報，召集正要睡覺的人民當夜齊集在大校場，以便第二日早點出發。

同時「衝進監獄」的呼聲響遍了全巴黎，民衆自己聚集在各大監獄附近。九月二日下午阿巴耶監獄的屠殺開始，又繼之以加爾門等監獄的屠殺。自二日至六日止，被武裝民衆殺死的人不過一千多個（馬東說一千零七十六個，）其中以教士等居多數。

（註三）公社在二日的深夜曾發命令叫國防軍將領桑德爾派兵去阻止屠殺，但國防軍不願殉命，（事實上他們是不去的好。）於是公社又設法在阿巴耶，拉福斯兩監獄，組織臨時法庭，由民衆選舉法官，盡力救護開脫無辜的囚犯。

丹東對於九月屠殺並有什麼大關係，他更不是九月屠殺之鼓動者。那時候是立法議會與巴黎公社的鬭爭期內，他持着模稜兩可的態度來應付兩方面，所以米席勒說他狡猾。雖然皇黨說九月屠殺是他造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布洛斯也說「丹東是被迫而取此專橫的手段」，但如今法國歷史家大都知道這並非事實。丹東爲人有一個缺點就是好大

喜功。他說『是我預備了八月十日的事』，同樣他又說『九月屠殺是我幹的』，（見且納的現代法國之由來第五卷二九三頁及第六卷三〇頁。）其實八月裏他是在昏昏服服地睡覺，九月裏他也沒有現身。（見米席勒的書。）

在九月屠殺之後立法議會即無形消滅。九月二十一日法國人民渴望了許久的一個革命的議會即國約議會終於成立起來了。

國約議會內共分三派，（一）吉隆特黨，（二）山嶽黨，（三）平原黨或沼澤黨。吉隆特黨是右派，他們在議會裏卻最佔勢力，平原黨也附和他們。內閣也是由他們組織成的，左派的丹東在國約議會成立時即辭去了司法總長的職務。吉隆特黨是溫和的民主主義者，全是些有教育的學者，政客，有產階級，他們所代表的也正是這新興的有產階級的利益。左派是由雅各賓派如（羅伯斯比爾）等，哥德利葉派（如丹東，馬拉等），所構成的，（註四）因為在議會中的座位最高，故稱為山嶽黨；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是這黨的三大領袖。他們的目的是破壞王權以及貴族階級

僧侶階級的權力，廢止封建制度，建立共和政治。至於平原黨，他們是沒有固定的政見，而且總是傾向保守派的。他們起先附和吉隆特黨，後來在危急時期便離開了吉隆特黨而幫助羅伯斯庇爾，最後又把羅斯伯比爾送上了斷頭機。

(註四) 雅各賓是法國革命黨人中的左派，他們隸屬於雅各賓俱樂部。這俱樂部的地址。在雅各賓舊寺院，故稱為雅各賓俱樂部。哥德利葉俱樂部由丹東，馬拉，德木爾等於一七九〇年設立，是從雅各賓分派化出來的。其地址在哥德利葉舊寺院。他們在最初是比雅各賓派更為左傾。但後來丹東却往右邊走了。

國約議會成立之後，牠的第一件工作當然是處置背叛國民的君主。制定共和的新憲法來代替一七九一年的憲法，將舊制度的遺跡全部廢除。然而這是吉隆特黨所不願做的。於是那個已經形成了一大勢力的巴黎公社又起來行動，終於支配了國約議會。

(註五) 建立共和政治在當時已經為必然的事實。然而國約議會却不敢叫出

「共和」這名詞。牠似乎等着外部的鼓譟。在同日(二十一日)晚間的會議裏這鼓舞就來了！原來牠知道當廢止王權的法令發布時，民衆在街中大呼「共和萬歲」！……(阿拉的政治史二七二頁。)

路易十六的審判在國約議會成立後的兩個月終於開始了。這在吉薩特黨是太難堪的，他們極力攻擊山嶽黨以阻止這審判之實現，但均無效。十二月十一日審判開始，吉薩特黨主張判君主以徒刑，山嶽黨主張判死刑。結果山嶽黨勝利，路易十六便於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斷頭機上送命了。路易十六死得勇敢，但並非死得無辜，在做了許多背叛人民的事件以後，他的死刑是必然的結局。

(註六) 皇后於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受革命法庭審判，十六日上斷頭機。

共和國內的社會革新之一大障礙就這樣去掉了。據說皇黨曾有劫法場的計畫，但堡了公社的防備，這計畫終於不曾實現。

君主死了，但是革命却不就此於此。革命既以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理來號召，那麼在實際生活中必將此三大原理實現才行，所以單制定新法律是不夠的，至

少必須根本改造社會制度，改善民衆（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狀況把他們從貧困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然而吉隆特黨却不願前進了。

（註七）在路易十六死後巴黎的無產階級依舊是貧苦日增，生活愈難，巴黎公社在此時期，却能盡心竭力的供給民衆的食糧，吉隆特黨反此責備公社。

其實這時候吉隆特黨的皇黨的色彩愈見明顯了。他們曾有心救過路易，沒有成功。在路易十六死後他們以為革命就不應該再前進了。他們這般有錢的中等階級本來只是立憲黨，因了時勢之逼迫才變成共和黨，現在又害怕起共和政治來，爲的是怕民衆得勢，怕財產被沒收，怕特權被剝奪。他們的幾個領袖會夢想過像古代的共和國一類的東西，在其中雖無君主，但人民應該服從富人學者所制定的法律；至於大部分的黨員都是傾向皇黨的。

（註八）他們最後在白色恐怖時期中與保皇黨合作，即是證據。

而山嶽黨中進步的黨員則主張先廢止封建制度之遺跡，然後平均財產，破壞大

出產，把土地分給萬人，甚至最貧苦的勞働者也有分。這樣在中等階級秩序之政黨與民衆革命之政黨間一場大鬭爭自然是免不掉了。而國約會議便是戰場，這時候兩個大野心家——吉隆特黨的布里索和山嶽黨的羅伯斯比爾便大顯其伎倆了。

(註九) 羅伯斯比爾在山嶽黨中並不算是左派，如布里索所攻擊他的話那樣。其實他是屬穩健派的。

當時吉隆特黨握政權。而山嶽黨得民心。所以吉隆特黨的計畫終於不得實現。他們要解散巴黎公社，還想解散國約議會，另行選舉一個新議會，凡國約議會議員無不被選舉權。

吉隆特黨與山嶽黨間的鬭爭詳細敘述起來是很增人智識的，但在這裏我却沒有時間與地位來詳述了。鬥爭的結果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吉隆特黨失敗，重要黨員身死在斷頭機上。

凡是為人民所憎恨的黨是必然會敗亡的，巴黎公社與山嶽黨得着人民的援助來打倒吉隆特黨並不是難事。而且在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生命存危懸於髮毫之際這倒必要的事了。所以各國君主對法國的宣戰與夫旺德省的叛變不過是使吉隆特黨早

日滅亡而已。

但同時革命也漸漸被引入了錯誤的路上。三月十日因了丹東的提議國約議會下令成立一個懲治反革命的法庭，由十二個陪審官，一個檢察，兩個助理組織而成，皆由國約議會任命。這個法庭後來依十月二十九日的法令正式名為『革命裁判所』。牠起初確實使得反動分子膽寒，而保障了革命的安全，但不久就漸漸變為個人野心與復仇之工具，而成了羅伯斯比爾屠殺其仇敵之機關，許多真正革命分子就被牠送上斷頭機去了。

森材狄木利索將軍這時候又在前線叛變，使得法國陷於更危險的境地，吉隆特黨的勢力漸弱，而山嶽黨的勢力激增。在這種危急的時局中，因為應付當時的需要，一個『公安委員會』便於四月六日產生了。

公安委員會由十二個委員組織而成，丹東是其中之一；其餘的都可以說是屬於山嶽黨的。這個委員會有着極大的權力，差不多是獨裁的了，公安委員之設立本是國約議會取內閣的職權而代之，但不久國約議會反被公安委員會支配了。在這個時

期中丹東是委員的主要人物，一直到七月十日退出爲止，都是他一個人在專政。

(註十) 公安委員會組織之目的在集中執行的力量；對內，壓制一切國約議會的敵人；對外，組織軍隊抵抗外國之侵略。

山嶽黨的得勢便是吉隆特黨之失敗。而吉隆特黨不顧民衆利益牽制革命發展之事實又日漸明顯，爲維持生命計，便必須把他們推翻。所以兩黨決死戰的時期就到了。新的暴動已經快醞釀成怒了。

吉隆特黨自然要極力防禦自己的。在短時期內他們似乎還佔勝利，組織了「十二人委員會」，發令逮捕了許多真正革命分子，埃伯爾也在內。埃伯爾是巴黎公社中的主要人物，而且極爲民衆所愛。「十二人委員會」同時又提議追究各區交出名冊，因爲不肯交出名冊，委員會便下令逮捕幹部主席和祕書。

吉隆特黨既然對巴黎公社，對民衆宣戰，那麼民衆就無所用其客氣了。於是在五月三十一日各區民衆便武裝起來包圍國約議會。這一次的暴動號稱爲「理性的暴動」，並沒有什麼衝突流血的事情。結果「十二人委員會」解散了。但吉隆特黨的

勢力還一樣存在。於是又有六月二日的暴動。

在六月二日早晨巴黎民衆又武裝起來，向國約會議進發。由德黨將軍昂利阿蒂兵包圍國約議會，要求把二十二個主要吉隆特黨人（這數目後來增加到二十七個），全逐出議會，結果民衆得了勝利，吉隆特黨的勢力完全顛覆。羅蘭夫人已先被公社總理事會下令逮捕，（羅蘭不在巴黎，故未被捕。）其餘的主要人物均被逐出議會，禁錮在本人家中。

這些吉隆特黨人並未逮捕，不過受監視罷了，薪俸仍是有的。要是他們安安分分坐在家裏，那麼他們的安全決無危害，然而他們却乘機跑到外省去煽惑攻擊國約議會的暴動，所以在七月便被國約議會認爲叛徒而加以通緝。

吉隆特黨布里索等二十一人於十月三十一日上斷頭機。羅蘭夫人於十一月八日被殺。她的名字果如加萊爾所說是要歷數世紀而存在的。她是法國革命中的一個極高貴的殉道者，她的丈夫在盧昂得着她的死信便自殺來殉她。畢佐與白地翁在波爾多被狼吞噬。加對等也在外省被捕斬首。

平心而論，吉隆特黨中有不少人才，他們對革命也盡過大力，但因為革命比他們走得更遠一點，他們趕不上，所以便滅亡了。就他們執政後所做的事看來，我們對他們敗亡並無什麼遺憾。他們因為想別人的頭顱（吉隆特黨無時不想殺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等人），結束反叛人殺。羅蘭夫人臨死時曾說：『自由，自由，世間不知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其實她與羅伯斯比爾等一樣是懂得自由的。他們一個個都漸次離開了民衆，但都上了誘餌機，因為背叛民衆的人是終於會敗亡的。（註十一）吉隆特黨之敗亡，是咎由自取，六月二日的那一天里昂的消息傳到巴黎。原來五月二十九日里昂的饑餓人民起來反抗，吉隆特黨援助皇黨恢復了秩序，殺了八百多個愛國者。這確是事實。

自六月二日以後山嶽黨的統治始開了。在其間他們也曾幹了一些大事情，便是七月十七日的法令，正式將封建權全部廢止。這當然還是民衆的力量，所以後來經過幾次的反動，這法令的效果仍舊得以保存。

山嶽黨裏面有三大支，即丹東，馬拉，羅伯斯比爾三人。其中最為有聲階級

和反動分子憎恨的就是所謂「人民之友」的馬拉。吉隆特黨以為他是吸血的瘋人，皇黨歷史家馬德勝（我說他是皇黨自信不錯的，他的書現在有伍光建的中譯本，）用許多不堪的話來形容他。然而事實上馬拉乃是民衆之最忠實的友人。固然在一七九〇年與一七九一年中，他看見民衆的英勇犧牲還不能顛覆王權，便感到絕望，說應該犧牲大批貴族的頭顱以完成革命。但其實他是很仁慈，比當時任何革命者都更愛人民，更忠於人民。從革命開始以來他就過活得非常貧苦，雖患着不治之病，也不改變生活樣式。臨死財產只有二十五個法郎。在思想上除巴黎公社（埃伯爾派）之外，馬拉是最和民衆接近的，他最能明白民衆的要求。自然他犯了一個錯誤，就是相信專政可以有利於革命，不過他自己從沒有夢想過專政的權力。

如果反革命的勢力要我一個犧牲的諾，這樣的一個人當然是最適宜的了。於是七月十三日馬拉就被一個二十五歲的貴族女子夏洛蒂刺殺。馬德勝稱哥代為「女俠」，其實她不過是一個誤入迷途的熱心家。她生得極其美麗，性格很可愛，死得也很勇敢，所以亞當呂克斯說「與她同死在斷頭機上乃是美麗的事」，而且甚至以

爲她「比布魯塔派還偉大。」哥代說：「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或一個匪徒以救無辜的人；殺一個野獸以謀祖國之安甯。」她太自救了。她不過上了皇黨和吉隆特黨的當，殺的一個人民之友，一個真正革命分子，以保障有產階級的權利而已。布魯塔斯若在，他決不會幹這樣的蠢事。

總之「一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並充滿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情的人」（布洛斯語）死了，哀悼的恐怕不只十萬人。哥代在七月十五日上斷頭機時大概也明白她並不會救了十萬人罷。

自山嶽黨獨攬大權以後，牠的內部的裂痕也就逐漸顯著。我在前面說過山嶽黨有三大領袖，這三大領袖就代三派：丹東是右派，馬拉是左派，羅伯斯比爾是中派。左派自馬拉死後就由埃伯爾繼起做領導者，他們的勢力在國約議會以外，如宿墨特，巴協等都屬於這派。他們是無神論者，是財產之敵，總是在謀民衆的利益。德木南，非里波，塞席爾等是屬於丹東派的；而聖芮斯特，丹東等則屬羅斯比爾派。其實右中兩派本來相差無幾，兩派都是保護財產者，對於社會問題都是很守舊，都是

擁護基督教者。(實際上丹東本是無神論者，但有個時期他也跟着羅伯斯比爾去擁護宗教，與埃伯爾派爲難。) 所不同的丹東行爲很浪漫，重視生活的享樂，對革命漸漸倦怠起來，不贊成恐怖制度，他這一派變成了一個溫和的黨。而羅伯斯比爾講道德，說仁義，嚴厲刻苦，以正人君子自命，深信恐怖制度，殺人不少。總之丹東與羅伯斯比爾的鬭爭是兩個野心家爭政權的爭鬭，不過我們得承認他們爭奪政權之目的無他，不過是實現自己的主張以促進革命之完成而已。

羅伯斯比爾打倒丹東之第一步就是把他逐出公安委員會。於是在七月十日依羅伯斯比爾提議，國約議會便改組公安委員會，將委員名額減至九人。丹東不在新委員之列，羅伯斯比爾却登臺了。所以自七月十日起在公安委員會裏便是羅伯斯比爾一個人專政。

羅伯斯比爾不比丹東，他是不怕殺人的，他想得到做得出。現在他是大權在握了，所以他便用權力來摧殘他的一切政敵。

埃伯爾派是他的一個大敵，他當然要打倒他們。但是他知道這派的力量在巴黎

公社，而巴黎公社的力量不在各區。所以他得不先在這方面着手。至於他怎樣去限制各區權力，解說起來需得多的篇幅，總之，我們知道羅伯斯比爾在這方面成了功，他用法律的力量把各區革命委員會變成國家之機關，使之與公社分離。最後借看除去弊害的口實，國約議會又使這些革命委員變為國家給薪的官吏，使之隸屬於保安委員會之下，該委員會有任命革命委員之權。這樣一來，巴黎的各區及外省民衆協會都被國家吞噓了。公社的主要力量從此消失，無法與政府對抗了。

於是公社的代表埃伯爾及其同志五人便在一七九四年三月十三日被捕了，公社的檢事宿恩特又於十八日被捕。革命裁判所把他們審判了三天，但罪名都是捏造的。在三月二十四埃伯爾派被送上了斷頭機。

在皇黨和富翁的眼中埃伯爾派的處死是多麼快意的事。他們都要來看這“*Duobans*”的記者怎樣去上斷頭機。那廣場竟變成了戲院。然而人民這天都不出外；貧民非常陰鬱而傷心，留在自己的小屋裏，他們知道被殺的乃是他們的朋友。『當他們缺乏食糧，缺乏日用品的時候，別人都不管他們，只有這般人才盡力來幫

助他們。現在這般人上斷頭機，爲他們却無法援救了。（宿恩特死於四月十三日。）

歷史的事實常是如此，民衆把專政權交給別人要他們來壓制民衆的仇敵，但結果他們後來總是用這權力來壓制民衆自己。所以民衆看着埃伯爾派被害之後又來看丹東派的死刑了。

於是三月三十一日的早晨，一個驚人的消息響遍了巴黎：巴東，德木南，非里波，拉克瓦等人一起被捕了。國約議會根據聖內斯特的報告就發了拘捕丹東派的命令。

丹東派在革命裁判所受審，罪名是：陰謀復辟危害共和國，和以腐敗行爲破壞共和國。丹東想逞他的辯才激起民衆暴動，法官們却剝奪了他們的發言權，一下就通過了死刑判決。四月五日丹東派的重要份子就全在斷頭機上消滅了。

丹東死得很勇敢，自然死得無辜，算是法國革命中的一個偉大的殉道者。他的最後的話是：『把我的頭拿給人民看，牠值得這樣做。』他在各方面都是很可愛的。

人，但不免好大喜功。而在過於自信。他對於革命盡了不少的大力，然而在後來他因為追不上革命，便有點厭倦了。他以前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但這時却變成了猶豫不決的人，而且甚至幾乎被皇黨利用而不知。他想弄倒羅伯斯比爾，却被羅伯斯比爾先發制人，把他和他的同志送上了斷頭臺。

革命裁判所對於丹東派的控訴當然是既告，然而丹東這個偶像是必須打倒的，否則羅伯斯比爾以及他的恐怖制度就無法維持了。所以羅伯斯比爾不惜用任何手段來打倒丹東，但他不知道殺了丹東，無異乎向人民表示革命完結了。因爲在全法國，人只知道丹東是一個永遠站在民衆運動前面的革命家，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實際上革命在巴黎公社的實權消滅之日就被專政殺了。不過羅伯斯比爾還在誇耀他的成功。

羅伯斯比爾並不是如一般歷史家所描寫的那樣壞。他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他的壞處也就在這一點。他在民衆嗜餓號寒之際專門講道德，殺敵人，最可笑的是他後來叫國約議會議決神的存在與靈魂不死。

「我們快得要死，你們却以殺戮來養我們。」這是巴黎民衆對於那般講道德的正人君子說的話。羅伯斯比爾敗亡之預兆已見於此。

在羅伯斯比爾，道德與殺戮有了奇怪的相合。斷頭機每天動作，羅伯斯比爾非常滿意。可愛的革命美人露西德、木南和埃伯爾的妻子也上了斷頭機。總之在羅伯斯比爾專政不過幾個月的恐怖時間之內在巴黎共殺死二千七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千一百人都是窮人。這樣下去講道德的人統治當然不會長久了。

羅伯斯比爾的顛覆乃是必然的事實，因為他是恐怖制度，雅各賓統治之代表；而這制度如果再繼續下去，必然會使法國滅亡。所以羅伯斯比爾想用恐怖制度來維持革命，但結果完全毀滅了革命。讓反動勢力復興起來。在經過了這許久的騷亂與流血之後，一般人在渴望法律與秩序了。於是各右派勢力結合起來打倒羅伯斯比爾的所謂「熱月反動」便在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歷熱月九日）發生。

這一天羅伯斯比爾在國約議會裏大遭反對派的攻擊，使他不能夠發言。國約議會下令把他和他的同志逮捕，國防軍總司令羅伯斯比爾派的昂利阿也被逮捕了。

然而羅伯斯比爾似乎還不是那麼容易推倒的，他還有那巴黎公社（當然不是從前的巴黎公社）給他幫忙。靠了公社的力量他們幾個都被釋放出來。齊集在市政廳商議對付國約議會的辦法。

巴黎公社開始準備一個暴動，但各區再也無心來幫助那殺害宿墨特，埃伯爾而且毀滅了區的自治權的人。而且巴黎民衆以為革命已經快完了，公社總議會所要求他們援救的人並不是人民的朋友。

昂利阿派軍隊來包圍國約議會駐紮在格列弗廣場，但國約議會並不屈服，宣布叛亂者為叛逆，這消息一傳到廣場，賊兵便漸次逃去。國約議會又宣布羅伯斯比爾等為背叛國法。而羅伯斯比爾所在的市政廳也被國約議會的軍隊攻入了。羅伯斯比爾中了一顆子彈，打碎了他的牙床。他的兄弟從三層樓上的窗裏跳下去自殺，折斷了一條腿。總之羅伯斯比爾派諸人都被捕了。（巴勒自殺，科芬哈爾逃。）

第二天早晨，羅伯斯比爾弟兄，聖芮斯特，古東，昂利阿等二十一人同上斷頭機。押赴刑場時他們一路上飽受着反動分子的凌辱。反動完全勝利。革命已經完結

了。

我在這裏因了篇幅的關係也不再敘述下去了，至於有產階級在白色恐怖下之狂歡（在二十八至三十的三日內他們共殺了一百零三個山嶽黨人，而且從七月二十七日到次年五月二十日之間共有七十三個山嶽黨議員被判死刑或徒刑，而七十三個吉隆特黨人重進了國約議會）以及兩次反對新制度之失敗的叛亂計劃，即一七九五年五月的運動與一七九六年巴布夫的陰謀，我們可以在法國革命史的大著中去尋求。總之我們知道從此反動勢力一帆風順，經過了幾年戰爭與騷亂之後。野心家拿破崙終於被時勢造成了英雄，在一八〇四年做了皇帝。

統觀法國大革命的結果是民衆把有產階級擡上了權力地位，而他們自己却匍匐在新階級的權力之下。但法國革命並非完全失敗，至少封建制度和王權是被牠打破了，牠之能夠完成這件大工作，全是靠人民的力量，而一旦人民的活動被專政壓制了時，革命就衰滅了。當時法國人民不知道這個，又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他們不免上了一個大當。但這個當決不是上得陡然。而且法國大革命的已有的成就已足

使我們的文化改變一個面目了。

路易十六被害的那天晚上有個馬賽人很受了刺激地寫道：「凡是君主都死了！不錯，自那天以來所有的君主頂上的圓光都消失了。全世界的人民都有了一個新的認識：沒有那個戴王冠的怪物，人民也是能夠生存的。從那時候起君主被害的，計算起來不知有多少。我們都是法國大革命的產兒，都是在牠的餘蔭之下生活，要是沒有牠，恐怕我們至今還會垂着辮子跪在畜牲的面前挨了板子還要稱謝呢！

所以在法國大革命後一百多年到了巴斯底廣場上我不由得讓感激之淚狂流。

歷史小品集

魯迅等合著

已出

時代的跳動

張天翼著

已出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

魯迅著

已出

高爾基論文學

已出

報告文學選集

印刷中

特設

函購信託部

竭誠為國內外讀者出版，代辦，代定，推荐良好讀物，以不尙空談的實際成績證明它為文化服務的忠信與努力。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沈軼千律師受任長江書店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經楊燕飛君聘任為長江書店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侵害上開之名譽財產及其他利益者當依法保障之此啓
事務所南京路大陸商場四樓 電話九四六八八

歷 史 小 品 集

翻
印
必
究

1936. 9. 10. 初版

版
權
所
有

每冊實價四角

太	登	者	編
著	魯	者	著
合	茅	人	表
等	迅	者	代
迅	盾	者	出
飛	楊	者	版
燕	鑾	者	出
社	鑾	者	版
峯	鑾	者	版
店	長	處	經
書	海	售	總
江	上		
長			
海			
上			
中			
國			
誌			
雜			
誌			
公			
司			
三			
一			
二			
九			
話			
電			
路			
馬			
四			
上			
海			
誌			
雜			
誌			
公			
司			
光			
明			
書			
局			
五			
洲			
書			
報			
社			
六			
七			
四			
二			
九			
話			
電			
路			
東			
山			
蘇			
中			
州			
誌			
雜			
誌			
公			
司			

代
售
處

江長



40

65